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內務總署登記証政字第十一號

婦女雜誌

「暑期女性生活」特輯

執筆者：雷妍　齊向格　哲西　芒茨　余冠三　史華　張樹榛　胡愛德　黑霧

本期要目

不算情書（[illegible]子）
中國女偉人－梁紅玉（[illegible]）
談一談女性讀書態度（[illegible]）
父母子女論（何[illegible]譯）
夫婦生活的控制與正確應用（李[illegible]）
新夢（朱[illegible]）
三幕劇：秋風（[illegible]詞）

（第六卷第七期）
七月號



編[illegible]　少婦（伊原宇三郎）


有健康身体
才有真幸福
福
菲羅素
補血
健身
電話5·2541
福民藥廠出品
過氧化鎂錠
專治一切腸胃病症
廠址：北京朝内南小街甲六十號

▲新疆發生暴動，但此項消息已為渝方檢閱，眞象不明。

× × ×

▲六月六日教師節，華北各地擴大慶祝。

× × ×

▲英勞働黨領袖阿特利，曾聲明予印度以自治領地位，然尼赫魯之妹潘吉德女士，謂印度並非自治領，絕對要求獨立。

× × ×

▲英美蘇三巨頭會談，擬於柏林舉行，據路透社電稱，此次會談，或為討論軍事同盟問題。

× × ×

▲印度孟加拉州，因飢饉而死亡者，達一百五十餘萬人。

× × ×

▲延安政黨及重慶第三政黨近以重慶六全大會為轉機，其等對蔣介石獨裁之攻擊已愈激烈。

× × ×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將純益金一部分救濟各地難民，並撥六百萬元充獎學金。

× × ×

▲工務總署公路局長發表談話，自民國二十七年迄三十三年底，已完成公路一萬三千餘公里。

× × ×

▲茲值戰局日益緊迫之際，於華北政委會王委員長領導下之華北省市長會議，於六月中召開，主要議案為討論民意政治及治安問題。

× × ×

▲北京現糧市場，經多日籌備，已在懷仁堂舉行成立會。並於六月二十五日起開始交易。

× × ×

▲北京師範大學煤氣宗肇禍，助教傳萬兆等四人殞命。

× × ×

▲華南日軍在龍南，定南，華南地區，開始新行動。

× × ×

▲酷暑為疾疫流行之期，京市衛生當局為謀市民生命安全起見，預防注射即開始。

× × ×

▲魯省府為保障公務員地位起見，特再通令，嚴禁各縣對於佐治人員隨意更動或撤換。

× × ×

▲十數年前曾因三角戀愛發生之槍殺案兇手劉景桂，頃以國府大赦令之特赦，將於七月初旬出獄。

× × ×

▲奮戰三月殲敵八萬之沖繩作戰，現已告終。

時事記要

卷首語

模範女性

吃苦耐勞是中國人民的特點之一，尤其是中國女性，她們吃苦耐勞的程度，有時簡直出人意料之外。

這些吃苦耐勞的女性之中當然很少有優閒的貴婦人。而鄉村婦女之勞苦的偉大精神，卻又是自古以來便爲世人皆知的。每當春耕夏耘之季，可以看見她們同男人一樣的流着汗血，在工作的效率上，幾乎沒有男女的差別。她們是以艱辛勞苦當做終生的安慰。

近年來，由於時代的演進，都市一般女性，似乎也漸覺悟到勞苦的神聖。普通知識階級的主婦們，也很能毫無怨言的去料理瑣碎的家務，以及育兒等工作，雖不及鄉村婦女勞苦的精神，然而其澈底的覺悟，也是很值得欽佩的。

本來家庭即是國家的縮型，女人又是支配家庭，使家庭達到理想的領袖者，那麼一般主婦的艱苦耐勞，澈底的工作，關係於國家是十分重要的。同時在我們的社會裏知識階級似乎比較前進的，所以希望這些女性們，以實踐勝於吶喊的精神，來做其他一些女性的榜樣。

婦女雜誌第六卷第七期目次

暑期生活特輯

我怕寒冷不怕暑熱　雷妍　一
酷暑中想做的七件事　謝向榕　一
馬櫻花開了　哲西　二
計劃與實行　芒麥　三
也算經驗之談　余冠三　四
貢獻一點意見　張樹森　五
酷暑與懶　胡燮德　六
我怎樣消磨這酷暑　史華　六
我要使我的星光亮起來　黑鷹　七

女性生活紀錄

防空日記抄　蘊如　二二
撿煤孩子　曼璐　二三
四月二十五日　寒流　二三
不算情書　星子　二四
中國女偉人—梁紅玉　劉淑齡　二六

女性科學

賀爾蒙與維他命　吳明　二八

家庭

三餐閒話　雅竹等　二八
蒸鷄不用鍋　君茜　二九
麥芽糖之製造及原理　中宜　三〇
家庭常識　店主東　三〇

專論

婦女與法律　夏瓔琳　八

婦女論壇

論婚後知識婦女子的缺點　新石　九
漫談女性　美嘉　一〇
女人天下　小鶴　一〇
談一談女性的讀書態度　曜嚮　一一

專著

母系家族　楊守禮　一三
父母子女論　A.英洛爾著　何瑩澤　一四
文明結婚禮的典故　石娥　一九
夫婦生活的控制與正確應用　李鐘礎　二〇
讀十三妹反省　丹楓　二一
續談發熱性疾病　祝繼子　三一
鷄蛋的選擇和保存　江耒　三一
每月特寫—北京市救濟院　倚虹　三二
簡約家中肥皂代用品　羅門　三二
家庭看護一問一答　蟬錦　三三

文藝

新夢　朱樑　三四
散隱　聽詞　三六

編後記

女性生活特輯

酷暑中的生活計劃

執筆者
雷妍　蘅向格　哲西　芒夾　余冠三　張揚擇　胡雙艷　史蓮　嶌鶯
以收到先後爲次序

我怕寒冷，不怕暑熱

雷　妍

前些日子接見朋友的信，上面有一句是：「今年春季，未見春來，春已去，節夏又漸漸沖淡了，這一個明快的夏歸我一個陽美的夏季都沒有……」所以我只好盼望暑天來吧！沒有匆沖的日子是美好的

只是今年格外特別溜陽，三十幾天真又有多少事是不得不做的工作，想想在暑天以自己的意志來計劃一個合心的假期生活是不可能的了，到時候我又要唱「勞天曲」上那一句：「每天勞苦何時休」了。

在現時代已經不是我們浪漫歲月的日子了，我也不是一個怕工作的人，只是又不靜觀於一個寂寞的假期生活吧了，我是一個用幻想寂寞度勞的人，誰又能擺沒有夢的生活呢？

假如暑天我能自由支配我的時間，沒有人力阻擾我，沒有一些不宜於暑時的工作來牽扯我，我會過幾十天樂園生活的，雖然物質不能許我，我會用想像美化我的物質，像小孩子拿枕頭當作洋娃娃一樣。

好！那麼讓我的小書房整個佈滿鮮花吧！牆上掛着聖像旁的灰色框裡供上白色的，案頭的瓶裏要鮮紅色的，還多芬的像下要黃色的，我的床頭卻要一朵藍色的吊鐘花，因爲那個色像夢，而小鈴形的花朵有微小之際，隨時點我所歸的。

每天早晨我要在朝陽未乾的時候起床，像晴天一樣，與一個朋友清談「夕陽」花枝子的時候，發現一個受了傷而夭亡的小鳥，埋葬它在薔薇架下，用樹枝子作了一個小十字架，再生逝，洗漱，吃早點……追上電車到校閱來讀，多麼好？是的，在暑天就把得狠緊，起來以名家小說爲早課，午前寫東西，午後小睡，醒後沐浴，再以充足的餘裕心情享受黃昏的美，在我們有荷花香的胡同裏，或到北海去，或在閒適的小舟裏給孩子們翻故事，聽音樂，入夜看看有星星的環天，或欣賞月亮的變幻。

同時約集了所有愛我的，以及我所懷念的朋友來談天——像法國的「沙龍」一樣，風來也好，雨來也好，我們欣賞雨的聲，色，香，我愛雨，我的朋友們也都愛雨，到那時窗外的大葉子植物一定長高了，是可以發出沙沙悅耳的聲音來，它會停止我們談話中的爭執，我們的心也會同時漫步在雨的笑音裏。

假如暑天是我的自由時間，我會過着樂園生活的，而且我的樂園是多麼幸福哪，是任何有閒階級都可得到的：有花—不要名貴的，有樹—不要參天的，有朋友—不要濶綽時髦的，讓它們伴着我的樂園。

但是，僅僅這一些都很難得，至今我的花瓶仍是空虛的，我的樂園離我甚遠了，朋友們各因了生活的忙迫而暫別了，我的心只有在繁忙中體驗的孤寂。

我怕寒冷，不怕暑熱，假如暑天是我的自由時間，我該多寫寫啊！我會伏案之翻書於滿窗。

不過，如果我一人的快樂從而獲得更多人的快樂或安適，我寧願犧牲工作所需要，寧願捨棄快樂，人生本來是該「施與」而不該「獲得」，也正如老子所說的：「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一樣，「人亡弓，人得之，」天下不外一個快樂，我得了，你得了，他得了，又有什麼分別？不是有些犧牲，佳禮獨清，既如此，而且人生的歡樂如何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五月二十五日

酷暑中想做的七件事

蘅向格

一

我與人是個助產士，即就在人人都相休息數月的酷暑中，我的生活也不會有什麼改變，仍要同平時一樣的過下去。如果仔細的分析一下，我的生活時間大概這樣

尤其是在此變期中，我希望能夠如下面所計劃的：

第一：出診的工作：一日廿四小時中，不能知道是在那個鐘點便被請去接生，而尤其是在夜里佔多數，這樣也許便要耗費一點甚至十數點鐘不定，回來時也許是天將明，也許是將落日，那麼有時弄得精疲力盡，便不能不補足幾點鐘的睡眠，但是這種情形並不是每天發生，也許三四天也許一星期左右一次並不一定，助產士有一定的規矩，一個人在一月中不能超過二十個接生，因爲如果那樣，便會忙不過來，同時也不利於衛生，因爲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工作太多有時便會忽略了小地方，那是不對的。

第二：拜訪：在午時或早十點或下午五點預定在這兩個時間去作拜訪工作，這種拜訪的事，多在產後十日之內每隔日去一次，有時在產前也被請出診，做產前檢查。

第三：讀書：在任何有暇的時間，自己盡力多看些自己所愛讀的書籍，提起讀書的事總是感到不能滿意，不能隨心所欲的坐下來痛痛快快的看一下，因爲這種時間多半是晚上睡前，或在日間忙中偷閒的一點點斷片時間，人若不能遂讀一讀自己所喜歡讀的書，那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有時候因爲太忙了，便有很長時間不得靜心的看點書，那麼便好像丟掉了點什麼，心里彷彿不定，有時還會大大煩燥起來，那麼書籍也可以使我安靜下來，甚至於給我無上的快樂，安慰，希望，同時也能加倍的去同生活掙扎，前進，也使得到了相知好友。

第四：雜事：比如孩子們的事，雖然家中有人幫助照管，但平時大部分的時間仍是消耗在他們的身上，看護孩子並不是一件十分累的事，但是卻是十分使人費盡心思的，沒有耐性是不成的，因爲他們是個個淘氣又不通情理的小東西，時時都在做着大人認爲的錯事，那麼和他們生氣也沒有用處，他們時時都需要大人的關心，扶助，所以當看護孩子時，只得一心一意的將整個的精神體力放在上面，任何別的事也不能做，但是小孩子所給與的快樂與安慰是從他們的天真的哭笑同他們那種放肆的淘氣以及驚人的智力的進步，同他們可愛的胖子的小臉及小手……

家中的柴米等事以及一切過日子的瑣碎事，那一點也不能忽略的，而這類小事又是那樣的費腦子使人即煩又無可奈何。

第五：娛樂的時間：勻出一點時間去看看好的影片，同戲劇，這總可以調劑一下正日被煩忙所纏的身心，有時也同家族或同朋友到名勝的地方去玩玩，而我也喜歡在明月初升的傍晚，坐在水上的小船里，向向前划，划，划，當微風吹過時，是如何的舒暢啊。

第六：一點消遣：在平時一般實際別的事務可以放鬆些時，我最喜歡音樂的節目，因爲那麼會可以領我走到幻夢，使我暫時忘掉奔累同煩惱以及一切不如意的事。

同時還有許多別的如各講座等聽一聽也是十分有利的，我最不喜歡無線電所放的相聲同大鼓之類，即是十分無聊的節目，聽了便要不由的便會煩燥起來。

第七：寫作：在多麼短促的時間里，自己才可以練習寫一點不成形的東西啊，自己更是永不相信自己所寫的東西還能發表，被人看着不是要發笑嗎？所以總是缺乏勇氣。不過，我是願意繼續探索的。

上面所許的七件事，是我在結婚的時期（其實同平時也沒什麼分別）里所要做的事，同時我更希望這些事，在我的計劃里能夠很自然很規律的實現。

馬櫻花開了

哲西

馬櫻花開了！使起了塵猶的故人，春花秋月一樣的在靜靜中消長，季節的變換，在麻木的人本是毫不關心，但是那一簇簇淡紅色的花絲，總給人一種暑假將臨的預兆，去年的暑假是在病中消磨掉了！在靜臥欄上細數晶瑩的綠葉中消逝了！想不到今年仍存留在世上，還是仍舊悠然的寂寥淡漠的病榻生活，抑或重演那在灼人的烈日下奔馳的所謂之「生活掙扎」？

我不善玩味這病中的生活，「白日夢」的生活，僞的我還習着「病神」的來臨，而隱隱再一度的昏厥，再一度的靜寥，憎癡鵝子之愛，兄弟之愛，朋友之關懷，人類之同情。探望病人的眼睛如晴空之綠碧，慰藉病人的辭句如片片飛花灑落在荒壙上，直誠與熱淚潤枯搾的心田，一片祥靄蕩往一切塵障，我緊閉了眼，不再看，我驟閉了口，不再說，飄然凌空，直進「得樂國」。

但世事絕不如人意，運命是專門擺弄人，直到今日我仍是無異常人的健康，我有什麼理由再來享受這靜寂中恬適的生活呢？我不能飄然凌空沉溺于樂園，我需要實實的生活在現實裏，想逃避無從逃避，於是重整鎧甲，秣馬厲兵，迎接運命所安排好我應負的使命！

× × × ×

馬櫻花開了！又是一年，又演一齣離合悲歡的序幕，「若教眼底無離恨，不信人間有白頭！」我用冷眼睥睨着那一群熱情的孩子們，她們含着滿腔的熱血，一片赤誠的心，彷徨排徊，渴望着一盞明燈指示一條出路，她們準備好了血與汗，熱與力，希望有一個機會將這一腔熱血與汗貢獻出

去，我怎能忍心說：「前面沒有路！」對着那一雙雙渴望着的眸子，我又能指出那一條是應該走的路，又有那一條是可以行的路呢？

我將謊言替我說，但心中在隱隱發痛，我將笑臉去迎送，卻將淚偷偷的灑在萬圓花的葉子上，因為那葉子是很合適來的，會將那無邊的羞愧永久埋葬了，要說我不要說的話，我讓我所留戀的世界，我知道世間的險詐，但我卻眼看赤子之心去欺騙，我厭惡人世，卻要誘導入世間生活下去，我違着良心說是世間……在矛盾心情下度著矛盾的生活，這便是人生，我有什麼資格在天真的孩子們面前說話呢？我默默的摘下一朵萬壽花，奉獻給赤誠的孩子們，一面晴晴的祝福她們，一面懇求的祈禱，求天主的赦免。

計劃與實行

芒荽

怕提「計劃」兩個字，因為我時常是使對我的計劃的。

我是個不怕熱的人，酷暑並不使我感覺那樣地使我感到威脅。我能在汗流浹背的時候依然潛心地讀書，也能在烈日的炙曬下走漫遠的路，做吃力的事情。過去我常愛把暑期裡的每一分鐘都安排了沉重的，緊張的工作，但是忘記了臭蟲與蚊子的侵擾時常就奪了我夜間的睡眠，攪亂了我白晝工作的精神。於是等到秋風颯颯地的時候，我便只有懷着一腔羞慚，來默默地將還未發現的計劃和落葉埋葬在一處。

往後不想再作這種計劃了！環境與年齡兩項使我記得了人並不是機器，是不能像機器似的工作，是疲勞的。因而今年我只立下兩個目標作為暑假中生活的指針，第一我要恢復自己，第二我要充實自己。

一年以來，為生活奔波，為學業忙碌，人已幾乎變成機器，心情也都被磨得粗糙了。在這三百多個日子裏，我拋棄了手中的筆，我讓塵土封蓋了我愛讀的書，終日死板板地上課，下課，教書，鑽研一些古老的時賢戲劇。漸漸地，漸漸地，我覺得青年人的新鮮活潑的血液在我的體內澀滯，在我的體內消失了新鮮的顏色。——這枯燥的，缺少生氣的日子，要把我早早地帶到老人的國土裏去了。

因而我要從教科書裡抬起頭來。我要暫時放下那些生活的疲倦，再親近親近那些能夠安慰我，啟發我的書籍吧。同時我也要常拾起這生銹的筆來，用它在我生活的冊頁上留下些許痕跡。前面還有多少個暑假在等待我？——我不願再讓我薄薄的「生之冊」中僅是一頁頁的空白了。

我要呼吸一下鄉野裡的新鮮空氣，我要向大自然的母親手中索回我昔日的強健，我要常常看看遼闊的藍天，澄澈的碧水，我要從高樓裏走出來，在彩色斑斕的自然的懷抱裏忘情地生活些時候，——我要時常出城去旅行了，我要時在戶外跳躍，以恢復我蓬勃的活力，我要常常在街頭漫步，將眼睛重新投向現實的社會，看看現代的人是在怎樣地消磨着時光和生命。象牙塔裡的歲月，幾乎使我成為一個與現實遠離的人了。清晨，黃昏，或者初夜，我要讓我疏懶多少的雙足踏遍了公路，廣場，甚至於郊野。

在溽暑蒸熱的中午，如果睡眠或倦乏不來侵襲我，我要用汗水洗去浮囂的心情，埋身在書堆裏，清理它們，整理它們。——整理一冊冊我訂閱着的新書或舊書，認到這些可愛可敬的作家們心血的結晶此後將永遠常陪在我的身邊，供我閱讀，想到這些珍貴的書籍的數目在我的登記冊上逐漸增添時，啊，雖時在酷暑，我也會覺得有金風送爽呢！

五隻小雞，到酷暑逼人的時候，會長得很大了吧，可愛的小小的生命。自從買了牠們，我的憂煩和疲倦，常常在觀察牠們喞喞嗾嗾地爭食或踹踹嬉戲地奔跑的時候，悄悄地溜去。這十天的歸家，牠們已經變為這廣廈與牠們的主人了。你看，每當我從外面回來的時候，牠們遠遠地看見了我，無論牠們是正在覓食當菜，或互相爭吵，都會拍着小小的翅膀，張開着，呼喚着，爭先來到我的面前。暑假裏我要細心為牠們安排一個合理的，科學的生活，因為我是多麼殷念地期待著，期待著在院中拾起一顆顆圓的新蛋的那一天早些到來啊！

我們的小小的菜園，暑假中該供給我們肥美可口的西紅柿了。盆中的晚香玉，盛暑中不也要來綻開每一個可愛的夜晚麼？春日的耕耘，夏天我們便得到收穫了；暑假裏，讓我再向大地灑下勤勞的汗珠吧：我要種菜，種花，我要在暑期裏播撒希望的種子，經過殷勤的灌溉，暑期過去，我便會看見牠們的果實了。

自然我也閱讀與學業有關的書籍，因為已經到了讓我選擇研讀某一個作家的作品的時候了。暑假裏我要選擇一個我最歡喜的作家，讀他的作品，讀他的時代，讀他的生平。

然後，我將從餘暇的時間分出給我敬愛的師友們——給他們寫信，同他們聊天，或為他們做事。

雖然這些計劃只能在我教書之餘去實行，但是我希望這一次不再對我的計劃負債。

也算經驗之談

余冠三

一向的脾氣是個很隨便，日常生活，很隨意，無規律，沒有半點中心，可是這並不表示活得不起勁，却是適用的馬虎人生。

二十多年的習性，最喜歡的是走夜路，穿舊衣，（很文學地說的表現，便覺得憔悴）看拉車的同坐車的打架，吃北方人所嗜的玉米窩。

因爲這兩種脾氣與習性所影響，所以生活上的表現是：晚上常常一兩點鐘才就睡，早晨不到十一點鐘不起床，穿過的衣服堆了滿箱，床底下滿是破舊鞋襪子，歸檔摺被常是母親的工作，桌子上除了亂書雜記筆記紛紛還是亂書雜記攤積滿桌，但鏡與我發生親屬關係已二年多，除了鏡片之外別處從來沒擦過，鞋沿上的積垢正好做成鑲邊鍍框，看來也怪覺美觀，最「討厭」小孩子，弟弟妹妹的玩皮，煩得我無法逃避，可是從來並不呵斥他們，不願做飯燒菜，衣服破了一個洞，常常再穿時才丟給母親，學校的功課常是上課前五分鐘看一遍，下課到同學宿舍裏跑跑，只是跑跑，腦子裏並沒有一點痕跡，在學校門口零食攤的老主顧中，我也算一份子，別人的事向來不大關心，別人的紛爭抑要靜到是非，只有一件，是的，在過去生活史上，我只有一件是最有規律的，而使是每天晚上睡覺前向各處察看十數戶的變化。

一個打擊，也是一個轉機，不，於我一生，簡直也是一個轉機，在去年的春天，前後不到半月的工夫，爸媽不幸相繼故去了：把持在人間所留下的，只有停在古城一個冠帶角落裏的十幾間破敗的房子，和房子裏寄居的——一個六歲，一個十歲，一個十八，一個二十三歲——四個孤雛，外面玉米麵六塊八塊十二元數目不住的變，爸爸屬裏一天滿似一天，媽媽桌上的好友，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三個月不見面了，張媽辭了工，媽走後媽箱裏的手飾盒子是空了，裏面裝的什麼東西不知道，我只知道媽的手裝金飾鐲子並沒給是放在棺材裡去，媽死後一個半月工夫我們五口之家吃了一袋麵粉，五十斤玉米和二百五十斤大米，我不知道一個人一月應該吃多少糧，只知三個孩子兩個大人，這數目是可觀的，不過嘴子告訴我，天熱下來的時候，糧會少吃的。

是氣溫達到一百零四度的暑天，學校已經放假了，六歲弟弟在床上生着熱病，大弟在學校受着暑期訓練，現有二妹夜飯體勞」，是我惟一的安慰，過去的我突兀，生的鍛鍊的方面佈置，生活沒有道理，這時自我擺用以後關的，只有輕鬆了我的「自己」，生活就簡單，而證那便大，與付諸法用升着的，這只有一個「把散的我」和一個「簡便的我」，與着前明天使是對話。

許多議論的和不大很熟的朋友都很同情我，惟認我很可以還學就事，攤在眼前的是名譽金錢地位機會，還和敵人肚下時候都摘饅頭麵包一樣，可是在另一方面隱藏的是前宗，人格，意志，靈魂，同時的情況，我恰似一個聖徒，「說謊的」很多，我到處「偷不偷」，我不是宗教界的人，可是在這時候我學會了歡欣，如果我今日生活還算有些規律，做人的路與這件道具規模的話，那也許是這種變更宗教式的歡欣所賜。

這說是那個是很計劃也好，說是我環境造成的自然趨勢也好，總之，我那個假假是按步就班的做過去了，做的結果，今天以我自己看我自己——只是我自己看，我的人生是得到不少的變動，每日的功課是這樣：

一，晚上弟妹上床後，至少睡在床邊默讀一刻到二十分鐘，讀默時，我先想到我的母親父親，又聯想到我的故鄉，想到弟弟妹妹，想到自己的責任，想到朋友們的同情安慰，想到明日的行事工作。

二，讀歡完了有二種普通的文章，讀讀是洪亮明的兒女教養，什麼是鄰耳自傳，怎樣了數什小弟弟二妹的講著觀民，也看些基督化的家庭教育（上海廣學會出版，內容並無一字涉及宗教）和顧鶴琴的家庭教育（商務出版）

三，早晨六點起床，先想想自己一天應辦的事——大家的伙食，弟妹的衣服，親戚朋友的往來，管理弟妹方法的實驗等，其次替弟妹指派他們一天的工作——大弟買菜攤香，傷給藤果，二妹掃地灑掃，小弟打蠅子，搬摸棋之類。

四，下午午睡後，三點起或北海或景山於古廟廊下跟二妹和小弟補習功課，傍晚跟家庭便看着朋友，聊聊天。

兩個月的暑假，在別人看我，也許是苦樂參半的生活，而在我自己倒覺得增加不少人生興趣，這讓很自然的進行一暑假的規律生活之後，我所得的是：

一，我發現了家庭的重要，更體驗了母愛的偉大，我也開始瞭解了世界上惟有兒童是純潔的，是可愛的。

二，知道了過日子每人每月的生活，平均有二十五斤到三十斤糧很足夠吃的

三，我知道了柴米油鹽的行市，知道了自來水電燈的價錢，知道每月坊長處有清潔費，更知道拉車有捐，收音機有捐，住房有捐，更知道持水作有前錢，拾糞的有面錢，

話快信，電報，診所，診費無不有節儉。

四，我懂得了與妹妹吃藥的方法，懂得怎樣觀察病人，怎樣逗哄他們的玩，甚防他們的淘氣。

最後一條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發現了我自己，發現了我自己的渺小與偉大，因我的人生有了中心，所謂「改變」云云已不成問題，而這中心的來源乃是菜根譚上這幾句話：

「宇宙內事要有擔當要善擺脫，不擔當則無經世之事業，不擺脫則無出世之胸襟」。

「當是非邪正之交不可稍涉遊戲，稍涉遊戲就則失從錯之舉，值利害得失之會不可太分明，太分明，則起趨避之私」

自己目前的環境並沒有一點好轉的現象，預計自己未來的責任未來的苦難，正不知要走到什麼地步去，所以去年暑假期中自己打定那個鍛鍊自己的計劃，從暑假多少是得了一些好處的，所以到如今還是實行未輟，並且今年大學要畢業了，最近的將來，在擔去這個家庭弟兄姊妹的擔子之外馬上得再加一條同胞社會民族國家的擔子，所以去年那個曾經得過好處的小計劃，今年暑假要得加倍努力實行，這大概也可以算今年的計劃，就須暫打住吧。

貢獻一點意見

張樹榛

除了睡眠休養，我們的生活至少不須再拘泥於舊日的規律，因此，睡眠與工作時間亦不可不稍有變更，大約在十一點以前以及下午七點以後為活動時間，而十一點至七點之間，可以說是熱度之極峯，最好暫停作繁雜的工作。

暑期的開始照例是有一番計劃的，譬如補習的科目，應習的技能，應完成的工作，除此之外，尚有臨時發生的家庭瑣事，將這些事綜合起來，再來劃分配於一日或一時期之間，這就是計劃。

北京一入夏季就是酷暑，但酷暑又可分為兩時期，一是炎暑期，一是溽暑期，前者使人發燒後者使人發悶，兩者使人有兩種的不快，因此對它們的適應也便須有不同，現在將適應計劃分述於後以供參考。

四時起床，炎暑的日出之前，有時尚覺清涼，這是多數值得採用的時間消費的工作如體操，騎車等等做完後至遲不過五時半，當時拿出你預計中要讀的主要書籍來讀，一定最易理解，最易記憶，你也一定不會再因循，因為太陽告訴你只有這些時間是暑期讀書的時間。

太陽漸漸昇高，溫度也隨之增高，如果你預計有戶外運動的話，最好立刻去作，要知道，酷暑雖然可避，但不要讓陽光也一齊去避，假設是一個打算「轉三伏」的基礎，那麼你一定不會怕炎熱，而且願去鍛鍊罷，假如你預備練習一種技能這也是最好的時間，其他如拜訪，親友買菜等等都可在這時間去作。

午飯後，一時左右，天氣更加炎熱，睡眠不但是最好的避暑方法而且還可以補足夜間的睡眠，千萬不要想這是消耗時間，因為即或不睡炎熱也會使你昏昏，與其就錯了好時間從事一種效率低下的工作，不若多加休息以備於[illegible]時利用。

四時午睡起身，天氣雖然依舊炎熱，但精神已漸恢復，此時可作不費力的工作，如針線活計等等，或看小說，雜文等來換換興味，六點以後[illegible]，除去家事之外，又可作戶外活動了，如澆澆花木，集會知友等，黃昏時候集家族，兒童或友人，在院中乘涼，談談講講這是最為適宜的談話時間，因為談話是不需要燈光的，這對於避免蚊虫是有利的，不需要在戶內這對於避免屋中悶熱是很有利的，千萬不要認為這是消耗時間，因為往往在談話中帶來許多特殊的有益的知識。

晚間回到屋中如看書，日記，工作，習字，作業練習等，可以延長時間至十二點以後入睡。

如果不喜午睡可以尋找一個涼爽的地方，如太廟，公園，南海之山陰樹下，去度過中午，游泳雖然也可，但不如在溽暑期的價值大。

溽暑期，與以上相似，但是悶熱的天氣最是使人疲乏，所以在這時期最主要的就是適當的睡眠及使人興奮的刺激，中午可以去游泳當然是最理想的，因為這時午睡也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納涼的地方幾乎沒有，此時無處不是潮濕悶熱，這樣只有游泳可以將潮熱袪除，而予以清涼，溽暑期的晚間倒是在屋中較舒適。

如按以上所說的去作，兩月以來則成績一定相當可觀，現下可以估計一下：

一，科學書籍可讀四千餘頁，如果是古學約可「念讀」一部四書。

二，可以練得數種技術如游泳打字等等。

三，利用閒時所做針線可完成兩件衣服（簡單式樣）

四，利用夜間興味所讀的小說雜誌可達數部。

其他不具體的成績如習字，作文，練習數學，繪畫等等更是不計其數。

總之能利用時間去作非此莫屬一舉數得的工作是計劃的原則，做照計劃可以在可能的範圍中求得最大的工作效率來渡過這使人厭倦的酷暑，是如何的值得寶貴啊！

這就是我的計劃，雖然偏於家務，而如能供給大家一些暑期生活的參考，也是我所希望的。

酷熱與懶

胡愛德

「唉！熱天眞是個誘惑着人們宜惰的魔鬼」！每當我在課堂上犯了瞌睡，自己不能抑止住而勉強的把眼睛瞪得成一道縫兒的時候，我總是這樣的想着，因之對於懶惰的懶人，也就特別的與以寬恕和同情。覺得這是天氣造成他們的懶，懶與他們本身又有什麼關係呢？

當天氣一天比一天熱的現象，正是告訴我們暑假是一天比一天的近了，暑假是一個漫長的悶熱日子，是學生們可以不受課程支配着的自由時期，是大地萬種物生長的繁榮時代，它可以使你的工作效率增加（如果你能合理的利用它），但是也可以使你一事無成（如果你是混混的放任它）。它那清晨的鮮美使你的生活更有力，使你的頭腦更清晰，但是那中午的炎熱也會逼着你身不由主的躺在床上，像個夏眠的生物一樣，閉上了你的眼睛，朦朧的睡去，使你全身的毛孔都自然得像小泉源一樣的淌着汗水，然而它那夜晚的小風吹到你的身上時，你就要立刻忘了日間的難受而又甦醒了，活躍了，舒服了。

我以爲在炎熱的夏天，還要叫人們和平時一樣的去按時工作，是苛虐一點。因爲到了夏天受到天氣的支配，是要比較容易懶惰和寬惰的，所以按理說（順乎自然來說）人人都應該有暑假。然而當我們再靜心的一想，在這暴風中的國家運命時，我們該將作何感想？現在各機關，工廠——之取消星期日（不必說暑假了）不是沒有原因罷！那麼同胞們就忍受着苦些罷！

但是當我想到我現在還是個有暑假可享的學生階級，有能佔有自由生活命運的幸運兒時，我就高興的跳起來，張着大嘴笑得合不上嘴來。

然而接着就有「自由的幸運兒，你要怎樣的來過這酷暑的生活？千萬不可把他虛度啊！」一種含着警戒，勸告，關心……和藹的聲音在我的耳邊響了。

眞的，我要怎樣的來過這酷暑的生活？我時常走到一個清靜的角落裏，去想這個問題，希望能找出一個最合理的生活方式來，並且要使得它是最得意的，最適當的，和最興奮的。

朋友，你們是否也早已想過要怎樣的來過這暑天？如果還未曾想過，那麼我願意把我想出來的酷暑中生活的計劃寫在下面，供給你思索時的一點參考，如果你們已經想好了，我也很希望你們能把它寫出來，我們可以互相砥礪的先實行那最合的酷暑生活。

暑假裏我要每天在四時起床。到後面農場去散步，行深呼吸，聽鳥叫，觀察植物的生長狀況，溜溜田地——打鞦韆，回來之後自五時即開始看書（參考書或講義之類），到了疲倦的時候，即換一些文藝作品來調味（但是最多看得不能超過一小時）到十一時可以去料理食事，自十二時起可以睡個午覺的，因爲當你感覺疲倦的時候，若不去睡而勉强的去工作，不但工作效率要低減，並且對於你的身體也有妨礙，不過不應該睡的時間過長，因爲如果時間長了，醒來時，身體會感到不舒適的，所以最多不能超過三小時的午睡，午後自三時始練習寫毛筆字，縫作衣服，繡……等一些不大費腦力的事，晚飯後可以洗澡，洗衣服，洗頭來清潔身上一天的汗氣，自九點半始，天氣漸涼爽，晚風漸起可以再照舊看書，不過若在特殊的燥熱期裏，晚上也一樣的燥熱時，可以去公園，北海……去消暑，當那晚風撲面，而望着那浮滿了水藻與清荷的湖水時，是多麼輕鬆而愉快啊！十二點半爲睡覺的時間，如果遇到文思湧來時，就寫一些雜感式的日記，但是不想寫時也不能勉强就可以睡。以其非在必須工作之內也。

並且規定星期六和星期日爲我的娛樂自由日，可以不受前面所規定時間的限制。如去郊外採集植物標本，到農場去當實習，去參觀工廠，拜訪朋友，　如果都不想作時，躺着看書，睡覺都無不可。

我的生活計劃，大抵如此。你們的計劃是什麼？我是多麼高興知道它啊！

聽啊「割麥播穀！快到酷暑！懶麥播穀……」的鳥鳴又從樹林中傳出來了，朋友們！認清了我們生活的目標，看清了我們的計劃，努力着去實行它罷。希望當酷暑過去之後，沒有一個人會發出——「我的計劃都失敗了！」這樣的歎息。

我怎麼消磨這酷暑

史　華

本人因爲是職業女性，同時所工作的地方又不是學校，故此不能像學生時期消受一整個暑假。公餘之暇，只有公務完了之後，這一段時光，才允許自己的自由。

盛夏的清晨是這漫長季節裏最迷人的時候，當金黃的陽光穿過了柳樹頭，融消了爽朗的微風平拂大地的當兒，此刻暑氣隱退了，潮濕的草香氣息從四方八方撲溢過來，眞是要令人留戀的景色，這時假如到個

比較靜謐的地方散散步，讀讀夏書，該是多麼令人嚮往啊！

當光陰溜過淺晨，推着送佛炎熱的腳步進入黃昏時，這整個一天可以說全然被公務所吞蝕，非到晚餐已過，一鉤新月升上中天，夜涼的清風掠去了人們心頭的暑燥的辰光，才能有一些安閒娛樂娛樂自己，但是，上帝曉得，這時間又顯得多麼可憐呢！且不管它，興趣即至，觸覺自然發生去誘力了，這時候可以約上三五知友，作涼爽聯歡，以聊天的形式隨所欲語，無拘無束，無顧無慮，既得友誼融合，又籍以增進知識，何而不樂爲？要知道，人與人間思想和情感聯繫的交流，是人生一大快事。

音樂研究，這時也是一個合適的機會，幾個有同樣愛好的友人聚在一起，隨自己興趣選擇樂器與歌唱，大家一同習奏，盡其切磋，時而清音嫋嫋，時而引吭高唱，不也樂乎？！

星期日到了，選個晴朗的天氣，因爲什麼都沒有比把自由完全操在自己手中這再快樂的了，這一天我們不客氣，就把它整個放縱郊遊上，任自然的微風，不管涼爽與炎熱，只要是大地赤裸的表現，總都是豪邁的。舉行小型的日光浴，各個個顯露風，回返自然，是不是趣味濃厚的呢？如喜歡游泳，請諸儘情享受它，不然擇拍網球不也是很好的運動嗎？假使愛好體育則更佳妙，夏天遠遊，攀登歷險，正是暑期該做的事兒，肩荷行裝，口唱山歌，那種瀟灑，隨處漫舞的境界，譬喻，沒有一個人不深情繾綣的。

此外，涉獵和遊戲，也是消夏應有的另一方式，不要以爲知識份子就應該無暇子和學子，那是不健全的見解，女性份內的準備，正是我們獨覺的光榮，是永遠勝過男士們的熱情。

憑雙的姐妹們，讓拿出勇氣來，向陪着門爭，把那纏人的煩悶從心底排出去，炎夏的風雲是屬於我們的，由炎夏陶冶的愉悅感是沒有畏懼的，因爲迷醉於大自然那情巧的笑淚已經變歸之念淹沒了。

我要使我的星光亮起來

黑霧

有人討厭冬天，討厭冬天的霧，較爲，歸隱……而我卻愛這一切，更愛清爽的夜，冬夜是美麗的，每當淡藍的天空披上黃金色羽毛的時候，這該是我愛的世界將來到了。

夢的黃昏，我總將臉用冷水洗過了，坐在庭院裏，靜靜的接受這偉大的沈寂，偶而水珠浸到眼睛裏，頓時眼睛會感到一陣涼，索性閉起來休息。南海送來一陣鮮味，溫熟的風都乾了濕潤的臉，靜開眼看的時候，已是夜幕早擁過大地。

我愛月，夏夜裏的月不像春月朦朧，秋月淒淡，冬月的冰冷，她涼爽，再有象徵的薄雲輕掠着她時，她像一個聖潔的女兒，給人們一種高潔得不可攀就的感想，在沒有月的夜裏我更深愛着星光，星光，她曾過多少人回憶的夢，照過多少樣赤紅的心！……。偶然有一棵明星殞失了，拖着一條光明，掉到遙遠的地方去，是怎樣的一個人隨着這棵星離開了這個世界？我立刻想到火柴女兒的故事，假若一棵星是正主宰着一個人的生命，那麼我一定也有一棵放着光的星啊！只要我很好的活着，我的星也一樣在羣星中閃耀着吧！

我應該用我自己的力量，使我的星光亮起來，假若且真是關係着我的生活。

一個有星月明月，點着星疏的夜，我沿着寧靜的湖岸去找她，若隱若現過稀的微，一個同樣努力的星見門亦曾失敗了的人，她失敗後忘記了照耀自己的翅膀，忘記了用什麼來光輝自己。一這是往事，不是童子告訴我，那張我白日子裏有着多少辛酸來割斷過我，今夜有星月晚了，就是細細，可是月亮倒映出來！星星飄來掩了明月，掩了星光。一雙經過我頭髮的手早在朽木裏腐爛了吧！假如我的像她一樣，含着淚窩生活，偶然的想着醒了，讓着翅子就起來再跌在地上，任憑鬼踏出我最後的一滴血，我的星一定也很迅忽的跌到遙遠的地角去，永埋在深沉的黑暗裏。

我的翅子還嫩，我要努力的使她堅強起來，誰說渺小的勢力，翅的四周，可以傳達的神靈了？一個有生活力的人，相反的這些正是逆風，雖是飄蕩，只要有平衡的翼翅，沒有一個可以擬絕的洞，便可以自然的上升。

酷熱的天氣將來了，漫長的夢十個炎炎的白日，還有數十個涼爽的黑夜，雖是一年中團享受的時辰到了，還是別太奢生命裏應有的一些美麗日子吧！

每當子鳥來臨的消息，像珠潮潤滑着古宅，並把睡眠不動的破曉，別再隱忍在窗裏做夢吧，倘付愛要丟了這自然給予的清涼！走出了房門，頓時會發覺這靜靜的自然，比寵靜的睡夢要美麗，要清新，在這時候，坐到廊檐下讀書，能夠使記憶的鍛鍊，倍於其他時間裡研究所獲得的東西；太陽由東方升起來，大地灑滿了，熱來包圍了宇宙，立刻我們便除服了這精力發；回到室內工作，實習以往所不知不精的事務，像烹飪，整理房間，這都是女性應有的本能，一個站在生活奇端的新女性，不是完全將自己放在社會上，其餘的都可以不管，而是能操持家庭，更能推着社會前進的人。爲了恢復上午的疲憊，須要午睡，否則到游泳池去享受水的賜予，使體魄變成韌性的，一個具有完全健康的才是最幸福的人；晚間在院子裏姿琴娛唱，陪着月徵笑，尋找自己的兩亮的星。

如果有一天我能用我自己的力量來發活我自己，我將永遠告別這第二故鄉的灰色的古城，我先實現我的剛來的時候，我要飛，離開這個圍死人的家，做一個求生存流者，過着用自己的力量爭取生活的日子，總會到真實生活的意味，現在起，在任何使人容易溺於頹廢日子裏，抓住一些可變的時間來強硬起自己，因爲我要我的生活發光，我要使我的星光亮起來。



婦女論壇

婦女與法律

夏瑞琳

我們在社會上經營共同生活，必須有共同的規範（準則）以維持其正常的關係，且解決其利害相背之糾紛。例如宗教，道德，習慣等都有共同規範的效能。尤其須稱共同規範的存在，若依國家的權力來維持，或經國家認定者，其效能更是有力而顯著，是謂法律。一個國家的法律，可以充分反映出來該國的國民日常生活的正義觀，道德觀，風俗習慣以及他種共同規範，所以各個國家，對於婦女社會上的地位異同，及對於婦女一般的思想的傾向，也可以從各國關於婦女法律上的規定的異同點上，明顯的表現出來。

法律分公法與私法。婦女在公法上的地位，即對於國家或共同團體之權利義務關係。婦女在私法上的地位，即以私生活為中心的人對人相互間的關係。關於婦女在公法上的地位，問題很多，但是最主要的，要算婦女參政權問題，婦女參政運動在第一次歐戰後，為其最盛時期，而後各國婦女藉此機會，經過一番最大的努力和掙扎，結果獲得了婦女參政權的國家，確係不在少數，如德國之新憲法第二十二條，承認關於參政權男女平等之原則。又英國與其他國家如挪威，何牙利等諸國，亦於新選法中賦與婦女參政權。又英吉利，奧利堅合衆國等亦承認男女平等之參政權。不過德國自從納粹黨成立後，希特勒曾號召「德國的婦女須回到家庭去」的口號，所以雖經一度的承認，為了時代及社會的組織，亦時有變更動搖，且依其社會的機構，始終未使婦女在公法上平等的國家，亦復不少。如法國，意國，以及拉丁系的諸國家，並未給與婦女參政權。

東洋的日本，最近的十數年來，熱心婦女運動的婦女們，竭盡了全力，各方奔走，雖然有了相當的成績，但因其社會，組織，終未獲得婦女選擧權。

我國在民國二十年，政府公布之訓政時期約法第六條，以明文規定婦女在法律上，與男性一律平等。當然公法上的平等與私法上的平等皆包括在內。且自民國以來，我國婦女時常在國民大會中活躍，不過其所收獲實效如何，當在於婦女本身之能力，要以別個問題來論斷，然而法律上給與婦女這種地位，的確值得認為是我們婦女無上榮幸的一件事。

關於婦女在私法上的地位，依照各國一般情形來看，承認婦女在私法上之人格獨立遠在公法之先。如英吉利，奧利堅合衆國，和蘇聯等諸國，都在第一次大戰之前，即有明文規定。第一次大戰後，以新憲法規定婦女在私法上地位平等者，如俄國，意大利，匈牙利等諸國即是。

尤其社會主義國家的蘇維埃俄國，對於法定的自由平等主義特別顯著，如結婚一項，男子十八歲，女子十六歲，不須要雙親的許可，以登記而公定，雙方並不負同居義務。離婚由一方之希望即可履行之，他方如不承認，可以法院之裁判而公定之。

東洋的諸國家，婦女在私法上的地位最大利的要算是日本，日本國家的婦女在法律上地位低的程度，恐怕在世界中，再找不出來幾個。日本的法律對婦女最不利的為親屬法。因為日本是偏重於戶主權的家族制度，所以婦女在親屬法上，總受制了極低地位的待遇。關於日本對婦女最不利之點，試舉幾種如左：

妻之無能力：

日本民法十四條，規定妻之無能力事項列舉如下：

一，受領原本或利用原本。

二，為借財或為保證人。

三，關於以不動產或重要動產權利之得喪為目的之行為。

四，為訴訟行為。

五，贈與，遺贈之承諾或拒絕。

六，為贈與和解或公斷契約。

七，為關係身體之羈絆之契約。

妻為以上行為時，必須得夫之許可。

通姦與離婚

關於有妻之夫與人通姦者，關於離婚問題，日本民法第八百十三條第二款「妻與人通姦，夫可以提起離婚之訴」，但妻不得以夫之有姦提起離婚之訴，唯有「夫因姦淫罪而被處刑者」（日本民法第八百十三條第三款）妻始可以其成為離婚的原因。總之夫對於妻得要求絕對的貞操義務，而妻對其夫，則完全無絕對的貞操義務。換言之，夫與任何婦女有通姦，不須負何刑事的罪責，妻不得以其為離婚理由提起訴訟，然而妻與人通姦，即可成為夫

提起訴訟之理由。從此條日本對於婦女法律上的種種規定，我們可以窺知日本婦女在社會上地位，以及一般人對於婦女的思想傾向。

我國法律對於婦女無論結婚與否其行爲能力規定，尤其離婚的原因，並不分夫妻的地位，只要具備法律上規定的離婚原因，夫妻任何一方都可向他方提起訴訟。關其詳細具體的情形，今後在本刊各期中，必依次發表。

我國法律上不問公法私法所給與婦女的地位，完全與男性平等，決不如其他國家，以異樣眼光看待婦女，可謂是世界稀罕見的國家。我國婦女既處在這種優越的地位上，我們每一個女同胞，都應該具有法律的常識，以便善以運用法律及享受法律所賦與的利益，始不辜負國家及爲增高婦女地位而努力奮鬥的女同胞們的期待。

（著者係女律師對婦女與法律問題頗有極深刻的研究，允爲本刊長期執筆，讀者爲代法律問題有所疑問，本刊亦願爲讀者效勞。想係讀者所樂聞。——編者按）



論婚後智識層女子底缺點

新石

「女子是富於感情的」，乃哲學上和心理學上公認的事實。本來「感情」本身並沒有什麼「好」與「不好」，但是濫用了感情往往使人們一身的事業和希望付諸流水，女子當然不能例外。我現在要講的婚後智識層女子的缺點，都是基於感情出發的結果。不過我立論的觀點是認爲女子的活動範圍不應該僅限於渺小的家庭裏，而應該放大到社會圈裡。所以就社會的立場看來，也許諸君對我的話有相當的同情。但就家庭的立場來說，或要懷疑不合理了。現在不妨把我的體驗來申述一下。一般知識層的女子在未婚的時期多抱着莫大的希望，以爲自己將來在社會上必然要大露頭角。不是想要自己成一個社會運動家，便是希望將來在政治上，學術上……有相當的地位。基於這種意識，對於一般男性多抱着一種蔑視的態度。認爲女子在將來一定要比男子高出一頭。因此她們都在她們的事業上拚命努力，可是一旦結了婚，她們就逐漸對她們的理想由熱而冷淡而消沉，尤其等到她們生了子女，甚至於會把她們的事業發生了極大的斷絕。我們用客觀的眼光來觀察她們的婚前與婚後的確實發現她們已經把了其社會上和行動的論調，假如把婚前與婚後生了子女的她們來作一個對比就會感到她們簡直是前後判若兩人了。對於這種現象當然不能沒有例外，可是大多數女子都必然走這一個過程。因此有些女子主張「要在社會上做事就非抱獨身主義不可」，雖然說近於偏激，但卻實在有它的理由。

但是究竟爲什麼知識層的女子一到有了子女就會有這樣的變化呢？這可以舉出一個再恰當也沒有的話來說明：「人們在幼小的時候，要父母！在中年要夫或妻；到了老年就要兒女了。」女子們在中年一方面要爲她的丈夫，他方面又要爲她的子女，她的思想完全佔據了她的心靈和她的空間，所以事實上並沒有力量來兼顧到社會及她自己的事業方面了。等子女一多，雖然在經濟條件的可以請保姆，但是無論如何不能不分一部份精神到兒女身上。當然天長日久，就逐漸地把她的身心給消磨掉了。拿一個實例說吧，在五四運動非常活躍的天津女代表劉女士，曾來一度要想作一個世界革命家，但是等到後來與鄭先生結婚生了子女，她的一切理想都烏有了。如果我們與她偶見了她，一定以爲她是一個祇顧子女的良母，絕不會想像到在某一個時期她是一個嶄露頭角的女革命家。當然像她一樣的還有很多很多的人。因此大半數知識女子結婚後也不能不與一般女子走同樣的路。她們對過去的理想有所留戀，她們依賴丈夫而生活，她們成了子女的看護者。久而久之，與社會事業絕緣，甚至於走到完全相反的錯誤的道路上去。這樣更增長了以男子爲中心的社會，而使女子們加無窮的餘地。

所以爲了提高女子的社會地位，女子們要不能不理解這種事實。現在既然不能變婚姻爲不結婚，那麼婚後不能棄而不生育，因此智識層的女子們應該要加強自己的知識，不使它全流向家庭的範圍，也應使她們盡力發展婚前的抱負和事業心理。除了使她們盡量的不要因子女而失去她們的心靈，讓智識層的女子們能擔負起「賢妻良母」的傳統習慣的觀念。其他像過去由劉夫人所們的理想和事業，不致受子女的女子們更應該做的。

總而言之，女子爲了爭取女子自身的社會地位，知識女子們擔當前鋒，尤其需要有社會自覺的婚後女子們來領導。如果智識層女子們也安於家庭，那女子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

—完—

漫談女性

美武



戰雲密佈着整個世界，後方人民都是入了恐怖戰火與希冀和平中，其外，我們該是怎樣呢？尤其是戰時下的女性。

偶而走出了學校，徜徉於長安道上，來往的，花枝招展，奇裝異服的女同志，一對一對的笑語過去了，又笑語着過來了，看去，儼然「天之驕子」在烏托邦漫遊，誰會相信，這是戰時下的中國婦女，是宋來的賢妻良母，是知識界女性最高權威者。

如此，先把「爲國效勞」的高調姑且不談，先檢討婦女切身問題。

自古即有「女性與文學有不解之緣」的論調，故一般人都把『女性』『文學』看爲不可相離的關係，是的，不錯，看一看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下，產生的文學何嘗不是瀰漫着關於『女性』的文章，然而，女性本身從事於文學者寥寥無幾，雖然，問一問愛美的女學生，『你喜愛甚麽？』她解答你的是『我不喜愛理科，我喜愛文學，我無外喜讀文藝小說，』實際上，她們除了看幽默驚奇的文藝外電影新聞戲劇報道是她們每日必讀的功課。

以往曾閱過一本綠漪女士著的『女性與文學』其中曾說女性是偉大的，托爾斯泰沒有蘇菲亞不會產生『戰爭與和平』，歌德沒有夏綠蒂不會作出羅特之煩惱……看完後曾感謝這位女士實在和自己氣餒。

這話並不是我們女性假若眞正和男子爭求地位的話，都該產生第二的戰爭與和平第二的羅特之煩惱。

也許她是依靠「間接的影響比直接的影響力最大」的定律。

也許她是依靠女性只會給男子一種『生之活力』

那麽我的管見即是成了『一個屍體女性人生觀去……』

日本文學家厨川白村在走向十字街頭中曾批評過日本婦女對於操勞家事外，而對於讀書的修養實是缺乏，以此，引爲遺憾，而回觀我們中國女性，連『家事操勞與否？』全是一個問題，何況讀書與不讀書。

未出學校門的女生，有的是在分數壓制下，只顧將日用在課本上，死背硬念，彷是世界上的學問，全在幾本課程的教科書上，否則，只是備求着『畢業金』的虛名，頭抑着書本的奴隸，此種學病雖亦應歸咎於中國教育之不良，但是此種情形下却造成我輩女性入家庭不是『權威主婦』，入社會亦是同流河汚的『花瓶』。

雖然，她們的精神是可欽佩的。

再去，即『掛羊頭賣狗肉』的小姐們，看吧，今日電影，明日話劇，戀濕小王，再交小張，塗着滿身紅綠，挾帶着學校證章的她們整日『悠悠然』過着羅曼的生活。

出學校門先談談職業，再說婚姻，職業只要具備得上『漂亮』的資格，各各機關會歸你當『花瓶』等當幾年證商目在的『花瓶』後再結婚，結婚的對象，以自己資格來觀房，中學生，至少要嫁一有錢之大學生，大學生最好嫁一委員，×長之流，至於大商賈，大官僚，若要『金屋藏嬌』的話，許許多多的大，中，學生們在伸頸等待靈堪可從中去選。

如此，試想一想我們中國婦女前途。



女人天下

小靚

計算一個錢能有多大用途的日子，已經距離我們很遠了，當年一般人不屑以重視的商人如今企當是。有臨氣的老人們都不必考慮錢的價值，可是睡話的時候慢慢也要消些物價的體驗了。

戰爭雖已瀰漫四方，但是隔離與淪亡還不會直接想像的地方，也不得不於動盪中感受到的威脅，尤其是那些僑居已久的所謂「小康之家」，數年來的戰作影響已將將他們職稱不恥的意念擴淨，而不得不爲活煩想法子觀錢了。

我有一個遠鄰的隣居，做丈夫的一如十年前同樣，安分守己的每天到服務的機構辦公，薪出若干，絕對不肯貪饞的絲毫不苟而勞動，他確實是個善良的老實人，雖然

他也曾經受到高度生活的洗禮，但是這不過是一瞬的意念，因爲他始終不會被迫害呼吸不得。這是爲什麼呢？是他有一個肯爲後代子孫籌劃的祖先嗎？還是能承受了足供衣食豐裕的遺產呢？都不是！告訴你，他有一個明白而聰慧的妻子。

你也許要說，女人家能做甚麼哩？

不錯，太平盛世，女人家是被人稱爲嘮嘮不休的閒客的，說她們是禍水，可是很少有人說女人的「長安的現實」。

丈夫拿來的月薪，雖有數百元，只不過僅够支付煤價而已。做太太的該當怎末辦呢？最初只好落漠的找打戲兒的實，不少手邊不用的雜物都能換錢，直到需要拍賣都給火柴的時候，太太們便不得不爲生活焦慮了。上街買東西的時候要把耳朵放到四方去收聽，什麼東西什麼價錢，什麼東西漲起了，不時的留心，不時的變賣，就能將她擠入這社會的一角裏去。這就是當今盛行的經紀營業——跑合，拉縴。

十年前我們再也不會聽到「女商人」這生疏的名字吧，可是十年後的今日，女縴手，女單幫客已經逼處皆是了，在這裡我們很難以尋出脂粉，嬌怯，一向被公認女人所有的香豔的。她們已經成爲精明勤快耐苦耐勞的家庭生活最有力的人物了。

當然，這不過還是那些一般的女人，還有一些可以說是上等人的太太小姐們，也在做着搖擺賺錢的職業，說甚億而一點也不錯，買賣的錢多是有人替他們辦的，錢的源出流進自然並不是少數。

爭吵的錢依然在敲，人世的狂態我們是難以理喻的。



談一談女性的讀書態度

醒鷗

自從曾風重擁，婦女解放的聲浪日高一日，但是女子欲求得真實的解放，必須受到高深的教育，尤其是在時代下的女子們，如果沒有受到相當的學校教育，那簡直可以說是時代的落伍者。

可是，一般的女性們，——只是一般——或是因了閱讀的性格關係，對於讀書的態度不能耐久，讀書便拿出零碎的時間來，要知道一部完整的書籍，決不是十幾分鐘便讀完的，因了這種緣故，讀書時遇到不發生興趣的，只得這個三頁五頁的一翻了事，以後便再也不想翻下去，這本書讀時翻開頁，那部書開始時翻五頁，結果一點完整的意思均沒有得到，片斷的零思有什麼益處？一部書必須由最初一字直讀至末尾一字，才能讀取書中精髓而充實自己。體會與看簡報不同，書籍是由篇章段落合而成的完整思想的表現，雖藉上一段段的幾百字小文，只是幫助你理解讀書籍的說明，這種讀書女同學們要變成持久性，不但讀書，做何事亦然。

最難，也是一般女子讀書最易失敗的因素，一本有益而實用的書擺在眼前，可是如果書頁上的辭句不易理解，便隨手把它合上而高置書閣，像這樣的女同學很多，類想，世上書籍那裏儘是「紅花綠草」「碧水青山」的易懂樂？今日因爲讀不懂，明日再因爲讀不懂，僅僅這樣下去，對於一本有益的良書能讀不讀，是多麼可惜？更要想一想「此時不讀更待何時？」一書讀若難了解，但細心的讀去，一遍，兩遍，結果便會暢通文意，而給我們豐富的學識和充實的學識。

另外一種人，恰是由於「虛榮心」所結成的不合理讀書法，就是所謂「裝腔作勢的讀書」，在朋友間或在集會場所，因了女性虛榮心想在朋友間顯示自己的能力，常常在大庭廣衆之下，拿出種種難讀的書，而甚至全部外國文的書籍來讀，若是你的能力真可以達到當閱這類書籍的能力，那還可喜的是你能利用閒暇，但是，能力和對書籍相差得很遠，看着高貴的書籍祇合讀你解的都不懂得，那仍然脫離的稱有，以博得同學或朋友的羡慕的稱讚，這就不値得，其實，有那時間，讀點你懂的書籍，會多麼有價値，而自己亦真誠啊！

因爲女性對理解的能力薄弱，讀書時之困難便增多了，但是讀書必須用理解力，補救的方法即是找朋友講解，共同研究，集多數人之力量來理解討論，是足可突破難關的，如此既可補救理解力之不足，又可與思與議，增加很多的學識，

趣味書籍是女子們最喜歡的，言情小說也是女子們最樂讀的，可是這種書籍，對人生實益太少，讀後也祇不過使一個香甜的故事或幾句笑話，女同學們讀書時應該讀些對人生有益的書，才是實用的工具，雖是需要謝冰心女士的作品，因爲作品出自女性之手，甚爲適宜女性閱讀的，可是「經濟學」『財政學』「社會學」「倫理學」「哲學」等書籍在女同學們的書桌上便少了，這雖然非是「難讀難易」但又可說是「女性」云所以謂「女性」了。

女同胞們！在現時代的漩流裏，勇敢的向前掙扎吧！充滿着青春氣息的女性們，努力的開闢一條坦途吧！



漫談女性

美□

戰雲帶着雨籠罩着整個世界，後方人民都墜入了恐怖戰火與希冀和平中，其外，我們該是怎樣呢？尤其是戰時下的女性。

偶而走出了學校，徜徉於長安道上，來往的，花枝招展，奇裝異服的女同志，一對一對的笑談過去了，又笑談着過來了，看去，真像「天之驕子」在烏托邦漫遊，誰會相信，這是戰時下的中國婦女，是未來的賢妻良母，是知識界女性最高權威者。

如此，先把『為國效勞』的高調姑且不談，先談談婦女切身問題。

自古即有『女性與文學有不解之緣』的論調，故一般人都把『女性』『文學』看為不可相離的鐵律，是的，不錯，看一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下，寄生的文學何嘗不是儘浸着偏於『女性』的文章，然而，女性本身從事於文學寫作實屬渺茫，雖然，問一問愛好的女學生，『你喜愛甚麼？』她解答你的是『我不喜愛理科，我喜愛文學，我課外喜讀文藝小說，』實際上，她們除了看甜蜜蜜的文藝外，電影新聞戲劇報道是她們每日必讀的功課。

以往曾閱過一本蘇復女士著的『女性與文學』其中曾說女性是偉大的，托爾斯泰沒有夢菲亞不會產生『戰爭與和平』，哥德沒有夏綠蒂不會作出『綠特之煩惱』……看完後曾感這位女士實在和自己氣餒。

倍甚至不是我們女性很苦的正和男子爭求地位的話，傳說產生第二的戰爭與和平第二的綠特之煩惱。

也許她是依照『曲線的影響比直接的影響力量大』的定律。

也許她是依着女性只會給男子一種『生之活力』

那麼我的管見即是成了『一個病態女性人生觀去……』

日本文學家廚川白村在走向十字街頭中會批評過日本婦女對於操勞家事外，而對於讀書的修養實是缺乏，以此，引為遺憾，而回顧我們中國女性，則『家事操勞與否？』全是一個問題，何況談其讀書與不讀書。

未出學校門的女生，有的是在分數纏繞下，只顧將計用在課本上，死背硬念，像是世界上的學問，全在幾本課錄的教科書上，否則，只是需求獲『雙學金』的虛名，而作着書本的奴隸，此種學病雖亦應歸咎於中國教育之不良，但是此種情形下卻造成我輩女性入家庭不是『賢妻主婦』，入社會亦是同流洞污的『花瓶』。

雖然，她們的精神是可欽佩的。

再去，即『掛羊頭賣狗肉』的小姐們，看吧，今日電影，明日話劇，戀愛小王，再交小張，穿着滿身紅綠，却帶着學校證章的她們整日『悠悠然』過着寫意的生活。

出學校門先談談職業，再說婚姻，職業只要是能得上『漂亮』的資格，各各機關會請你當『花瓶』，等當幾年資深自在的『花瓶』後再結婚，結婚的對象，以自己資格來選擇，中學生，至少要嫁一有錢之大學生，大學生最好嫁一委員，x長之流，至於大商賈，大官僚，若要『金屋藏嬌』的話，許許多多的大，中，學生們在伸頸等待靜觀可從中在選。

如此，試想一想我們中國婦女前途。



女人天下

小靚

計算一個錢能有多大用途的日子，已經距離我們很遠了，昔年一般人不屑以算籌的商人卻在在皆是。有錢無錢的老人們雖不必為節儉的價值，可是談話的時候段段也要提些物價的關係了。

戰爭雖已瀰漫四方，但是飢餓和死亡還不會直接威脅的地方，也不得不於窮困中感受到壓迫與威脅，尤其是那些傢居已久的所謂「小康之家」，幾年來的戰爭影響已經將他們辦窮不恥的意念築淨，而不得不為溫飽想法子賺錢了。

我有一個這樣的鄰居，做丈夫的一如十年前同樣，安分守己的每天到服務的機關辦公，朝出暮歸，絕對不肯為身體的辛苦不敵而流動，他確實是個善良的老實人，雖然

他也曾感受到高度生活的壓榨，但是信不過是一瞬的意念，因爲他始終不會被迫得呼吸不得。這是爲什麼呢？是他有一個背景後代子孫舊觀的祖先嗎？還是他承受了足供衣食豐裕的遺產呢？都不是！告訴你，他有一個明白而體貼的妻子。

你也許要說，女人家能做甚麼呢？

不錯，太平勝世，女人家是被人稱爲嗚嗚不休的閒客的，說她們是禍水，可是很少有人說女人的「長安的現實」。

丈夫拿來的月薪，雖有數百元，只不過僅夠支付房錢而已。做太太的該當怎末辦呢？最初只好靠盡的找打散兒的買，不少手邊不用的東物都能換錢，直到需要用實際給火柴的時候，太太們便不得不爲生活焦慮了。上街買東西的時候要把耳朵放到西方去收聽，什麼東西什麼價錢，什麼東西漲了，不時的擔心，不時的換算，就能將她推入這社會的一角裏去。這就是當今盛行的賽客趕集——跑合，拉縴。

十年前我們再也不會聽到「女商人」這生疏的名字吧，可是十年後的今日，女商手，女跑帮客已經是習聞慣聽了，在這裏我們很難以尋出脂粉，陽怯，一向被公認女人所有的害羞的。她們已經成爲精明幹練不辭苦與勞的支配生活最有力的人物了。

當然，這不過還是那些一般的女人，還有一些可以說是上等人的太太小姐們，也在做着這種優閒的職業，說是優閒一點也不錯，買賣的成交是有人替他們辦的，錢的流出流進自然並不是少數。

爭戰的鼓依然在敲，人世的狂瀾我們是難以體識的。



談一談女性的讀書態度

醒驪

自從婦風重新，婦女解放的聲浪日高一日，但是女子欲求得眞實的解放，必須受到適當的教育，尤其是近時代下的女子們，如果沒有受到相當的學校教育，那簡直可以說是時代的落伍者。

可是，一般的女性們，——只是一般——或是因了職務的性格關係，對於讀書的態度不能耐久，讀書便拿出最顯著的法寶來，要知道一部完整的書籍，決不是十幾分鐘便讀完的，因了這種緣故，讀書時遇到不發生興趣的，只消閱個三頁五頁的一看了事，以後便再也不想讀下去，這本書開卷時轉兩頁，那部書開始時翻五頁，結果一點完整的意思均沒有得到，片斷的零碎有什麼益處？一部書必須由最初一字直讀至末尾一字，才能攝取書中精髓而充實自己。讀書與看報截然不同，書籍是由篇章段落集合而成的完整思想的表達，報章上一段段的幾百字小文，只是幫助你瞭解國際實際的說明，這裏誠盼女同學們讀書養成持久性，不但讀書，做何事亦然。

長篇，也是一般女子讀書最易失敗的因素，一本有益而實用的書擺在眼前，可是如果翻開書頁上的辭句不易理解，便隨手把書合上而高擱書閣，像這樣的女同學很多，親想，世上書籍那麼儘是「紅花綠草」「碧水青山」的易讀東西？今日因爲讀不讀，明日因忙碌不讀，星期因倦懶不讀下去，對於一本有益的良書始終不讀，是多麼可惜？要要想一想「此時不讀更待何時？」書雖然讀難解，但細心的讀去，一遍，兩遍，結果便會暢通文意，而給我們以寶貴的豐富增強充實的學識。

另外一種人，恰是由於「虛榮心」所養成的不合理讀書法，就是所謂「裝腔作勢的讀書」，在朋友間或在集會場所，因了女性虛榮心想在朋友間顯示自己的能力，常常在大庭廣衆之下，拿出極艱讀的書，而甚至全部外國文的書籍來翻閱，若是你的能力確可以讀到艱困書籍的能力，那還可喜的是你能利用閒暇，但是，能力和書籍相差得很遠，看書籍的標題識合讀來讀的都不懂得，那仍然是要糊的理看，以購得同學或朋友的虛榮的稱讚，這能不值得，其實，有那時間，讀點你懂的書籍，會多麼有價值，而自己亦得益處啊！

因爲女性對理解的能力微弱，讀書時之困難便增多了，但是讀書必須用理解力，補救的方法即是找朋友講解，共同研究，集多數人之力量來理解討論，是足可突破難關的，如此既可補救理解力之不足，又可獨思啓發，增加很多的學識。

趣味書籍是女子們最喜歡的，言情小說也是女子們最愛讀的，可是這種書籍，對人生實益太少，讀後也祇不過使一個香甜的故事或幾句笑話，女同學們應當儘量讀些能有益於人生有益的書，才是實用的工具，誰也曾讀冰心女士的作品，因爲作品出自女性之手，甚爲適宜女性讀的，可是「經濟學」「財政學」「哲學」「社會學」「倫理學」等書籍在女同學們的書桌上便少了，這無非是「難讀難懂易」但又可說是「女性」忘所以謂「女性」了。

女同胞們！在現時代的漩渦裏，應勇的向前掙扎吧！充滿着青春氣息的女性們，努力的開闢一條坦途吧！

女性知識講座

母系家族 第二講

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守禮

第一節 母系家族之分類

在以上第一節內，我們已將母系家族之眞正的意義，予以介紹，但是母系家族畢竟仍是一很寬泛的名稱，仍包括着許多不同的意義。因爲同在母系家族之內，有時婦女之地位很高，有時其地位很低。有時在母系家族的社會之內，持大權者仍爲男子。有時家族內一切權柄，不屬於婦女，而屬於婦女之兄弟。故須更進一層，對於母系家族之分類一問題，再來研究一下。

在家族研究史內，雖有許多人研究母系家族，但很少有人注意於母系家族之分類一問題，故我們在這第二節內，可參攷之著述，總不易得。

然而我們知道，無論講什麼東西或什麼社會制度之分類時，必須先將分類之標準弄清楚。標準不同即可有不同的分類法。關於母系家族之分類，亦是如此，我們如以婚後之居住一問題來作爲分類之標準，就可大概分爲以下四類：

1，母居制：即婚後夫婦共同居於婦家，在此情形下，婦權較高，丈夫之地位，較爲低下。

2，父居制：即婚後，夫婦共同居於夫之父系家族之內。

3，併行制：即婚後初爲「母居」，俟經過相當時期之後，改爲「父居」。

4，分居制亦可叫作拜訪制：婚後夫仍居於夫家，婦亦仍居於婦家。惟丈夫者，可不時往婦家去拜訪。

據第三、四兩類，可視作由母居制過度爲父居制之過渡的形態。

但是若依在繼承制度之觀點，則可將母系家族分爲以下的：

1，純粹的母系制，即親族的，財產的與爵位的繼承，全爲母系的。

2，不純的母系制，此種可分爲二類：一，親族與爵位的繼承爲母系的，財產的繼承爲父系的；二，僅有親族的繼承爲母系的，爵位與財產的繼承，則全爲父系的。但仍有些中間的階段，比如在亞洲南部，印度的東北部，居於 Assam 地方的 Kobasi 部族，住宅，土地全是屬於家族，而不屬於個人，至於這些財權之規定權則是屬於婦女，故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母系家族制社會。但是在這種社會裏爵位的繼承，則於長死後，是由死者兄弟去繼承，僅有在死者沒有兄弟時才是由死者之長姊之子去繼承。另如有些地方財產一部份之繼承權是父系的。即是說父死之後，由死者之子去繼承。但是必須另外劃出一部份財產，並有一特定之名稱，是要留給姊妹之子女的。還有些地方，是將死者的私人財產歸死者的兒子去繼承。但是死者的兒子須付給死者的姊妹之兒子以相當的財貨，以補償其應有的母系繼承權之損失。

從此很可看出母系的財產制度與父系的財產制度之過渡的狀況來。但是因爲這都，故關於繼承制度在母系家族之分類上，並不是一個重要的標準，應視繼承制於母系制與父系制間劃分，惟是唯一的標準。

厲布諾教授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在巴黎大學文科講演家族與婚姻時，曾謂在母系家族內，共有三個形態，值得研究。一爲團體氏族。二爲不分的家族，三爲財產家族。但是厲布諾先生的講演，並無講義。雖有人筆記發表，然而錯誤太多，不足爲據，殊爲可惜。

我想根據厲布諾教授的講演，並參雜我個人的意見，將母系家族共分爲以下四類：

一，母系的團體氏族（la famiel indivise uler'ne）

二，母系大家族（la famillh indivise uterine）

三，母權家族（la famiih matrilocale）

四，母系小家庭。

我再詳說如下：

（一）母系的團體氏族：

此類氏族是將家事與政治，混合在一起，而家事的意味，似遠不如政治與宗教之意味較爲濃厚。在此類氏族內，不僅是「親族的繼承」是母系的，就是婚後的居住問題，亦常是「母系婚姻」，然而她們所說的親族在實際上亦不是血統的親族而是圖騰的血統。故稱作母系圖騰氏族。譬如澳大利亞的Dieri與Urabunna諸部族的家族制度，即屬於此類。

「(二)母系大家族

此與父系大家族如「拉周加」(Ladruge)相當。惟男長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就是了。此類之家庭容積頗大，含括着數枝發散相同的人員。但各枝的觀點全是女系的親屬，並且婦女的地位，比較很高，譬如在十九世紀的易洛魁社會內，倘保存着此類的組織。

關於易洛魁部族之研究，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時，就已經過許多天主教傳教士的苦心。譬如耶穌教會拉菲頭(Lofitau)教士的野蠻部族的風俗與太古民族的風俗比較論(Mreurs des sauvages amerigusiua comparees and maws des premiers tempo, 2 val. Pins, 1724)一書關於易洛魁部族的家族組織，就是很好的一部參考資料。然而在這一方面最要的著作，當然是莫爾甘的兩大名著：一為人類家族之宗親及姻親制，一為古代社會。

根據莫爾甘的研究，易洛魁聯邦(The Iroguois Confederacy)內部分部落(Tribe)，全部分為四個胞族(Phutry)。而每一胞族之內，又全分為四個或四個以上的氏族(Geno)。在這樣的氏族之內，又分為多數的「母系家庭」(Matunal Family)但是每一氏族是一社會單位。氏族內的數個家庭，全是居住在「大長房子」(Long [illegible] house)之內。而每一「大長房子」往往可以住五家十家乃至二十家，共約自五十人至二百人的人數。在這家之內，實行共產，但是這些「大長房子」的管理權乃是婦女，叫作「女首領」或女主人(bead women or motrat)。而家系之計算法亦是「女系」為標準。每一家系全是包含着一個女性祖先和她的子女及女性祖先之女所生的子女及她的女系子孫之子女。總之，其家系是經過女性子孫而永遠存續。至於女性祖先之子所生的子女及她的男系子孫，則屬於其他的氏族。

故在一「大長房子」內居住的一切人員，亦成一家族組織，即是法國社會學者所呼作的「不分的家族」。惟在母系的不分的家族之內，一切政治以及作戰的首領，仍是男子。這或者是因為這樣的職務，對於婦女不很相當之所致。然而這樣的政治與作戰的首領，全是由那些大長房子的女主人所推選。並且選出後，仍時時刻刻受此等「女主人」的監督。而社會的興盛亦全是以此等「女主人」之意見為轉移，當這些政治的或司戰爭的領袖不稱職時，即被罷免。故在此類「母子的不分的家族」之內，婦女之地位，是很高的。

三、母權家族

此與父系家族內的父權家族或宗法家族(Patriarchal family)相當，故叫作母權家族(Matriarchal famil)。母權家族之[illegible]已成分。在巴霍芬看來，母權家族乃[illegible]，從家族演化史上必經的一個階段。[illegible]，乃是建在這樣的社會之內，一切家庭的，政治的或法律的治權[illegible]大權，全是操在婦女手中。家長為婦人，叫作母權家長(Mater familiae)。而此等「母權家長」之權力乃正與羅馬時代宗法家族內「父權家長」(Pater famleos)的權力相同。並且在此類家族內，不是因父系親子相續的，卻用母系親子。與宗法家長相對的是「母權家長」就是關於貞節觀念與婚姻制度，亦完全相反。譬如在父權社會內，婦女須為男子守貞節，而男子的性生活乃係自由；同樣，在母權社會內，男子亦須為女子守貞節，而婦女之性生活，乃係自由。關於婚姻制度，在父權家族內，有一夫多妻制；同樣，在母權家族內，亦有一妻多夫制。總而言之，在巴霍芬及其他一般母權論者看來，母權家族與父權家族完全相同。惟男女的關係，恰恰相反就是了。

像這樣的說法，原本是家族史內最流行的一種意見。就是現代的通俗界內，仍有多人，相信此種意見。然而這樣的家族制度，在歷史上或民族學內，全找不出實在的例證來。故此種說法，是否的一種理想，亦就成了疑問。

我想在歷史上找不到實在的證例，固然不能說，即絕對不是事實。然而我們可以推斷，此種家族縱曾存在過，亦不是[illegible]父權家族相反。因為男女之生理[illegible]不同，[illegible]，對於婦女根本[illegible]，並[illegible]

[illegible] Lycia (Lycians, Natines of Lycis) 的家族，且說[illegible]是一母權家族。而他的證據係以Herodutus及Nicolso de Damas兩人的報告為根據。

Herodutus曾有一段話說：「在利西亞民族內，有一種奇特的法律。他們的姓是從母，不是從父。倘有人問及他們家系，他們卻以他的母親及母親的祖先之家系作答。假使一個自由的婦女同一個自由的公民[illegible]，則此夫婦所生的子女，即[illegible]之外。諸子女之社會的地位是以其母之地位為標準。」

在希臘另一位史學家Mueln的著作中，曾引用Nicolao de Damao的話。他曾說：「利西安人沒有成文的法律，但是卻有些習慣法。在古代，他們是受婦女的治理」

以上諸兩個引證，在巴霍芬看來，這乃是母權家族曾存在之證據。但是在我們現代看來，此兩引證，價值可議，亦難證明。在利西安民族內為一種特殊現象，其家族的繼承與爵位的繼承全是母系的，不能證明，這是由他們的各種事實與在母權家族內完全相同，而所爭者，則是男女之權利完全相反之一點。

總之，關於母權家族一問題，我們不敢否定，說他絕非事實，但是亦應特別留心，不要過於誇大，將她當作一普遍的事實與家族演化史必有的一個階段。亦知此類家族縱曾存在過，亦不見不是一二特殊的例外。我們並無理由，[illegible]，[illegible]一普遍的事實。



父母子女論

A·莫洛亞作　何瑩譯

假使對於家庭問題我要所論說的話，那麼我一定會引用保羅·梵雷里(註一)的名言：「每一個家庭裡都蘊藏着一種內在的特殊的煩擾，使得稍微有些熱情的每一個家庭分子都想遠避。但是，在晚餐時的團聚，家中的隨便，自由，還給我本來的情操，這的確是另有一種古代的有力的習性」。

我之所以要援引這一段文字的原因，是因爲它不單指出了家庭生活的偉大同時也指出了家庭生活的苦惱。一種古代的有力的習性……一種內在的特殊的煩擾……不是麼？差不多任何一個家庭裡都蘊藏着這兩種的力量。

試問一個那些小說家們，凡是人性與綜合的繪描的形象是必定容向那些偉大的小說家探訪的。巴爾扎克是怎樣寫老人格里奧對於女兒們近於瘋狂的關切的熱情，而女兒們對待他却是冷淡，殘酷，格朗台一家母女都受父親的熱情的壓迫而以至於感到厭惡；勒·甘尼克的家庭是這樣地美滿。法朗梭士·莫里阿(註二)又是怎樣寫Le Noeud de Vipères中垂死老人倒在床上時聽他那些孩子們在隔壁爭論着分析財產問題，爭論着他的死亡問題：老人所感到的悲痛；孩子們所感到的是那些利害衝突而又不得不過着共同生活的人們的互相厭惡；在Le Mystère Frontenac中這麼家庭溶合的無可言喻的甘美，這種溫情就好像是一羣小狗在寒裏存相偎相依暖，在被窩中前又互相溫暖，準備抵禦外界的侵襲。

翻開小說上的再來回憶一下我們的生活，使你同樣的也發現那寄的交織……晚餐的團結……內在的特殊的煩擾……我們的記憶之中全都存在着多少的家庭印象，就好像我們是所提的既有可歌可泣的又有可悔可光的兩重性格。我們中間有誰不曾在踏入生命傷了的時候到那寂寞的家庭中去尋求托庇呢？一個朋友因爲你的過分的體諒而愛撫你，一個情婦因爲你的魅力而愛你，但是，一個家庭能一點也不爲什麼而愛你，爲的是你生長在這裏，是它血肉的一部分。可是它比任何的人還更能够剝傷你損傷，使活。有誰不曾在青年的某一個時期說過這種話：「我不能在這個家庭裏生活下去了，這個家庭使我感覺到窒息，他們不懂得我，我也不了解他們。」曼殊斐爾十八歲的時候在日記上曾經這樣地寫過：「你應當走，不能留在這裏！」但是離出家庭以後在陌生人中間病倒了的時期她又在日記上這樣地寫着：「在想像中唯一值得熱烈地懷戀的事情，還是我的祖母把我安放在床上，給我一大杯熱牛奶和麵包，兩手交叉着站在這兒用她溫軟的聲音和我說：「我，親愛的……這些還不論快嗎？」啊，多麼神奇的一種幸福。」

實際上家庭如婚姻一樣是由它本身的偉大而造成了繼續恢復的一種制度。唯有那種抽象的思想才是單調的，因爲它是死的。但是家庭並不是一個方法者獨斷的創造物，而是自然的結果，供成這一種結果的是兩性區別，是兒童的長時間的稚弱和由這種稚弱所促成的母愛，以及由愛與孩子的情緒交織成的父愛。爲了我們研究上比較能有系統我見先由這大制度的可貴和可怕的兩方面說起。

首先我們說的它的權性。我們可以用解釋夫婦關係相同的說法來說家庭的力量是在於把自然的本能當作一種社會結合的邏輯。通譯母親和孩子的情緒是一種完全，純粹，美滿的情操。沒有餘容的衝突。母親在一個嬰孩的意識裏無疑就是神明，她是全能者。假使是她自己哺育他的話那麼她便是孩子整個歡樂，整個生命的泉源。即使她僱疆照顧他的話她也是一個減輕他的痛苦而增加他快樂的人，她是最高的托庇，她是溫暖，她是柔和，她是忍耐，她是美。而對於母親這一方面孩子就是她的上帝。

母愛就如愛情一樣是一種擴張到自己身外的自私主義，由這種自私主義產生了忠誠的愛護。因爲有了母愛家庭才和夫婦一樣建築於本能上。使得一個社會能够成立，「必須人類首先懂得愛」，(註三)而人類關於愛常常是從母性學習的。一個女人對於男人的愛常常含有若干的母性的成分。高治，桑樂德愛爾？愛雜邦斯？是的，但是，母愛的成分甚於性愛的成分。例外嗎？我却不相信。偉莫倫斯夫人(註四)傳佩尼夫人……母性中永遠留存着那種不減的成分常常是一種保護他人的需要。女人的要脅愛的男人只是一種表面，而實際上她們所愛的是孤弱男人的幽慕。

至於孩子？他假使有福分得到一個真正女性的母親，那麼，他便會得到她的教誨與感化在生命的開始第一步說

像得了什麼是沒有一點保留而不求其報酬的愛。他的幼年從母愛中間就知道了人間並不是完全是敵性的，是也有溫善良的接待，也有着隨時準備的溫柔，也有着可以完全信賴而且永不會有什麼要求的人。像這樣開始的人生，在其精神上是有其偉大的優勢的；大抵說起來雖然一個樂觀主義者經過這種種的失敗和憂患，而自始至終相信着人生的態度，像這樣的人們往往都是由一個溫存善良的母親教養出來的。反過來說，一個罪惡的母親，一個偏頗而私密的母親對於孩子們是最可悲痛的領導者。她造成了悲觀主義者，造成了煩惱與不安的人。我曾在「愛的氛圍」一書中試驗着表明孩子和母親的關係怎樣能够影響兒童的心理。但是，同樣太溫柔太慈愛的母親也是能够發生很大的惡劣影響，尤其是對於男孩子如果使他太早懂得了強烈的狂熱的情操是更容易發生的。對於這個問題更為透徹（註五）會有所涉及而洛蘭司全部的作品更和這個問題有關。「這是一種亂倫，這是一種比性的亂倫更加危險的精神的亂倫；因為，它是不容易被發覺的，所以本能地也不容易感到它的可恥處。」關於這一點等以下述及到世代關係及發生糾紛的父愛問題的時候再來詳細討論一下。

我們既然想列舉出家庭的惰性和困難，並且抓住了家庭是幼年時代的「愛的學習」。所以雖然受到種種犧牲而我們在家庭中還是能够感覺到有特異的幸福。但是，這種思想並不是使我們對於家庭信賴的唯一的原因。能够使我們顯露出「本來面目」（保爾·犹曾里的話）的地方並不是在家庭。這是一件重大的難得的德性嗎？難道我們不能到處顯露出我們的「本來面目」嗎？當然是不能的。我們在實際生活中不得不扮演一個角色，不得不採取一種的態度。人家把我們當作是某一個人物，而我們得盡着官僚文章一樣的職務，我們要過着團體的生活。無論是一個主教，一個教授，一個商人在大半的生涯裡邊都是不能够保有他自己的「本來面目」的。

在這個職業地結合着的家庭中，這個社會的角色是可以被縮到最低限度的。請想一想那種家庭裏的晚上的情景罷！做父親的躺在安樂椅上讀着報紙或是打着瞌睡；做母親的繼續縫紉活計一邊和大女兒談論着一個主婦生活中所能遇見到的那些難題目；而兒子中間的一個埋頭在哼哼響着什麼調子而閱讀着一本偵探小說；第二個兒子在拆卸電鈴；第三個兒子則旋轉着無線電調節鈕等候聽到某一地方的演說或是音樂。這一切全都十分地不顧忌，無顧慮的隨便，擾亂了父親的閱讀或是假寐，父親的沉默與使母親感覺到冷淡，嚴厲；母女的談話使兒子們覺得不愉快。並且他們也不會想到要拿條件或是職位這種情操，所以在家庭中體貌是難得講究的，人們可以表示他的不滿，可以發脾氣，可以不客氣別人的問話，反過來說同樣地可以表示莫名其妙的狂歡。所有家庭中的份子全都享受着親族的這些舉動，並且還容易養成的容忍。要想得到有益的教訓只要往着「親密的」一群的變質處境就成。這一種親愛的局面就是常見的不足為奇的局面，當人們說到一個朋友的時候，說「他是一家人」的意思就是在說在他面前可以親密地應付，也就是可以用在社會上被認為失禮的態度去應付。

拉孚所描寫的那些人物並不是嚴覺着閑靜的幸福在實家庭中，但是，他們在其中都覺得有還我自由的權利，的確有被接受的那種把握，可以獲得休息，並且用莫里阿的話說：『有一種令人溫暖，令人安心的一體感覺。』他們知道是屬於互相諒解的人羣裏邊，並且在必要的時候也會互相幫負起責任的。假如這一幕戲劇中的演員其中有一個突然發生頭痛，那麼整個樓房就會騷動起來。作為姊姊的要快去鋪好床，作母親的照顧着病人，而兄弟中的一個到藥房裡去買需要的藥，所以受到疾病的威脅的個人在這種時候是不會感覺孤獨的。沒有了家庭而在廣大的宇宙裏邊一個人會感覺得冷漠孤寂。所以在中國許多民間的作家庭生活減少擴展的國家（如英國，德國以及戰後的蘇俄）人們感覺到有追求大衆的需要和幸福一同思維的需要。他們需要把自己的情操，自己的生活和千萬人緊切地連繫起來以補償他們所喪失的這小小的友愛的溫暖的團體。他們想着要重新獲得原始時代氏族生活的凝聚力，可是，在一個巨大的民族團體常常是一件夠難而又危險的事情。

並且「連鎖關係」超出了父母子女所形成的家庭範圍以外，在古羅馬族中「連鎖關係」不僅聯合着嫡正的親族，甚至把聯盟的友族，實質上的主體，以及奴隸等等一起地組成了小的部落。宗族在現代的社會中雖然沒有那樣緊定——因為組成宗族的家庭數值得太龐了——但是，還是相當地堅固。你在任何一個家庭中可以發現來歷不明的堂兄弟或是老處女的姑母在家庭中過着那個種靜的生活。在巴爾扎克的小說中有堂兄弟邦，有姑母蒲里德，在莫里阿的小說裏邊也有叔叔伯伯。香理司·撒奇曾經孜孜力於描寫說出政界中的大的氏族和商界中的大氏族，用了極大的忍耐性去搜尋氏族中的職位，姓名，勳爵，甚至追溯到第四代的遠祖。

我雖然用了氏族這個名辭，但是，在原始時代的氏族和在夏天排列在海灘上的我們的家族中間有沒有區別呢？母親在用布做的蓬帳下面監護着最幼小的孩子；而父親則要年歲稍長的兒童們團聚着垂釣。這個小小的部落自然有她們的言語，在許多的家庭裏邊字的意義往往與家庭以外所用的不同。當地的土話能够使懂得的人狂笑不已，而外地的人則莫名其妙。有許多氏族對於這種含有神秘色彩的親密，感覺到強烈的快意以至忘記了他們以外的世界。也有那些緊閉門拒外人無從闖入的家庭中兄弟姊妹們的童年生活關連得那麼地緊切，以至於使他們永遠分離不開。關於他們和外界的一切交際全都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們結了婚

，而那些舅郎，姊丈，妹夫，嫂子等始終和陌生人一樣，除了極少數能夠同化的例外以外他們永遠不會成爲家庭中的一份子。他們不能享受到親的人的權利，而人家對於他們的態度也老是加以戒備。

我們所認識的有一部分老太太們以爲世界上唯一有靈魂的人物只特屬於自己家庭的人物，而家庭種種所有的人物是都有靈魂的，即使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也是這樣。由於這種觀念所以家庭便陷入於一種固體生活的自私主義中去，這種自私主義不但是一種家並且也是一種自衞，而這種自衞是對外的防禦聯盟。紀得曾經如此地說過：『家庭的自私主義的可憐的醜態僅次於個人的自私主義。』他的這種意見在我不大完全贊成，我以爲家庭的自私主義固然含有危險性，但是，至少是超出個人的就會生活許多原素之一。

只不過家庭是必須得要受到長期的吹拂和灌溉。『每一個家庭籠罩着內在的特殊的溫情……』我們已經描寫過家庭裏邊夜晚的情形，雖然肉體和精神都已經寬弛了，每一個也都回復了他的自然的動作，那麼，休息嗎？是的，可是這種自由把人們引導到什麼地方去呢？這實際是一切無限制的自由一樣，它會傾向到使得生活變得困難的無政府狀態。何爾斯描寫過的那些家庭大病就無形之中加以系屬了，大凡是一個人所不喜歡的，那麼對於一切其他的人都得予以禁止而帖耳也就代替了公正的話話：

『一個人聞到了花香要不舒服，而另一個聽到了高亢的聲音要不快樂；一個人要求晚上能得安靜，而另一個人則要求早晨能有鬧聲；一個人不願意人家提及宗教，而另一個人一聽見了談論政治就要咬牙切齒的；大家都得要忍受那種衿互的限制，大家都要莊嚴地去執行他的那種權利。

一個人說：

「花香以後我整天地頭痛。」

而另一個人說：

「昨天晚上我一夜也沒能闔上眼睛，爲什麼呢？就因爲你在晚上十一點在右闔門的聲音太響的緣故。」

在吃飯的時間內也好像國會開會而擔心着個人都要訴說一些自己的痛苦。不久，大家全就盡了這種種能的法規，於是所謂議會就只是把這些律令彙給孩子們而已。』（註七）

在這種家庭內家給養生活的是溫暖的着通的一般人，健壯安睡散步時是走得緩慢的腳步就配合大家而步伐似的。那麼，自己覺得悽嗎？是的，但是，也不過是精神生活水準的降低和墮落而已。這裏有着很好的證據在：只要有一個聰明的客人來共餐時水準馬上就會重新升高。這是爲了什麼呢？往常壽悄悄地或者耳語一些可憐蟲的人們也會變得非常興奮的呢？原因，就是他們得了一個外來的人使用了家庭中所不願意使用的那種力量。

因此那種家庭的閉關自守是一件不健全的事情。家庭圖這像一條河得一種寬闊地給外來的源頭補養。外來的人不一定是要有什麼見的，但是，大家都得要以爲他時常在面前一個偏外來的人有的時候是一個大會來，而有的時候詩詩一個大詩人。在新教徒的家庭裏我們可以看到人們的思想是如何受到拜天禮讚拜的薰陶。英吉利的大作家中間有許多人的作品是得力於和這一部大書籍常常親近的結果。而且在這個家女人能自自然然寫作得很優美或許也就是因爲這部宗教作品的薰陶代替了家庭環境的冷落而使她們從小就接觸到偉大的作風的關係。十七世紀的法國西的婦女知：秦納尼夫人，拉法德夫人她們是受到了拉丁教育的緣故。阿爾又說：『許許多多家庭生活的危機之一，都是因爲說話的時候從來也不說完他的句子。至於這一部我們據談領我家庭和人類最偉大的作品時時刻刻予以接近，而真賦的宗教信仰，，藝術的愛好（尤其是音樂），共同的威洽信念，共同的合作事業……這一切是都能夠使得家庭超越着自己的。

、常常的一個人所有的特殊性是要想他的家庭中的人們所承認，倒並不是由於他們讚賞他而是因爲家庭慣於在一種習慣上被聯的關係。當開勃爾合婚姻的傳記出一觀，只有她們的父親一個人不承認她們是小說家。當愛川蒂托羅斯泰夫人讚美托爾斯泰的天才，托爾斯泰的孩子們崇拜他並努力地想崇拜他，但是，孩子和兒女不由自主地覺察他發生了一個可笑的，無禮的，粗糙的普通人性格，和他的大作家天才糾以同樣的複雜。在德斯泰夫人所有她的托爾斯泰的說過『使用我使我不能了解的』一類的話向別天耕出人意外地屬附拍扁十五位客人的午餐的一個人。

我們很易在家庭中可以讓我本來面目，但是也不過是還我本來面目而已，我們並沒有辦法超過自己的。在家庭內一個聚合會得發生驚奇，而英雄他是無法可以使他的侍僕，阿爾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即使使家庭不至於不認識我的天才，但是他也會用那不相干的態度來觀念地抑壓天才的氣概。』所謂一種家庭並不是因爲家庭而他們的思想而是感覺到家庭內出現了一個天才是很難的。假使姓X或V的姓氏中出現了一個偉大的傳教家或是政治家，那麼一個姓X或姓V的人都感覺到有一種驚愕，那並不是因爲傳教者的演說感動了他們，政治家的改革使他們的外觀有所發，而且認爲姓X或姓V的姓氏出現在報紙上是一件十分光榮而又是十分有意思的事情。假使一個物理學家證講的時候他的家族的秘事已經是很，那並不是因爲他們是理解理解而是爲了要保持他的尊貴的緣故。

這樣看起來家庭是有一種把她的份子同化的平凡性，因爲家庭的秘密就是了相互間的了解，所以第一點已經可以作爲那些反抗家庭的原因解釋了。以為我們發明出這些

得在「地上的食糧」一書中的咒語：「家庭，關緊的區域，我恨你！」並見我還請你回憶一下他那「神童」一書中長兄對胸弟擺脫家庭而回復自由的描寫。可以見到就是在最偉大最優秀的人們的生涯裏邊也有許多時間叫人想到爲了完成他的使命起見應該離開這個過於溫和的家庭，擺脫這種過於輕易獲得的愛和相互寬容的生活。這一種時間就是托爾斯泰逃到寺院裏去以至於病死的時間，也就是青年們所聽到的『你應該離開你的爸爸和媽媽』的那種呼聲的時間，也就是保羅．高歇辨棄了妻子，兒女獨自一個到泰侯地島上去過著伴侶式離家生活的時間。在我們中間每一個人一個人一生中至少都有這麼一次都會聽到長兄的呼聲而自以爲是一個神童。

我認爲這是一種幻像，這種家庭就是這種那最初是自然的繼而是惡劣的結合，還無寧說是趨向另外一種並不自然的生活，因爲不能孤獨地生活的，所以離開了家庭，那就得走向寺院，或是走向文學團體，但是，牠們也有牠們的寬容，也有牠們的束縛，也有牠們的淡漠。要不然就得學尼采一樣地變成瘋狂。『在捕像的幻想中是不會感到瘋狂的。』但是像馬克．阿雷爾（註八）所說的，明哲之道並不是隱在日常的事務以外保守明哲而是在固有的環境下保守明哲。要逃避家庭生活是容易的，但是，那實在是就容易的；那麼改造而提高家庭生活那是更加的困難更加的艱鉅。只是有的時候青年們自然而然地見到家庭的束縛超過家庭的偉大，這是所謂「沒有同情的年齡」。爲了要作進一步的討論起見，所以用更明瞭的方法研究家庭內部的世代關係。

世代關係在幼稚的兒童年齡的情狀我們已經加以叙述過了。在母親方面那是本能的而沒有保留的溫柔；在孩子方面那是依靠和信賴：這都是正常的狀態。在這裏我們幾談再加入叙述父母在兒童似乎不關重要的時候最容易犯的若干錯誤。最爲普通的就是寵壞嬌養的兒童，使孩子們情於自以爲具有無上的權威，而實際上他裏面的勢力不過是以父母的弱點所造成的，這種是再危險也沒有的了。一個人的性格在生命的最初就已經形成了。有沒有紀律這種事情在一歲以上的孩子你就已經給他決定了。常常地我聽得人家這麼說（我自己也常常這樣說）：

「大人對於孩子的影響是十分稀少的，生來的性格那是沒有法子可以變的。」

但是，在多數的情形中大人還可以用初期的教育改造孩子們的性格，這是人們所難予想像得到的事情。對於孩子在開始的時候就應當使他有規律的習慣，因爲，凡是不懂得規律的人是註定要受苦的。人生和社會自然有牠們的無法可以動搖的規律，疾病和工作決不會遷就嬌養的孩子。每一個用他的耐性和毅力去開闢他自己的道路。可是，那些嬌養的孩子們，他們生長在一個神怪的虛偽的世界裏，一直至死他相信一響，一笑，一怒，一哀都可以變動別人的同情或怨變，他是應該無條件地接受就像他的過於嬌縱的父母，一樣地愛他。我們可以知道，像這樣嬌養的老小孩和那些因爲有天才而聽到了最後的最高峰的極端人，一樣到了最後終於是要由一種十分幼稚的舉動而把所有的一切失掉的，就好像那些在六十歲時還以爲眉目之間足以表現胸中塊壘的女人。要補救這種病，那麼作爲母親的，必定要在孩子將要開始對於世界有著深刻的主要的經驗的時候就教他懂得規律。

雙生形特雷會說過有許多因爲因爲手段笨拙的關係，許幾個在孩子中因爲不能抱著大公無私的態度而致兒童發生很大的憂鬱和神經刺激。在許多的家庭內兄弟姊妹間的關係是友愛的模範。但是，假使以爲這是天然的那未免太冒失了。像仇敵一樣的兄弟是從有文明以來就早經描寫而且是極端悲慘的一種局面，並且這種悲劇也是永遠沒有一種解答的。兒童誕生時候的次序對於他的性格的形成上是很有重大作用的。第一個孩子變得常常是驕養的，他的憂愁和他的恐懼，對於一對新婚的愛情還是十分濃厚的夫婦，顯然是一種新奇而迷人的現象。家庭的注意全部集中在他一個身上。但是，不要以爲孩子們自己是不會覺察的，相反地孩子們却會把它注意到的，而以爲這種中心地位是人家對他應盡的義務。等到第二個孩子生下來。第一個孩子所受的父母的溫情就無疑義的要被分享，因此，他甚至感到自己爲了新生的一個而被犧牲，所以他變得痛苦。做母親的呢，她感覺到這個最幼稚的是最需要照護的，這也是很自然的一種情緒。她看着第一個孩子漸漸地長大，於是就把大部分的愛護照管轉注到新生的那一個身上去，而對於那剛在成形的幼稚的第一個孩子這種情形確實是劇烈的變動，深刻的悲哀，留下了永遠也難磨滅的痛苦的痕跡。兒童的情緒甚至於到達逆轉變化的程度。因此，他們會得咒咀那個不識趣的闖入者，會祈禱他的早死，因爲，他把他們所有的權威全部剝奪掉了。有的則想以自怨自艾的法子來重新獲得父母對他們的關懷；疾病往往是一種獲得寵愛的方法，這是一般女人用來使人垂憐的法子，使自己成爲該生活圈子的人羣的中心，已早爲人皆知的事情，而孩子們也會扮演這種沒有意識的喜劇。許多孩子一向是很乖的，到了兄弟誕生的時候會變得十分的頑劣而做出各式各樣的醜態，使父母又是驚異又是憤怒，實際上他們是在努力使大人們再來看顧他們。要時常預先準備好準確地說過（我也相信是這樣的），長子（或是長女）的心理都多其生也都是可以辨識的。第一個生的常常是留戀以往的，他是保守的而有時又是嚴哀的；他愛談論他的幼年，因爲那是他最幸福的時期，次子（或是次女）却傾向於未來的追求，因爲在未來他可以超越長兄（或是長姊）他常常做個主義者，常常是善於嘲弄的人。最小的幼子也是一個

的孩子，尤其是當他的長兄們年紀已經很大的時候他是更寂寞的，因為，他所享受的環境永遠也沒有別的幼弟幼妹來和他爭的，他也沒有長兄們優害，他們還時常給他指揮和父母差不多的長官的態度，他是被「溺愛」的。這種孩子長大時往往在人生中很易就順利，能夠有所成就，因為他有自信力，以後和長兄長姊們一起生活時他受着他們的統治而努力要趕着追出他們，他本是落後的所以必需得要繼續努力追趕。（註九）

在好幾個孩子的中間的父母應該把母愛和父愛極力地予以維持平等，即使事實上不能如此（因為各個孩子的性格，其可愛的程度免不了有所差別）也得維持表面上的平等。並且應該避免使孩子們猜測着父母中間不和睦。你們應該想一想，在孩子的腦海裏父母的世界不啻就是神化的世界，一旦在這樣世界中發見了神仙們爭吵的時候，不是將要使得孩子感到大大的失望麼？他們最初是感到痛苦，繼而是失去了信心。所以那些在生活中對於任何事物都要表示反抗的男人或是女人，他們的幼年往往是遇到了父母的矛盾，就是父母們一面告誡他不要做這做那，而他們自己卻做了這種事，一個輕視她的母親的女孩子她以後也將輕視一切的女人；一個專橫的父親使他的兒女們，尤其是女兒把婚姻看做是一件可怕的苦役。『真正能夠享受家庭之樂的父親一定能使兒女尊敬他，他也尊敬兒女，盡量使他們遵守紀律，可是並不過分。這樣父母永遠不會遇到兒女們要求自由獨立的可怕的時間』。（註十）童年到青年的過渡時期，因為有了這樣的父母而以最小的限度的痛苦度過。他們比較那專橫的父母要快樂多了。『沒有隨着年齡而經過儀表優遇了的愛，是比任何情緒更能產生甜美的果實。』

一九四五，五，十九，雨天。

（註一）Paul Valery現代法國大詩人。

（註二）François Mauriac現代法國小說家。

（註三）見Alain Les Sentiments Familiaux

（註四）Mme de Warens 盧梭早年的保護者兼情婦。

（註五）Stendhal十九世紀法國大小說家。

（註六）Charles Peguy法國現代神秘詩人。

（註七）見Alain Propos Sur le Bonheur。

（註八）Marc-Aurèle 紀元二世紀時羅馬皇帝。

（註九）見Dr. Adler 兒童教育。

（註十）見（註一）同書。

（上接一二七頁梁紅玉）

調有，她還有一個頗為發現，就是「鶴林玉露」上說：

「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還要在不寫她如何擂鼓退敵，如何親冒矢石，而單說她世忠失機以後，反而上表彈劾丈夫，不代丈夫說過，反去請罪，這種明智聰明的地方，又豈尋常女人辦得到的，焉能不使一「舉朝為之動色」？

「人名大辭典」上「梁紅玉」條下末尾有一段說：「非韓世忠掛帥，紅玉纔驚為英豪，與士卒同甘苦，又能得用機智來應付士卒，並沒有武的色彩。

找了半天的材料，古今著作中只有說到梁紅玉的非常，有這麼一些而已。而大家都在稱頌梁紅玉是如何的精於武事，還未免把這位特別出衆的女人看得狹了一點。馮夢龍的「情史」，在「梁夫人」條內，有一段議論，說得很好，如：

「梁夫人不遇蘄王，則不遇蘄王，不遇蘄王，則終身一娼而已。夫閨閫之微姿，臨之以父母，許之以媒妁，錮之以門戶，拘之以禮法，終之皆不得有以自見。不幸失身倡樓，乃不能操一往無自擇，而竟觀其結佳之緣，可不悲哉！」

馮氏的意思，就在乎指出梁紅玉是個特別不尋常的女子一句話而已。現在，我們現在常常稱梁紅玉，介紹她的時人，不一定也去表揚她擂鼓戰金山的一幕，而把往事說她不一定精於武事，是十分聰明穎悟，還曾是過人呢！

在她的事蹟中我們有一個疑問，就是在已經找到的資料材料中，並沒有特別寫出「梁氏字紅玉」的記載，「紅玉」二字，也不見拼載，各書統謂之為梁氏，那麼，「紅玉」二字是如何出來的，這不能不是一個疑問。

最後，還找不到不便是她的材料，而與她有很大的關係的，就是戲曲裏「麥舍開獎錄」有一段關於「韓王夫妻」的記載，這裏又出了很大的問題了。如張爵類引「夢園瑣記」說：

「湖海叢書夢園瑣記引錢曾夏錄韓王墓碑記載：王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茅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一般曲詞又加了一段按語說：

「後世止知有梁夫人，觀此，知蘄王元妻乃白氏，餘皆妾也，以王功大，故並受封。周氏亦娼女，見王明清揮麈三錄，第四卷說。」

這表在韓世忠的家庭方面出了問題，究竟韓世忠的正妻白氏，是怎樣來的？是在梁紅玉沒歸以前就有的，還是梁紅玉歸以後有的？假使以前有的，史册不應只有梁紅玉把韓世忠說得以一小卒，而有妻妾，也不相合，如果梁紅玉後有的，而白氏稱正妻，就有損梁紅玉成全的好意於不顧，使我要提上之禮？這位白氏正妻，是有待於兀朮於黃天蕩，周氏獨得不講聯盟了。也許是韓世忠後來收用的，唯大概無關，本題應該不消了。手邊沒有「揮麈三錄」，沒法子去看看原文如何記載的，如今算是有此一疑而付諸闕疑吧！

梁紅玉在不失為古今特異的女人的表現之下，更以少許的故事會使傳之久遠。在一般社會之間，總比秦良玉來得普遍，沈雲英知道的人更少了。只有木蘭能和她齊不多，然而木蘭的事蹟，比她更玄虛了。這樣，她簡直是因為擂鼓戰金山一幕才能如此吧！如今我們開對於她的武的方面，來注意到她的機智聰明方面，這樣，或許是對於梁紅玉，是一種很需的看法啊！因為她比秦良玉差得太遠了。

文明結婚禮的典故



石 城

自從歐西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國都市裏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沾染了西洋式的毛皮。現在都市裏盛行的種種儀典，大多將歐西的禮俗襲而採用了簡便的西洋式的禮節了。雖然我們很清楚，有許多中國古老的習俗是落伍的，麻煩的，但是當我們利用西洋式的禮節來代替牠的時候，我們最低限度也應該知道：牠是『怎麼來的？』和『爲什麼這樣？』這兩個問題吧！近十數年以來，在都市裏已經很少見到抬大轎，打紅旗……的舊典和鳳冠霞帔的新娘了吧，差不多新郎們都穿上了黑禮服，新娘們都戴上了長得拖地的頭紗，穿着銀白色的禮服，挽着小兒走進禮堂舉行文明結婚禮了。但是所行的禮節的來源和爲什麼要這樣，大概十之八九是不甚清楚的，所以下面就用極簡短的幾行文字給讀者們來解釋一下：

結婚戒指的來源及其演變：在歐西上古史上述及人類最初母系社會時代，一個母親爲要和明曾和自己發生過關係的男人，以避免孩與下一代子孫也發生了關係起見，就用蘆葦編成環，掛在男人的頸上，以資清楚，社會進步到男女平權後，也就因襲以上的習俗而變成當舉行婚禮時，用一個蘆葦編成的環將男人自己和對方的環在一起，他們相信這種環能將對方的靈魂圈住到自己的身體裏來，由此又漸演變傳入文明開化最早的埃及，埃及人就改用金，鐵，銅，木，驢，皮革，金，銀等質料作成戒指戴在手上代替了以往的習俗，直傳到現在爲一般人採用。

新娘子爲什麼戴頭紗？在古羅馬和希臘地方的婚禮，他們的新娘全身都用一幅巨大的黃紗遮着，這種風俗流傳到後世就由黃紗而改用了白紗，因爲在西洋人認爲白色是至高無上的純潔的代表色，同時近代人更以爲頭紗罩在新娘的頭臉和全身，也就是一個獨立自尊的女性走入男子的足下，屈服於男人的表示，另外還有人認爲那是長的頭紗，就代表了女人的聲美，襯着在身後發出無限的女性的光輝和神聖，也就如同自由神的秀髮飄蕩在天空的象徵。

新娘花球的意義：十四世紀時在法國有這樣一種風俗，當他們舉行一個婚禮的時候，和我們中國舊式婚禮一樣的有所謂鬧新房的禮節，就是參加婚禮的賓客們爭相搶奪新娘的襪帶。新娘因爲怕賓客們伸手抓到大腿上來拉襪帶，也就自己把襪帶不加緊結先去許多麻煩，可是如此也仍免不了使賓客人們來搶取，於是在那世紀以後，新娘就開始自己將襪帶解下來擲給客人了。無論如何一個新娘把自己的襪帶解下來擲給人在近代人看來實在有點不雅，於是等就借用了一個美麗的花球擲在賓前，在婚禮完成後，擲給一般賓客，並且傳說能得到這個花球的女孩子是最幸運的，也必定是一個最近就可以成爲新娘子的。

爲什麼在婚禮完成後要向新夫婦投米？在歐洲古時，他們舉行婚禮以前，父老們在這年青的一對的手掌裏，都放一把麥粒，等到婚禮完成以後便用麥粒和米投在他們的頭上，他的意義是表示他們的結合是圓滿而有碩果的，傳到後世人們感要增加趣味和美觀也就加入了彩色的碎紙條和各色的豆子，但總之其含意仍是一致的。

『白』色的結婚禮服：最初古羅馬人，當他們舉行盛大的祭祀典節和慶祝時期，他們都穿一身潔白的長衣以表示自心的純潔，後來西洋以白色的衣服爲最光耀快樂的象徵，尤其在女性對以白色代表了自己的身心的聖潔和無瑕，在婚禮舉行時爲要象徵純潔，忠實和愛情於是就用了全身的白色是最合宜的。

蜜月期的真實意義：在很古的時候，種族的鬥爭是十分激烈的，更有所謂掠奪結合的風俗，在一對完成婚禮後的夫婦怕其擄妻子的種族發覺，於是在第一個時間內，丈夫就把妻子藏匿起來，後人模仿了這種遺風，就在婚後一度相偕出去，但是他們的意義已經漸以變更，因爲有人以爲婚後的生活如很迅速的得改而很是立刻就所措了，所以利用蜜月期以保持較安時間這火熱的愛情，還不至在婚後立刻轉趨向消沉。

婚禮行列的掌故：中世紀西洋人的風俗，是以武士或騎士爲社會至高的中心人物，一般人以能拿武力相助的才是心目中最親密的朋友，同時也是能力能退對女人降殃的扞從之用，他們多半是純粹武夫們，他們受一般人恭拜着，敬愛着，同時因爲了伴隨結婚的遺風，在舉行婚禮時必須要有以上所說的武士們相伴以防與族來搶取新娘，傳至如今就所有的伴郎等的存在，至於伴娘等，牠們的責任是爲新娘穿衣，卸衣，及做結婚的證人，現在所謂的主婚人，證婚人，介紹人，媒人……在古時也同樣有着只不如現在有固定的名詞而已。

以上種種儀入中國以後已被大部的都市人採用了，同時我們也曾加入了許多自己的古典進去，就如文明婚禮時穿禮服和圍花馬褂的新郎們，那自當別論了，近年來的集團婚禮也可以說是我們進一步的進化文明，並且借用了西洋簡單的婚禮參加了我國儲付節約時期的須要，不能不說這是我們自己以文明和我們自己的須要了，總而言之我們明瞭了他們的來源和意義關係更加審以利用，加以簡節改善。



夫婦生活的控制與正確應用

生育與色慾之關係　優生學之信條　婦女與性的責任　强迫懷孕之害　控制生育是現代文明之結果　婚姻證明書　社會與遺傳　獎勵生育　早婚問題　生育良期　生命與精之調製

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　李鐸融

古人以生育是自然，與色慾無關，耶穌教以生命由禁慾而來，佛教則以觀音送子，懷孕生子，非夫婦所能爲力，此種迷信已爲世人否認，懷孕非夫婦之優劣，按著名之婦科大家謂，夫婦合歡興奮時之精子結晶，乃是懷孕之條件，所謂「强姦不能懷孕」，因婦女不樂之交媾，乃不毛之原因，夫婦同時樂歡之際，不易多得，故有人無子。

馬休（Matthews Duncan）實驗四百不能生育之婦女，只有四分一覺有性交之欲，不及一半感樂性交，故不歡之性交確是不毛之因，彼斯亦贊成如此結論，他並謂月經第一次，是色情最興奮之時。

世上有許多殘疾，不幸，反對社會，不能自立之人民，擾社會敗類，阻礙社會進步，宗教家稱之爲「魔鬼子女」，其實是人類種子之遺傳，人種不佳，遺傳後代，蠢愚子，與賤，智愚！關係先天遺傳之力，尤甚於後天學力，故欲改良社會，必先改良人種，欲改良人種，必須先改夫婦一切行爲，行爲最緊要莫如傳種之法，因人類良莠不齊，其關係就在夫婦合歡之一刹那，彼時夫婦存心善者，産其佳子，小孩則善，存心惡者，所生之子亦惡，我國古來胎教，早已言之明矣。

法國有一夫婦，家道豪闊，有一次行房事時，夫婦彼爭家事有味，總謂之亦發生拌嘴意，也是懷孕生男，待小學年齡，此子常患癲癇，雖錢物足用，而賤性不改，總要偷竊爲樂，後經校長開除，父母不勝慚愧，追根究源，始知懷孕時惡意之影響。

伊羅堪（Ellen Key）現代著名女優生學家說：「社會關於婚姻，不再偏重形式，只觀所生之子女如何，夫婦應專心致意於一種信仰，使心理，生理，對於交媾之工作達到全美地步，如基督徒專心之於禱告然始可。」

社會改良家經百年之久想欲改進人民生活，自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葉，始改良衞生，使工廠自僱體蒞於個人都能進步，覺得成年人習性已成難於改革，故轉而注意兒童教育，由是研究結胎問題爲生命之起始，由加爾頓 Sir Francis Galton 研究之結果，定義曰：「凡論及優生問題之科學，對於心理，生理，都有影響後代民族之質素」，所以今日優生學家欲改良社會，必先改良製造人種之法。

門格 Anton von Menger 有說：「優生之知識如果普遍，就能除滅罪犯，監獄，非如從前徒賴立法維關，青年男女關於懷孕問題，須受教育，也有人生子即是犯罪，必要節育，甚至使之斷絕生育，以免害人。

自一八七七年起至今，世界各國，英美，德，法，意，瑞，荷蘭，比利時，丹麥諸國，加拿大，凡白種人足跡所及之處，莫不盛行人力節育，生育率減少，法國尤甚，只有俄國不限制節育之舉，故其人數之增超乎白人各國，想以今日世界大戰，知人數之增能勝於金錢，軍火，由是各國整勵生育，嚴斥人工節育，墮胎，殺嬰之惡行。但是生育率雖多，而嬰子衞生和母親護育之法尤須講究，否則兒童死亡率亦多，如印度，中國，生育率，死亡率，均爲天下之冠，何容之有！節育之原因，不外二故：父母欲自家享受，怕子女之煩擾，這是不能自治，自私，之故一也，家道貧窮生活要太重，與其多生子女不能教養，不如少生更好，因愚蠢無能之人數雖多，不如聰穎精良之少數爲佳，故欲除去節育之害，必須創造富的社會，二也，從前有人討論國家衰頹是在人民之質，不在近七十，因太太久病，他常患失眠之疾，自覺非由精神之故，雖經百法而不可治，後遇來由的那 Remondino 醫之解要，病即由此而癒。婦女拒抑情慾，與患睡眠，欲斷的是非，精神恍惚，陷會的憂慮等病。

或謂世有偉人，永不娶妻而能成其大事。施谷脫 J.F. Scott 曾指出耶穌，牛頓，比東板 Beethoven 康德 Kant 四大英雄，終身不娶。除耶穌不論外，牛頓雖係專門的天才家，但是他爲人形似猿，比東板雖係著名的音樂家，而一生憂悶不樂，康德雖哲學著名而一生羸弱，所以智力極高者，色力亦極高，「英雄難過美人關」，十分有理，女人中最之難，尤甚於鰥夫。許多高明的老處女，每患精神錯亂之病，還有偶遇丈夫的太太。到三十歲關頭更覺難過色關，一個已經結婚的少婦年已二十六歲生有三子，偶見一人愛之甚篤，雖能拒其肉體關係，而心則纏綿不捨，不久各種病候發現，狀似癲癇，後遷居法國南方，歷六月之久，亦不見癒，回家後病見癒，一日忽又遇見愛人，不得已棄夫別子，和愛人逃奔，六月後奇體復元，肥滿勝昔

，業醫可證（Yriesfugels mental pathology），一個寡婦，自丈夫死後數月之久之發生喉嚨及氣管發炎，但已非湧，各種醫治，旅行，都不見效。二年後再嫁，不過數期之久，病已全癒，健康異常。

撫覺夫 Rumpf 有說，三十歲以前，性慾無害故惟以後倘生心理向念之傾向 mental sicearions，因結婚最好在二十五歲時，現代許多名人都是如此主張。三十歲以後仍堅守禁慾主義者無害，將來，有定時的性交，有益健康，毋庸置疑。

食，色，既是天性，用之有道，可保健康，安心學業，加增效率，國富民強，端在此處，絕對非罪惡之舉，惟過事淫樂，自是敗國亡身之禍，故規守乖頸，注重節慾，茲將節慾自治之法列下：

凡色情興奮時，當行體育運動，長途行走而生疲勞，可使身心渴慕休息，所以好動者可以減少慾念，而靜居者反難節慾，居室衣服切忌太熱，養成忍耐與冷是最好節慾之法：鮮氣，睡眠的空氣，被褥太厚，熱浴，卻能刺激性的系統，因凡能刺激皮膚者，亦能刺激性的器官，冷能使皮膚收縮，色情衰失，凡是避世之人莫不習知此法，衣服和體態也有大影響，近於生殖器之過衣服太緊，和內部壓力，使膀胱脹大，卻是色情之來源，飼面而睡，令脊髓充血，能生色相，故天主教中法蘭西斯派禁止仰臥，飲食有關色情甚大，啜飲品類都須避補，例如，鮮肉，火酒，酒精，各種酒色，英國麥酒，都當在世所禁用，且少年人不可飲大酒，甚有道理。與石羅米 St. lorome 告訴偽斯托惑安與白酒知備藥切不可飲，「酒和青年是私慾的兩火，加以容想如油添火必燃」，還有心理練習，注意緊要問題，亦可除去淫念，如熱心宗教，解決哲學，代數難題，也有暫時減少慾念之能力（在三十歲以前，以禁慾爲得，實在有效）。

愛情是天賦的，覺像的，情慾也是天賦的，觀樹的，那末，絕慾是假造，消極的，節慾有度須該身心社會國家幸福暫時可以成功，惟絕慾是違反天性，決不可能，亦不能稱爲道德，雖有特別人物在少年，壯年時，暫時能令慾性潛伏，但至終，或中年，老年後，勢必爆發爲害更烈，故婚姻是神聖，縱慾，絕慾，是罪惡。無異飲食神聖，饕餮，不消化，是有害衛生焉。

一個女士，她精力，體格，健康無比，知識，品行，也極高尚，中年未嫁，絕對誓守貞操，她是獨生之女，在三四歲時當與六歲的女遊伴，常以生殖器爲遊具。因其幼稚無辜故作此無知識之遊戲，待和遊伴離別後一年，即自然停止。她的健康和聰明在青春時大行發展，十六歲時偶然遇有心理的恐慌，致使數年內月經減少，同時色情大起，她以色情爲變態，不合衞生，力行自治抗拒，可是意志雖強，而不能減少色情，當色情興奮時常覺全身顫動，緊張，壓迫，悶鬱，發酸，同時又覺子宮擴張，卵巢右邊有神經調脹，子宮之反轉，以後受了檢查，她每日職務甚忙，臨寢務緊迫，而不能不有暗存色情，力禱自治壓迫，如此行爲已經數年，忽然月經完全停止，同時色念亦止，心境安定哀樂，月經減少就帶有色情衝動，但月經甚多，和完全停止，色情也行停止。這種光景經二年之久。她因患貧血病，受了長期馬爾醫師的注射，自那時起五年前直至今日，色念復興起來，故力行警戒，自恐有異色情的纏擾，她由是受苦日深，又不能向人述說受苦之由。她自說：「女人不幸的極，因她不敢提及這問題，惟獨自己受害，尤要假裝笑臉負此重軛」，此外，她的苦楚轉加，二年前，她不得已做起手淫，每月一次，如此手淫不止不能脫其慾念，而且留有但焊，失敗，眼看暗淡，因她自悔手淫是不自然而且是變態的，她又試行體育運動，唱歌，以及其他宗教運動等等卻不能成功。她自說：「我受這慾念孔穢痛如敗逃，歷年痛苦奮鬥，每月一次，每星期一二次，極力抵抗奈成兒戲，任何人工的防禦，都是不自然的方法，甚至自治，亦覺有後患，有時我覺得我沒有能力，下能再當這私欲的重擔哭」。

請「十三妹」反省

丹楓

走到巷尾街頭，都隨時見人們在評論着「飛輪隊」，尤其娘子軍「十三妹」，更是足以引人入勝的傑構。

近來，學生們的確太放浪了，大學生聚賭宿娼，投鞭樹把，中小學生無法無天，到處胡鬧，都是有目共賞的事，幸而我國的婦女性有當東方傳統的淑靜美德，所以，一向還沒有聽到女學生出什麼新花樣。

不過，一般「鳳巾」是向的小姐們到底是不甘雌伏的，終于在「飛輪隊」大肆活躍的時候，「十三妹」也登場了。

說起來，是讓人痛心的事，向以女子「無才便是德」標榜的我國，到今日女性能和男性同樣的受當教育，是經過多少人的吶喊而努力？我們女性能安享到這種權力，自然應該把握現實，來充實自己，以備將來，獻身社會，退而也應該做一個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反之，總是這樣胡鬧下去，請問什麼是收獲，前途又怎樣？

有人說，學生所以這樣生活不嚴肅，應該由學校來負責；可是在同一學校同一教師之下，依然有肯努力求知的學生。所以，現在我們拋出「飛輪隊」不談，只希望那些類似「十三妹」一樣胡鬧的小姐們，迫切的下一番反省！

婦女雜誌 第六卷 七月號 女性生活記錄

防空日記抄

嫣如

×月×日

清晨剛起來，無線電就唧唧響了起來接着「防空情報，防空情報，七點四十三分，有敵機數架為P17型由××向北飛來。」播音員啞而粗的聲音從喇叭器的報告了兩遍，我心想着今天怎麼來的這樣早呢？站在階前向天空仰望，哦！那不是嗎？已經來了，飛的很快，由南轉東又往北去了，聲響已聽不見還音時，無線電才急促的報告起來：「防空情報：敵機已來至本市上空，我們要嚴重警戒。」小孩兒們都笑了「噫：飛機早走了：現在才報告。」

午後傳來了可靠方面的消息，說是打壞了兩個火車頭，並死傷數名旅客。

前兩天才說沒空襲安靜的過了幾天，忽然敵機又放肆起來，不過空襲的目標也似乎改換了，從前是都市很擾以大飛機B29飛來轟炸，這些天來却專和火車汽車做對了；那一天掃射壞了兩輛汽車，汽車路上的幾個行人也不幸死傷，以致今天的空襲，市民不敢往郊外躲避了，深恐被機槍掃射，以前很怕炸死在防空壕的人們，現在又都躲在了壕裏。也許是頻頻來襲的緣故，已司空見慣，一般人的態度都較前安定鎮靜多了。對空襲有了多次的經驗，而才覺得了對於防空應有的常識，經驗即是智識呀！

邇來自當局下令：『少數小型機來襲時不發出警報』以來，人們都安靜多了，即是看見飛機亦不再像以往的鼓飛觀敵的拚命的跑了，都從容安然的待避，秩序非常良好，但有時候就徹夜難解，直到聽見咚咚聲響，始倉促慌忙的躲起來。而此一瞬間，飛機也就形影不見了。

×月×日

輕易不拉警報了，忽然無線電報告空襲，說是在××聽見編隊侵襲有侵入本市的打算，人們一聽是編隊轟炸的都慌張起來，樓門的馬路上，人馬車輛，擁擠得瞬時飛騰，那些人都是往郊野跑去躲避的，他們不管是否應該躲往野外，只是拚命的跑！好一向來沒有這種混亂景象了，這一定是聽說是『編隊』覺着就難免不了吧！

躺在坑上正在病中的鄭如結婚的小妹妹，聽說空襲就掙扎着要起來，要躲跟往防空壕去，我說：「不用去吧！怪了屈阿就不得了」繼母總不讓孤地去，但無效，只好攙着頭子溜被躲在壕裏，我們靜靜聽着，不一刻就是轟隆於××南下已沒有來襲的信號，於是大家才輕鬆的出了一口氣，解除後，小妹妹從壕裏上來，腦門還了滿頭大汗。

老董來了，大概是父親與他討論怎樣修理房的事吧，坐在屋中，他却先談起了第一次那傷亡慘重的轟炸景況，他說：「架架的幸明雁！王家的小孩的腿炸斷了迸在街上，大人們也不知道拾回來，什麼某某家院中落下一隻女人的手！什麼……呀！我簡直不敢再聽下去了，雖然那些慘絕悲慘的死亡我已聽過不止一遍，但每一聽到人們講論時，我即不由的聯想到那一日——那可怕慘極的一天的情景了，我並未親眼目睹那悲慘情形，僅僅看到那斷牆瓦礫破碎廢墟以及馬路上絡繹不絕的抬埋去的死者，心中就有說不出的難過悲傷，下班至家，肚中已飢餓作響都吃不下去。小郭告訴我她對門小孩兒的母親姐姐都炸死了，她找不着媽媽的屍體，只認得姐姐的臉，抱着一個腦袋在哭…呀！我實沒勇氣聽下去了。

老董還在喋喋不休，大概是談修屋的事了，我痺雜亂想，才安靜的看了一會書。

×月×日

又是這樣早就拉警報了，已非上班時間，還不解除，怎麼好呢！跑到門外一看，淨無邊際的冗長馬路上，已沒有行人了，路邊有幾個人躲在樹下。我並不覺意別的，只是慨歎離辦公地太遠了，穿過這條大馬路再通過鐵道大橋，還必再走一條馬路才能達目的地嗎！「七里的路程約摸走四十餘分……」我心中暗算着：「那麼拉過警報已有快十分鐘了，倘聽不見什麼動靜，依以往的經驗或者沒有來襲的模樣」了吧！

我走上了上班途，好在是警戒警報還可以叫走，一路上雖然不太害怕，但當一輛自行車疾馳的從身邊飛過時，卻下意不禁加速了步伐，同時兩眼注意路邊比較隱固的防空壕，一旦空襲時，我好得躲避進去。

已走過鐵道，我先放了一大半心，就是來襲我也不怕了，沒有一會兒，解除笛兒響起，我也安抵辦公室，而且還未到上班時間呢！想着途中經過是警報的說我：「妳的膽量可不小啊」不由安心的微笑了。

班中得讀上月份支出報告，無線電曾吱吱響過幾次，飛機只迴旋俯瀉即去了，同事們都未離開位子，聽說如果警報變戰鬪警報飛機，就要停止辦公的。但有時感到敵亦是不管警報空襲均要轟的，同事們都說：「命要緊呀！」

× × ×

偷煤孩子

曼娜

北地寒夢，早晚時刻是分外顯著的，我搖動着掃帚，掃着得門洞的灰塵，雙手涼冰冰的，心裏非常思念早春午正的陽光。

門外有孩子們的聲音。

「今天還去不去了？」

「開了鍋兒也得去啊！」

「溫三姐兩天是個錯，前天從站裏拿了一塊二十餘斤的紅煤，換出來的時候碰了腳，昨天哩，站上剛卸來煤，他就跟去了，倒是撿了不少，可是讓那個日本看見了，一個飛磚，不偏不歪正打在腦勺兒上，血直流。」

「他傻張，不會等到十二點他們站上休息吃飯時候多撿點兒。」

「嚇，其實那日本也不錯，他說，一天的兩次有，多的打。」

「多明白啊，他錯的他們想都搶打走呢，問問他，那末讓他跟出站不？」

「甭說別的，媽說待漲錢了，煤八毛錢一斤，劈柴都多少錢了？」

我好奇的心情很想看一看門外的偷煤孩子。

推開街門，四個身高不及四尺的襤褸乞兒似的孩子，擠在牆邊面臨着那蹊蹺的煤堆。

「有紅煤給我送過來。」

「拂得多錢大。」一個較高的孩子聲。

最小的一個孩子，提着一塊四零五落的籃包，揚着雙手看着我，又看看他的伙伴說：

「站裡從哪不是有煤？」

「你他媽的哪的幽？有小塊的早空了。」又一個較高的孩子說，那聲音，那神氣，使我很深覺的注視他許久。

「煤價錢天嗎，七毛一斤。」

我當時忘記回答他要多少的話，反而問他們被求索來偷煤法呢？

八隻小眼子似乎鎮靜的看看我，還是那最小的一個說：

「那有怕麼事？揀着，兜着。」

一陣襲涼的風，自西吹來，四個孩子擠在一團，我看着他們八隻並排着的光赤腳的，黑黑的腳背破鞋，包着破布，並沒有一對稍整齊些可以出對鞋的。

胡同口外停住一輛排子車，反穿着皮衣的趕車人，深長的吆喝了一聲，四個襤褸的孩子不約而同的跑去了，我看着那幾個小小的身影，感到了難言的緣故。

但是他們活得很好，一個鄰居們勸他們學做，想要他們賣鐵錢，四個孩子沒有一個肯接受哩！

四月二十五日

寒流

今天妹妹決定進醫院來。醫院的待遇太不好，夜間沒有值班的護士，因不必說，只顧病人不接見客人的時間，護士們就把病室的門一關，連影兒也看不見了。有一次妹妹口渴欲裂，怎樣拍鈴也不見護士到來，妹妹忍不住哭了，哭聲驚動了隔壁的，立刻護士聞聲而來，憤憤得了不得，連聲說：「這可怎麼好！這裏而院長聽見可怎麼好！」她們的痛苦不是本應人們的同情心，人道心，乃是醫與護人前途有關的營業問題，也就是職業問題，所以妹妹回家也好，白天我誰然有時需去上班，夜間總可以看顧她的。

今天是最新的日子，想買幾個妹妹喜歡吃的鮮果回去，但又還她不甚想給我回去，便什麼也顧不得買，三四併兩步走回家去。妹妹果然比往日前更覺無力了。隨便一吃，睡覺用具放給好，我便也先躺在床上休息。十點鐘我把東西去看她，因爲長期久病，妹妹的表現多半都沉陷於痛苦之中。她掙坐起來說：「剛才我似乎昏迷了腦神，我一定吃錯了藥，我覺得腹痛，快給我拿涼水來！」我打了兩盆涼水，她頭上和胸身都覆上毛巾，她於沉厚的喘息與淡淡的心跳之交集中細聲微息地說：「給我藥水！給我藥水！」她全身都淋漓於涼水陣中，我都糊塗了，父親和我還不停地給她灌水。終於她臉上的痛楚漸漸淡去，一種劇烈與奮後的疲倦淹沒了她，雖然那急速的喘息如故，坐在她近旁就感到心的快速的跳動，她眼光渙散，臉色蒼白，若斷若續地說：

「姐姐，咱們永別了！我就要和媽和爹在一起了！你給我穿衣裳吧！回頭晚了就不好穿了。」

淚水遮蔽着我的眼睛，我勉強打起精神的勸慰，同時設法使她安心起見，便把她所指定的衣服鞋襪都穿上了。我給她搽了臉，她的因受涼水浸潤而消瘦的面孔越顯得如水中仙女。我給她穿着衣服，她拘持着我，嘴裏使她的聲音不能連貫，她說：

「先前我曾害怕過兩次，但現在一點不害怕了，生死有命。你還年輕，只有一個願望：就是看作一個詩人，如今生命不允許我了。我死後你必須替我作

一個傳，說明這事。我箱中存的詩稿能發的務必將它們發表，就把這詩有機會也發出來。姐姐，我的志願不能達到，你一個人努力吧！以後若發生什麼我所要做的希望的事情就對着我的相片說一聲吧！」

我們兩人相掬而哭，父親則在一旁飲泣，連請醫生也沒有回來。我告訴她假使假如她所說的不幸事情發生了，我必給她寫傳，只是我的筆墨常拙劣，未必能恰如其份地將她美化，她的心始稍微安定。數年以來，妹妹是了解我的唯一的一人，凡我的思想行爲與一貫的觀念她都清楚極了。從母親逝世，到我的冷暖她就像母親似的那樣關懷，因我的對於自己的不在意，常使得她異常地負氣。她曾說我們兩人就是酸鹼與蘇鹹那樣的兄弟並非是朋友，我們的精神與情緒無時不在擁抱之中，我是怎樣超越於精神與形體的區別之沉醉中而不禁抱吻她了。她猛然理會，便立即以手巾緊上自己的口鼻，另一隻手抵拒着我，遠離說：「離開我，離開我，你要被傳染上了！」就在這浮游於生命懸崖之際，還頻頻囑我：「答應我！我死以後，你務必趕快到醫院透視和照像去……咱們家人太少，你千萬別太悲傷，當保重了身體。」她有許多我所沒有的優點，但也缺少我某些長處，我們實願意：如其兩人的長處併於一身那就好了，但世上沒有那麼美滿的事，因此相期結婚以後兩人的家庭仍住在一起。就在我懷着一切熱望而努力的當兒，命運又要將她從我身邊攫去，留下的日子徒讓我顧影興嘆？

自然一個病人難免發脾氣，但她說的話也就夠瘦夠慘的了：「姐姐，我只是你一個人的妹妹，我只有向你撒嬌，你值得我向你發脾氣，別人我還不值得發脾氣呢！」愛的諸方面之表現也有難於令人忍受的，難道妳今將拿留下悲哀的滋味讓我長久體驗嗎？雖信這味我已太熟悉了，難道人間別種況味竟是這般稀少的嗎？自然這倘談不到孤臣孽子的遭際，但年來，這句話不斷縈繞於我痛苦的思索中；每當我受着不幸將臨之預感的警覺時，一種悲哀期昂擄了我，一種茫無所靠附的求助情緒使我不自覺地仰首向天：余能着到底有沒有呢？我渴望着奇蹟之顯現了！

一點鐘時舍弟才回來，他跑了七八處醫院，一個大夫也沒請來。妹妹從新有氣無力地向他道別，他熱淚交流，說着傷了忙於自己的事就沒有伺候她，對她也沒什麼好處，而請求原諒的話。妹妹這時的表現極像一位大度包容的哲學家，坦然而寬恕一切。父親說既然請不到醫生，那末就到天主堂請神父來給妹妹領終（信者生前末次的告解——懺悔）吧！還弟又騎車出去了。但大到這般時候，諸事都是不便的，神父也不能立時就來，需等到翌早。恰好這時，一位朋友同着一位醫生來了，妹妹的那種瀕管欲裂的感覺已被冷水澆下去了而變成嘔吐不止，醫生遂打兩針強心針並留下止吐的藥。她心情稍定，說：這時好一點了，只要有一線希望，她就仍執着於生的。我目擊了祖母，母親和哥哥的死，但他們都是了解人生價值，了解人生義務的人，這使我覺得他們的親切與可愛，宛如活着的一般。我原本是執着於生的人，只爲生死非人力所能把持一事而不禁感到幻滅了；但我愛他們純眞的希望，我愛他們可寶貴的生命，這就是我生命的解答；爲了他們，爲了愛，我將永遠執着於生！

經過兩日的醫治，妹妹略見好轉。「傳」並非一定要死後才寫的，我確信如我們這種環境與教育根底的人，思想與人格是不會有什麼大變動的，等她再好一些，我的心緒安寧一些，我即開始給她寫一篇傳。在寫傳之前，我僅寫篇出這篇東西，留待異日妹妹，病癒的時候作爲她回憶的備忘錄吧！那時我相信她將更熱愛人生，更努力於人生的事業，她將立於人生的高潮上勇往直前，如黃河之水天上來。那時我將喜極而泣，那時我亦將仰首向天，而我的心情却殊異了。啊，我摯愛的妹妹！

不算情書

星子

幻塵：前天舍弟由唐山轉來你的信，因爲欲等待着你第二次的回信，想一并作覆，故而先將激盪起來的思潮，平定下去，今天果接十一日的覆信，「塵潮頓湧」，當然是不可抑止的了。幻塵！你果真因接到我信，而聯到野外獨自去欣賞初春的淡淡的景緻，一直到天黑才回來嗎？那我應當如何欣賞我信的力量呀！！竟能撥動了你假期中久不出齋房的大駕，不過當我看到「等我黯然迴如豆的小油燈」時，却又有些慨然；這句話似乎不像是結尾的話，你既然說我等你黯然起小油燈，那麼你就應當繼續說下去呀！我好好聽着呢！爲甚麼你引起了我聽話的勁兒，而後却閉口無言了呢？所以，我對你的回年禮，有些不滿。上次去信時，我記得這明白地表示過，關於寄至府上的信，我並不是擔憂姐姐們看，而是無意地隨便一問。不錯：既然是寫得出，寄得出的信，就不怕人看，尤其是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人，關心我們的人。我願意她們洞悉我們的坦

由，請她們了解我們的爭議；再讓與的說一句：我不但不怕姐姐看，而且設若你把我的信，念給她們聽，我都不會不高興，爲甚麼？因爲我時常會忘掉了我們的觀念，關係，是由朋友關係，而結聯起來的，意識中，總會將你拉到我的手足隊裏去，同時呢，我在做着一個有稱大學生兄長的妹妹，姐姐們也就隨我自己的姐姐，不過有時對她們比跟你客氣些，這是因爲不常在一起，而又不常通信的緣故「在哥哥姐姐們中間，做妹妹的，甚麼都可以公開，甚麼都可以說道，甚麼都可以請敎，沒有隱秘，沒有掩飾，更沒有虛僞。我沒有哥哥姐姐，常引以爲憾，僥倖的一個機會，將兄長的溫存，眷戀，吹入了我的生命裏，我不能自誇自禱地說：「吉人天相」嗎！所以，我總以爲我們的感情，好像是有相當的保障，絕沒有毀裂的一天。縱然有時彼此板起臉來，鼓足了怨氣，掉起嘴來，那也是一時的事，過去我仍舊照常聽兄長的話，做兄長的，也可以照常管敎妹妹，我絕對可以使我們永久地保持着現在的關係，更希望姐姐們，也明瞭我們現在關係的永久性，堅固性。假如我一離開以上的關係，而另換一個場面來說，我把你當一個男朋友看待的話，從我這裏做起，就要打破歷來男女交友，就企圖着訂婚結婚，或以此來做點綴青春生活的飾品，發洩捐擲熱情的良機的前例。我不相信男女交友非得都要留同一的步伐，走入同一的路線不可，像學生們在操場上體操一樣。異性的結合，須經過朋友的過程，這句話，不能少正確，然而不能說凡是異性朋友，必須得達到結合的地步，或者常常希望達到結合的地步。我說句冒充近似哲學味的話：（我自己的哲學）「一個眞正敬愛自己的異性朋友，應當時時擔憂有結合的一天，因爲一旦結合，彼此常會戴起色盲眼來，以前彼此認爲値得敬佩的特點，現在不知被一種什麼顏色給遮蓋了起來，彼此都覺得平凡俗厭，以往很好的友誼感情，常會受到重力的剝蝕。反過來說，如果永久維持着正常的，堂皇的友誼關係，或可益久益會宣厚彌篤，忠誠彌長」。不過我這種自以爲是的哲學論調，總不能完全與事實相切合，因而我只有把它當做一種內心的主張，讓這種主張默默地去支配我的行爲；而不肯輕易把它說給人聽，因爲我知道，它不會達到大衆的同意。我常說：「一個人，只要他的頭腦還會正常的工作，就有他的主張，而這種主張的不同，各如其面」正因爲如此，所以才顯成戲法化的人類生活，藝術化的社會內幕。我尊崇我的主張，然而並不希望人人都來實行我的主張。說句玩笑話，假如中國同胞，都來實行我的主張，那麼不但「有情人皆不能成眷屬」而且同胞的警句，更談論到沒有，豈不糟了麼？我知道，與生我就乘俱一種小我的特異性，所以我的見解主張老好像與大衆不同，這是一種病態，我明白。的確，自己不能禁之爲奢貴，可是這病態久已根深蒂固，不會輕易醫好的。幻塵！你是我所有朋友中最值得敬愛的一個，然而我需要鄭重地，向你聲明地是：這種學字，是繫於敬字而起的，絕沒有綜合上異性間的愛字。交異性朋友固然有時是因爲性的本能上的要求，然而一旦這種要求滿足了，我們能說麼根見就不能結識異性朋友了嗎？異性的朋友的種類很多，交往的方式各異，那就要看我們採取方式的技術如何了。如果你現在結了婚，我馬上會改變對待你的方式；不信，將來可以實驗到。可是，原有的敬愛，不會稍受影響的。我要在社交公開以來的歷史上，打開一頁新記錄——絕對甩開時代病態色彩，而以嚴肅諧和的，有頭腦的，不平凡的，嚴肅的色網，渲染在它的上面，無論是留給自己或他人，當代或後世，一種振奮的，剛毅的，發熱的，理智的感覺，做着穩善的，莊重的：欣賞與回憶，師法與警覺。幻塵！難道你不能幫助我實現我的理想嗎！幫助我完成了交異性朋友，亦是爲了彼此體諒，協助，激勵，實審，而不是非得向着結合的目標走去的新定理嗎？我爲兩面志同道合的朋友，順利地走到結合的地步而慶幸。但也爲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能順利地走到結合的地步而同情。我要闡明的新定理，對前者當然無用，對後者總能給他們些力量，讓他們擺脫開苦惱的糾纏，而自勇起來吧！以上的問題暫作結束，再來談一談畢業與就業的問題，你爲目下就要走出學校大門，開始在這追求穀粒的生活而畏怯？我認爲這大可不必，第一做事是學業完成後必走的途徑，第二你不是缺乏謀發的人，所以做事的目的，不必太拘於穀粒的獲得與否。爲追求穀粒而做事的人，在現在的時局下，固屬多數，而胸守穀身縮於事的亦大有人在，前者是爲了生活的逼迫而做事，後者是爲了尋求事業上的成就而做事。吃飯與事業，似乎是兩件事，固然不吃飯不能做事，然而吃飽飯的人，並不是就不需要做事，釋迦牟尼本是貴族出身，爲甚麼他還要坐在菩提樹下去修佛治觀呢？麥哲倫也不一定是不去航行世界一週，就沒飯吃，所以在一個有作爲，有思想，有進展的青年腦子裏，除去吃飯問題以外，還有事業問題的存在。幻塵！你有著聰明的頭腦，科學的理想，在事業方面當然已有通盤計劃，所謂畏怯也許是假之於行的表現吧？沒有得你允許而竟公開地在這裏回答你的信你會見怪嗎。祝你好！

梁紅玉

中國女偉人介紹

劉雁聲



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裏面，女人稱於武事的，著名的不過三四個人而已。如助夫破敵的梁紅玉，代父從軍的木蘭，以化外民族盡王的秦良玉，再有就是那位殺敵人報父仇的沈雲英了。可惜得很，大概這就是歷史上不十分注意婦女稱於武事的原故，關於這幾位著名的婦女稱於武事的小史，會一直沒有詳細的記載。所以比較上知道她們的從軍小史，也是只有一些皮毛就是了。如木蘭代父從軍，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可是木蘭的姓氏，竟又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結果，而她的事蹟呢，也不會有過詳細的文字，大不過只存在了一篇木蘭歌辭而已。由歌辭上來看，統共可以用兩句話代表就够了。就是「同行十二載，不知木蘭是女郎」！講到梁紅玉也不過如此短小的經過，而若干年來都喚傳她那一幕「擂鼓戰金山」的功績，別的就很少知道的了。

梁紅玉擂鼓戰金山這一幕，歷史上不過一兩句話如「宋史」上只是這樣的說：

「兀朮將入侵，以世忠爲制置使，守鎮江，金兵至，世忠已先屯焦山大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兀朮窮蹙，斬顧甚哀，再請纔三十里，繞江遁去。」

宋史上是這樣說，清梅禹金纂輯「青泥蓮花記」曾引了這一段。而由臨湖無善輯錄「香閨夢」歷代名媛韻詩，在梁紅玉項下，也只是寥寥幾句，如：

「王後破金烏珠於黃天蕩，夫人親操桴鼓將戰。」

這種不文過簡的記載，較之可以當得住的宋史所記載，尤爲簡率。這麼偉大的女英雄，只是如此傳說她的不可多得的功績，未免有些太省略些罷了。

仔細來研究這兩種記載。都是說梁紅玉曾在黃天蕩地方親自擂鼓督戰，把金兀朮戰敗而困居在黃天蕩。又到考之歷論與人名大辭典上，也不過與這種記載相同。

如今可以研究出來兩個結論，就是：

（一）梁紅玉一生最出色的故事，就是在黃天蕩擂鼓，金兀朮被困而敗走的一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了。

（二）梁紅玉在金山做出這麼一件驚天動地的故事的中間，梁紅玉只是「親執桴鼓」，即就是親自去擂鼓，記載文字中，並沒有說出梁紅玉擂鼓以外，又有什麼武藝親自把金兀朮戰敗。她只是運用這個方法，大將的夫人親自登舟擂鼓，以壯破，士卒當然是奮往直前。而最重要的就是梁紅玉的丈夫韓世忠，一定是在他的夫人親自擂鼓聲中，率領衆軍，直追敵人，於是才能使金兀朮受困，才能使「兀朮窮蹙，斬顧甚哀。」以文字的意思來猜測，梁紅玉只是曾經擂鼓助陣，而不會上陣廝殺。

而從兩條結論，我們姑且以梁紅玉擂鼓戰金山這一幕來說。她既沒有能精於武事的證明，而擂鼓倒能出奇制勝，還不外乎是利用激勵心理，使士卒們一齊受了感激而不甘心落後。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已經有過，如西漢王霸，自忍心把愛妾烹殺了，來振濟久困無糧的三軍，於是三軍沒有不捨命前去殺敵的。梁紅玉就利用這種心理，又有能發揮督戰的丈夫韓世忠，一擧作戰的獲能不把金兀朮戰敗？因之，我們對於梁紅玉的看法，以及研究的方法，就不能把她列入古今領兵的女將裡面，與什麼木蘭，秦良玉，沈雲英相提並論了。不把她列入女將裡面以後，對於她更要有一種特殊的看法，就是要注意梁紅玉的聰慧嫵媚，心思細緻，而且更是女人中膽大有智的一位。因爲無論當時的環境，又只有兩條道路可走，如：

（一）自己的丈夫韓世忠是以武將著名的，而一生也就是要以武事終了，決不會半途更改什麼別的。所以她也始終在武的環境，成全她的丈夫，也就是自己一生的生活要素。

（二）當時金兵南下，韓世忠和梁紅玉正當其鋒，不能不想一個出奇制勝的辦法，來激勵士卒，恐怕也就是諸葛亮在西城行空城計的意思，壯起膽來打算一陣成功，這與京劇裏演唐代故事[illegible]，西川節度使崔寧的如夫人把大夫人的簪環首飾都集在一起賞給士卒，激勵士氣的意思差不多了。否則，只憑韓世忠一個人不能功成，那就太危險了。

梁紅玉在當時只有這兩條路可走，所以親執桴鼓，似乎是身先士卒的意思，還是梁紅玉高人一籌的地方，她能利用這個技巧來成偉大的功業，這實在的難得，會說功與否的關鍵，弱是小節，因爲通常史籍找不出來梁紅玉精於武事的記載，由此，更可以證到後人寫書將梁紅玉擂鼓的圖畫畫做頭戴盔甲，英勇非常的樣子，旁邊又有女兵模樣的女人在那兒鬧着，似乎不大符合當時的故事象。否則，梁紅玉竟真

善於武事，而且平常預備了女兵們，不能就是在黃天蕩地方，擂一次鼓以後就不用了。而且韓世忠在宋代是名將之一，又是南宋中興名臣，而梁與金兀朮對敵的時候很多，為什麼史冊不見有韓世忠與梁紅玉某次某次與敵人大戰於某處的記載呢？可知梁紅玉最著名的金山一幕，卻不是因為精於兵事而得到，卻是有天賦絕頂的聰明，又有普通女人不能及的機智，敢法古人的獨特法，然後才能成此大功，而且挑誼婦人於一髮千鈞的時候呢。

「殺活」演義第十七回所說的「幫夫人能作朱兩鄉」，描寫梁紅玉如何英勇，還有梁紅玉自稱是「官拜京口營都督府」，但眾是演義戲曲之詞，不見得靠得住。據有「殺活」演義中第四十四回「梁夫人擊鼓戰金山」裏面，描寫梁紅玉如兵營戰，這又未免更近於戲曲之詞了。韓世忠身為大將，只以前後若干次功績來比較去看，就知道他的功勞都是由於戰勝務戰而來，如果梁紅玉也是精於武事，就不止用於這一次了。還有韓大評「鶴林玉露」上記載：「韓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又都無誤「香閨夢」上也載：「兀朮後殺命為陳於黃天蕩，夫人親操桴鼓督戰」。都不曾有什麼梁紅玉親臨戰陣與敵人交綏的文字，只是擂鼓督戰，那就看得大有出入了。所以說，與其說她如何的英勇，不如說她是機智過人，是婦女界中出色的人物，那麼，在歷史上成為幾千年下來有名的女人，也就是因為她是善用機智，在婦女中是最大而心細的了。

說到梁紅玉的機智與絕頂聰明，在黃天蕩一幕以外，還有一幕龍韻可以證明她是巨眼識人，心雖實在細緻，而見解也實在高人一籌。因此，又說到梁紅玉的出身與她和韓世忠結合的一段經過，比較黃天蕩擂鼓，更是以見出她是婦女羣中不可多得的人物呢！

拂都無諸「香閨夢」歷代名媛吟林上記載有：

「梁紅玉，京口妓」。

明胡金「宵屆璉花記」引鶴大評「鶴林玉露」上說：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

庸夢錄「閑史」也有這樣的記載。而「吉「宋稗類鈔」」也是這樣的說。京口，就是京江之口，即現在江蘇丹徒縣治，也即就是江蘇鎮州的地方。這個地方在宋代就是以妓女著名的如「東坡詩」上說：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宴會，座中有營妓出迎，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東坡索紙書減字木蘭花詞，對其警尾。」

這是京口營妓籍而有名的一篇記載，再看，京口是在宋代駐兵的地方，而且相國王銷奴「中國娼妓史」上有對於「南北宋娼妓之概況」一段記載，如引陳之瀛「晉陵雜記」上說：

「宋太宗滅北漢，奪其婦女隨營，是為營妓之始。後復設官妓，以給事州郡官員不攜眷者」。

可以知道宋代妓女，是有從屬事營的，有隸屬州郡的。京口是鎮，不是州，也不是郡，又是駐兵的地方，可以姑且斷定梁紅玉未嫁韓世忠以前，是在京口地方做營妓的。因此，她是與武人相近的機會較多，由此可以知道她與韓世忠結合是有一種方便機會，下面引出來一段故事。

據劉大評「鶴林玉露」上記載梁紅玉結合的經過，如：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

「宋稗類鈔」，「宵屆璉花記」，「香閨夢」等書，都是這樣記載，而因為這故事裏有韓世忠夢中化虎的記載，所以在「虎薈」這本書裏，也是這樣的記載。我們來看這段故事，先不必去研究韓世忠是不是什麼神虎轉世，只是注意梁紅玉那時只是一個營妓，因為古代妓女都是要在年節朔日到去與該營有司去祝賀，不像近代妓女是專門等候嫖客的。梁紅玉既是在正月初一的五更天去到該管府裏「賀朔」，當然是按着那時妓女的規矩，不得不去聯絡巴結上司，妓女都是被人看得很賤的，而妓女本身也有時很不當真，所以妓女的心裡甚不多都是富貴虛榮，只貪榮耀，又當官員的，在那一個環境裡，恐怕心裏中只有倚靠的上司了。這是普通的妓女都有這樣的心理，可是梁紅玉會在五更天看不滿意什麼的時候，而且辛辛苦苦的到府裏去賀喜，而突然看見守門的小卒，先不必說虎的問題，也許梁紅玉看見韓世忠身體魁梧，氣概特異，大非韓世忠後來是成爲中興名將的，一定是身體儀容都與平常人不同，加以梁紅玉機智過人，聰明絕世，自己平常就許有一種真想，打算暗中擇人而事，這既久鍾情花？或是也許梁紅玉雖是女人，而有男子的氣概，打算要像一個如何如何的丈夫，恰巧遇到韓世忠在府外守傳而被識，認得梁紅玉在冷眼中看出他的儀容偉貌不是久居人下的，也就是恰近於自己理想中的希望，於是詢問去問他的姓名，又或者因梁紅玉是紅一點的妓女，手中早有積蓄，也許是老早就打算好了，所以她的眼光與家裡就能識她他使往家裏請人，於是韓世忠就這樣的和梁紅玉結合了。可惜是歷史上只注意到他們以後的功勞，而把撮合這只有這樣一句來描寫概略，似乎還是因為梁紅玉有了後來的功勞，才寫了一句「京口娼也」，算是表示妓女中還有如此的人物。至於當時結合，也只說「乃迎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幾句話算是記這樣梁紅玉結合的狀態，詳細的話，就不見得傳了。然而我們在不求甚解之中，可以看出來梁紅玉的巨眼識人，以後的功勞先不必去注意，只此一端，梁紅玉已非等閒的妓女，更非普通的女人。她的機智聰明，可謂絕頂，更可以說絕妙而不染了。這是梁紅玉機智識人的一端。（下轉十八頁）

主婦

賀爾蒙與維他命

吳明

維他命這個名詞已經一般化了，賀爾蒙這名詞，也漸次的普遍化，在醫學上這兩種物質都是被苦心的研究着，所以最近已明瞭其相互間是持有密切的關係，從來人們都認為它們是毫無關係的兩種物質，所以現在我們不得不將它們作一個簡略的檢討。

我們都知道，調節生物的生活機能與維持生命必不可缺的維他命與賀爾蒙，都是包含着許多的種類，並且使用少量便能發出偉大的效果，相同的對人類都有重要的工作，故其相互間的關係，則非常密切，如維他命缺乏之時，一定會影響賀爾蒙之分泌，在女子方面，如缺乏維他命B時，則那種機能便會發生障碍，而致月經周期不定或無月經，所以在醫藥上對於診治那種機能不全時，一定會併用維他命B，並且缺乏維他命E時，則易為不姙之原因，甲狀腺賀爾蒙與維他命C更有協同的作用。

賀爾蒙是由人體內製造而分泌的，維他命是由外界的植物的含有物，必需由食物中求取，還在從前總當它們相異之點，然而現在此種相異點，已經發生動搖了。第一，賀爾蒙也可在植物中存在着，例如雌性賀爾蒙在酵母中存在，雄性賀爾蒙在椰子之果實，酵母及其他植物之胚芽中存在，風癀草中有腸賀爾蒙的類似物存在，這都是很明顯的例證。

其次便看一看動物體內所存在的維他命，維他命A存於肝臟與脂肪組織中，維他命D則存於皮膚，筋肉，脂肪組織及鳥類之尾尻腺中，維他命C存於副腎皮質與眼睛之水晶體內。於一九二八年，匈牙利的一位醫學者聖約傑伊氏（Szent Gyorgyi）由牛副腎皮質中提取出一種結晶，當初他還以為是副腎皮質賀爾蒙，然而在後來證實為維他命C，從此便引起世界的生物化學家們注視維他命與賀爾蒙之關係。

雖然動物體含有維他命，但差不多是由外界攝取的後而貯藏的，其製法與賀爾蒙在體內之製法差不多，譬如此維他命A存於椰子中！是由動物先將含可變維他命A之食物食入體內，再開始變成活性的維他命A，即所謂「勃洛維他命A」然後再以它在肝臟內製成維他命A，最近更有醫學家莫爾氏（Moore）做長期之飼鼠試驗，經很久不使含維他命之飼料，但副腎皮質仍有還元性，又飼犬也得如是之結果，並且又作了一個不飼維他命C之試驗，但在其飼料中發現有維他命C，尤是是人類在乳兒期間所排出的維他命C較攝取之維他命C為多，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動物體內一定會自己產生一部份維他命」。基於上面二點之結論於是賀爾蒙的區別也就更加含混了，然而近些年來，對維他命之研究已有相當之進展，維他命則有A，B羣（B1，B2），C，D1，D2，E，F，H，K，P等相繼出現，其中之B1，B2，P，C已得到了與體之結晶，維他命C即（1-阿斯可洛賓酸）近來以「D-葡萄糖」與「I-阿拉伯諾則」用人之方作合成，現在將其構造式與維他命A

三言兩語

唯竹

△新時代的文化生活，並不是只圖衣飾的華美，建築的雄偉，道路的平坦，飲食的修善，希望以「詩」為生活的最理想最崇高的體驗。

△「人類是自然的俘虜」雖不是鐵則，而受着宇宙的束縛環境的支配却是事實；但這些自傲不凡的可憐蟲還得意洋洋的賣弄着虛假的威，敲骨吸髓，瞞欺好詐，假公濟私，頤側搜奪，招搖撞騙……神氣十足；以為自己在監獄裡還能玩花樣！

△珮璫，貪污，欺騙……這些荊棘，如果日夜用愉快的心情去歡迎它們，生命便能放射出像鮮花稼草一樣的芬芳。

△財產的爭奪，領土的侵佔，國際間把的視錢如命，唯庫假的國際鬥爭……都是曇花一現，明日的廢墟；只有人類「偉大的愛」，永遠能織成美麗的詩，開着時新的花。

△三叢絕交，海誓山盟，義氣千秋，比翼鳥，連理枝，莫逆知己，患難之交…這些已成歷史上的名詞；現在把「交友」除去辛金錢作抵押還要隨時提防「竊盜攜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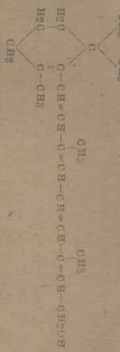
△社會的手掌一下打在青年的理想的頭上，於是希望之花變成散與的灰燼。

之構造式揭露於下：

維他命C
(阿斯可洛酸)
$C_6H_8O_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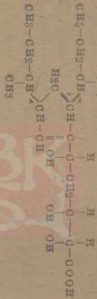
維他命A
$C_{20}H_{30}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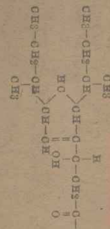
實由於溫鬚斯氏（Windaus）用紫外線照射類似脂肪體之「歐斯特林」而獲得了維他命D，現在更有人造維他命D之出現，其效力與自然界之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在類似脂肪體的「德利司體林」中能取得與賀爾蒙類似之物質，故維他命與賀爾蒙之製造，很能激起一般醫學者之興趣，更甚於維他命賀爾蒙雙方與酵母之關係已漸次明顯，所以賀爾蒙之本體更顯得明晰了。

近數十年中，對於植物界之發生素的研究，已經有了相當之成果，如荷蘭人古格瑟(Kogl)發表之植物生長賀爾蒙與歐金(Awxin)發表之從人尿得來之「歐金A」(Awxin A)與從麥芽得到的歐金B(Awxin B)最近又發表從尿得到雜羅歐金(Heteroauxin)，其各之構造式業已發表，茲列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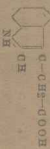
歐金a
($C_{18}H_{30}O_5$)



歐金b
($C_{18}H_{26}O_4$)



雜羅爾歐金
(C H N O)



上面這三種僅知為植物之生長素，至於其對動物之作用還不得而知，其對植物那就含有之據胞賀爾蒙之結晶能使西紅柿，鈴蘭，玉蜀黍等促使開花，及使米麥增收。

總結以上，從維他命作用開始一直談到植物之賀爾蒙，賀爾蒙之定義愈發顯然，但是分析其本能而得到酵母，歐金維他命都是能間接的幫助賀爾蒙之必需作用，而不能機械的把它們分開。但也不能觀維他命與賀爾蒙有同樣的作用的。

△戀愛是男女感覺到有彼此輔助的必要，結合在一起以求雙方生命的充實與互相努力得達「完美」的兩性交響樂。

△幸福與快樂是掙扎奮鬥的一點報勞，不是先天遺傳下來可享受的祖宗遺產。

△對於「努力」吝嗇的，不是卑怯就是惰惰，或者是愚痴；因為世界上存在有卑怯，懶惰，愚痴，進化發生障碍；而世的「價醜美」也不會輕易與我們握手的。

△記憶之花像一樣蝶蟬般的飄渺，心田的印像雖是淡薄的陰影，然這樂觀的情緒，卻永不會隨着暴風吹向海角天涯。

△戰場上飲彈浴血壯烈犧牲而死的勇士，光榮又榮耀，可是在政治的黯削，經濟的桎梏下飢餓而死的可憐同胞，唯有吃貪污的肉，喝奸商的血以洗淨他們的冤屈。

△現社會裏雖是衣服襤褸蓬頭垢面的，雖多是學識淵博愛世經驗宏富的社會中流砥柱；而那些西服革履儀表裝璜的堂然紳士者流，却常爲酒囊飯袋，甚或是社會的害蟲。

△女體絕不是俗衆的玩弄物，更不是宣傳的利器，尤其不是廣告的工具，乃是嚴肅而且流痛的人間苦悶的象徵。

△職業只不過是維持生活糊口的一種手段，事業才是人生創造的最高目標。

△話劇界：有的喊『有肉有笑有臉！就能淘金發財！』有的喊『推進劇運復興劇運，爲藝術而藝術！』其實，整個社會裏充滿着類似的矛盾。

△我總不相信人能吃人，然現實的寫照確是被吃者靜肅淋漓的哀求苦訴，而吃人者却毫無憐憫的「人心」的狼吞虎嚥的大吃大嚼！

麥芽糖之製造及原理

白薯的新用途

•中宣•

一、設法

A、材料：大麥芽、白薯（或其他之澱粉質之農產物如玉米，糯米，江米，黃粱米，小米，高粱米等）。

B、大麥芽：將不脫種皮之大麥，先用水浸一小時，使充分吸水後，置於溫暗處（20°C左右）使之發芽，其上覆以濕布蓆，以防大麥乾燥（時時噴水是甚必要）。如此經過二三日後麥芽之長度約為麥粒之一倍－一倍半左右時，置於日光下曬乾。磨為粉狀，即所謂麥芽粉，麥芽粉須置於乾燥之處。如因其他緣故而不能即時利用時則須速置鍋中，炒之使乾。

C、白薯：白薯之主成分為澱粉，其他又含有多量之水分及4%之葡萄糖，少量之纖維質等。

製前先將白薯洗淨，置鍋中蒸之（所加之水量為白薯之二倍），經過二三小時，白薯已充分煮爛，然後搗之作泥狀，由火上移下，待涼至60°左右（如無溫度表可以手指試之即將手指插入其中能忍至十秒鐘時之溫度）時即可將上述之麥芽粉再入其中，攪拌之，再置於火上（最好用溫火器）保持60°之溫度（不可超過65°C，或低至55°C以下）。至使之醱酵，經過六七時間，再由火上移下，然後將此變糖化之白薯醪濾其殘渣（濾時須用布袋，以手擠）。將濾好之醪液，置文火上，蒸發其水分使濃，即得麥芽糖。（糖稀狀）。如再繼續蒸發直至冒泡所發出之泡，經2－4分始能消滅時，涼後即得麥芽糖塊。

2、原理

應用大麥中澱粉分解之Diastase酵素，使澱粉變為麥芽糖之原理。其化學方程如次　澱粉 $C_6H_{10}O_5$ + H_2O → $C_{12}H_{22}O_{11}$ 麥芽糖。

在作麥芽粉時所用之大麥，必須是帶殼皮的。其原因，當因發芽中之Diastase酵素皆由種皮細胞分泌。如將種皮去掉時，則Diastase無由生出，故大麥不能發芽。（大麥當發芽時，需由此酵素將澱粉轉化為糖類，以供給發芽之能力）。

糖化酵素（Diastase）實適合二種酵素其一為能將澱粉變為糊精之糊化酵素（Dextrinase），一為將糊精變為麥芽糖之Amylase酵素。前者活動最適溫度為65°—70°C，後者之最適溫度為55—65°C。故當麥芽粉醱酵時必需保持55—65°C之溫度以使Maltase之作用旺盛，方能將澱粉充分水解為麥芽糖。如當醱酵時溫度失化過高（超過65°C以上時）則澱粉易於糊之，成為糊精之糊狀。又溫度不足55時，糖則特別醱酵而使澱粉變為酯酸，故對於麥芽糖溫度之調節應特別注意。

常溫糖化酵素（Diastase）於乾燥時至150°亦不失其糖化作用。但於水溶液中至75°C即失卻生活力。

澱粉由Diastase酵素之作用而能變為麥芽糖已如前述。然而當澱粉變為麥芽糖時，所有之澱粉是否能完全變為麥芽糖，則有討論之必要。（一）當加熱使澱粉變為麥芽糖之同時，有少部分之澱粉變化為糊精（Dextrine）。亦即同化學反應。（二）當澱粉變為麥芽糖時，因若將其生成物（麥芽糖）不斷除去，則此反應可繼續進行直至澱粉完全變分解為止。然當麥芽糖時其分解生成物（麥芽糖），不能取出。故麥芽糖濃度至一相當程度時，雖尚有大量之澱粉存在，亦不能變麥芽生成。此澱粉於麥芽糖濃中。其後在蒸濃麥芽糖時亦變為糊精。故可知麥芽糖中含有相當量之糊精。同時此糊精能增加麥芽糖之黏性。

家庭常識

滅除三害法

店主東

第一除蠅：蒼蠅常在汚濁的地方生蛋，消滅方法惟在去除髒物使其幼虫絕滅，這是根絕辦法，至於一些飛舞的成虫便須用粘蠅的發明法了粘蠅方法用拍子拍打，殺虫水撒着石灰鋪地都是很好方法。

第二除蚊：蚊的幼虫長在水裏，尤其在汚最污濁的水中為多我們可以把水中放些汽油或是煤油因在汽油煤油很毒放在水中誰不多蚊虫覺很可惜的，那們可以撒些石灰水也可惟巧惟妙的法子可將無的罐頭放入水裡這樣就把蚊的幼虫悶死了。

第三除臭虫：臭虫是春夏秋三季繁殖最快的吸吮人血的小東西也可稱藥撲滅不能說沒有害處除滅法用滾熱沸水從縫隙中澆之，所有的卵子也能將臭虫燙死，所注意的就是人睡覺門窗緊閉，將來臭虫復再來，不然很有不好的效果。

二

倚虹

△女人永遠是「趨時髦」的，這是還有許多年的變遷，然而，看看吧！現在的新派和時髦的服裝，「趨時髦」的小姐們已經在街頭巷服裝公司做實務的「勸業時裝展覽」了。

△常常有「看不起」自己丈夫態度的妻子，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除非是「摩登男子」，決不肯和這樣的妻子，長久在一起平安無事的相處。

△有着過分的自信心的女人，永遠是自己吃虧的，因為她常常把朋友的正直的勸告，下錯誤的估價，也就是在不自覺的時候，自己閉塞了言路。

△女學生歸角的新聞，近幾年來是層出不窮，簡直天天都有『某女學生公然在大街之上，向某某李×等秋波頻送，並甘做盜賊的跟從，由三四個一直隨警備家入內，幾在門外壁隱以待，致使李某大驚』的聽聞發生，這種無恥一些不懂禮門的擧動，在前：「當年新兒，鮮下閨閣」了。

△蕪京道警察部負責方面小姐，在市管主婦的婦女擁護會上，對女性的缺乏努力，實嘗不容忽視言論，發表兩句是：「我說到痛心的地方，我又要掉淚，不過，我不能不勉強說下去，否則，恐怕又受到『殘忍是女人最顯的表現』的批評了」。

△在婦女所講習上，張仲龢（編者按會員）小姐，提倡市女三中學校校長在與要管理上久自覺吾，主張女子中學校應該由女校長負責。

續談發熱性疾病

（一）斑疹傷寒

本病去年一度非常猖獗，幾乎無人不知並且有些談虎變色，實在是因死亡率很高的緣故。

斑疹傷寒的傳染媒介物是衣蝨，所以生活比較優裕的人罹患此病很少，其實最大原因是營養不良，在戰爭時期，難民罹病的最多，也是戰爭病之一。

本病同傷寒的最初症狀是同樣的，然而眼結膜紅赤，及全身發疹是與傷寒症不同的地方，並且斑疹的中心，可以看出蓄血點，斑疹的發生，先由胸部，肩背，蔓延而全身，四肢，可是顏面，項部很少，或者是不發疹，脈搏數，也比傷寒病要多，一分鐘超過一百次以上，隨著體溫的增加，脈搏也增多，發病兩星期後，開始[illegible]甚盛行，咳嗽與痰，但是在發病的第八九日，侵本病最嚴重，神經狀態顯著，譫妄，幻覺，[illegible]，震顫，若併發肺炎就很危險，喜飲酒的人，肥胖者及衰老者，預後都不良，所以去年五十歲以上的人，罹本病而死亡的人最多。

（二）發疹熱（又名滿洲傷寒）

發疹熱同斑疹傷寒很相似，區別點很小，所以提起發疹熱來知道的人很少，本病在滿洲最多，所以日本人把本病叫滿洲傷寒。

本病比斑疹傷寒要輕的多，主要的區別點是本病的腦症狀如譫語，幻覺，顫衣，摸床，神經興奮等症狀，很少發見，而斑疹傷寒則必有腦症狀，其次是斑疹沒有中心蓄血點，病狀的經過也很良好，預後也比斑疹傷寒的死亡率是少。

簡單的治療法，也可以用種痘施行性[illegible]治療法，少食，多飲白開水等治療要事。

（三）白喉

白喉在醫學上講，不是正確的名詞，因為 Diphtherie 不只於是喉頭的病，鼻腔裏也可發生，然而習慣沿用已久，也不能例外仍用白喉的名詞。

本病以小兒罹之較多，有接觸這病病的人最易被傳染。

白喉先由發熱，頭痛起始，嚥物感下困難，頸部疼痛，等等的本格現象發生，咽頭檢查可以發現腫大之扁桃腺上有灰白色或黃牙色之點狀物或膜狀物，名之曰假膜，這假膜漸漸擴大成為片狀，甚至面積蔓（將白小舌）全部擴及，於是成為，不易剝落，強使剝離，則能出血，這一點是與一般喉病的鑑別點。扁桃腺炎也有白色片狀物，然而易於剝落，並不出血，白喉經過大後，頸部淋巴腺也腫大，嚴重全身症狀逐漸不良，面色蒼白，不安煩燥，因呼吸而起狹窄，體溫不定，最高到四十度，脈搏頻數，若心臟衰弱過甚，預後則極不良。

本病沒有簡易民間療法，當然以從醫院。早日注射白喉血清可得全治，一星期或十日的經過，就可以出院。

如果有犬吠樣的咳嗽，聲音漸漸嘶啞，這即是假膜生於喉頭的現象，如果蔓延生於鼻腔，呼吸即甚困難，多以口呼吸，鼻汁多而成膿樣物，常常是鼻腔白喉，很容易被忽略的。

（秋穎子）

鷄蛋的選擇和保存

江　采

當我們在興高采烈地享吃雞蛋時，結果一打開是個壞的，這多麼令人喪氣啊！尤其是「三月不知肉味」的人們，費了百餘元買十幾個雞蛋來安慰子女時，結果一半是壞的，這不令人痛心！所以我們應在選擇上稍加注意，以免除這種多餘的生氣。

購雞蛋時最好不要購洗過的蛋，看起來雖是光彩奪目，其實蛋殼上的油脂薄膜已被洗掉了，蛋內水份因之蒸發，微生物也就乘機而入。有時因為雞蛋的氣室內的氣體因蛋殼有孔隙而洩出，微生物便可由孔隙中進去作破壞的工作。所以在選購時可輕搖蛋身，聽聽蛋內是否作響，假若作響，那麼一定是壞的；因為氣室內的氣體洩出後，蛋內即有空隙，搖擺時當然就作響了。有時因為附著在蛋黃兩端的繫帶斷折，或蛋黃膜破裂，蛋黃及蛋白混合在一起，故搖擺時也便作響。有時雖然蛋黃和蛋白混在一起而並不臭，這樣也還好不吃為妙，因為蛋好似一個生命，蛋壞了，也就是生命垂死了。生命雖然不臭，但終久是要臭的。

選擇孵化蛋時要注意它的形狀，蛋殼，和大小。蛋殼很薄，蛋特別小，蛋殼面有紅白的斑點，蛋殼中間有突起的圓環，蛋特別長或又短且圓，及其他一切畸形的蛋，都不可作孵化蛋。據實驗結果，蛋殼整齊的蛋的受精率若[illegible]，而畸形蛋殼的蛋的受精率只有[illegible]。孵化蛋的重量以二英兩上下，普通以長2.2吋或2.3吋，直徑1.8吋為最合宜，至於蛋殼的顏色則紅的白的都可以。

普通將雞蛋放在木櫃內或罐內，需是防止一氣空[illegible]被的最佳方法。要保存常久的雞蛋，可浸於水玻璃中（即矽酸鈉加水製成黏稠狀之液體），因水玻璃有填孔性，所以微生物不致從蛋殼的孔隙中進去。至於短期的保存期間，雞蛋裝在貯蛋器中也沒有關係。

孵化蛋須放在不冷中，溫度約10°C左右的室內，溫度太高，則蛋的胚珠便易發育。在保存期內須每天翻一次，因為蛋黃比蛋白輕，日子過久後，蛋黃便會漸漸上浮，使蛋黃膜與蛋殼膜相粘着，所以要常常轉動蛋黃的位置，使它不致粘在蛋殼上。保存的時間不可過長，時間愈長則孵化的百分率也愈低，最好在生出後就拿去孵化。孵化蛋更不可沖洗，否則孵化時便有不良的現象發生。

每[illegible]特[illegible]

生活在黑角落的女人們

北京救濟院第三習藝部訪問記

本刊記者葉倚虹

天氣酷暑得使人喘不過氣息，南風也像在故意和人鬧玩笑似的，把黑沙一下一下的揚到脖子裡，又和成了泥──就在這樣那麼的天氣下的中午，爲了更深切的明白那一些生活在背暗角落的婦女們的生活，同時也想把她們的現狀介紹給讀者們，便頂着當頭火蛇似的炎日，去訪問北京救濟院第三習藝部。

它座落在西單北皮條胡同中間，那路北的一座大門是很容易被人發現的；特別讓人注目的就是門道裏兩壁的玻璃櫥，玻璃櫥裡擺的便是正在「習藝」的院女的像片和以往歷次被領出時所攝的結婚儷影。

：源流和組織：

這裡在十年以前原是婦女救濟院，那時，是同其他五個市立救濟機關由社會局所直轄，後來，爲了劃一事權，才從二十三年六月改設救濟總院，由總院來分設四部。改組以後，這裡本是第二習藝部，因爲在去年七月又增加一部，於是這裏便由「第二」改成第三習藝部了。

它的內部組織很簡單：主任以下設助理員四人和教員二人，全部的事務和教務，便是由這僅僅的七個人來負責。不用說他們的工作是相當煩瑣，可是待遇方面却並不怎樣優厚，實在，他們的工作太偉大了；以他們的學歷和經驗，本不難找到一樣較好的職業，而他們卻肯這樣淡泊名利，不是辛勞的來訓育這一些可憐的婦女們，這種人類至上的同情，是多麼可感嘆！

：入院的待遇：

這裏所收容的婦女，半數是家境寒苦，半數是流落無依，流落無依的，便被虐的使女和妓女，自然是由警察局送來收容，家境寒苦的，便是由家長或親屬來呈請收容了。



鰥父與孀女

入院以後，不但衣食住完全由院方負責，還可以受到初級教育；她們在院中是一半工作一半讀書的。並且，院方對於那些優秀的院女，還有着走讀的辦法，如果被選入走讀生，那麼便可以不必再去做工，只是一心一意的每天到外面去讀書，由小學，而中學，一步步的去深造。

既然受到中等教育，那麼不論在學識和年齡上說，都可以有自立的能力，且能在社會服務了，過去院方所教育出來的院女，除去在院方服務的以外，在社會上充當電話交換手，醫院裏的護士和其他各界的也很多。

：紅線自來牽：

說到院女的出路，除去本人願

節約聲中：肥皂代用品

羅門

目前一般日用品價目均爲極昂，其中尤以肥皂爲主，價雖高而質甚劣，況且不甚去污，用於硬水中（即天然水內含鎂鹽，鈣鹽及其他礦物質。）而成鈣肥皂（Calcium Soap）即沉澱析出鎂鹽及鈣鹽，此實極爲耗費肥皂；也即面盆或浴缸一圈污垢之生成。有色之毛織物如用肥皂在硬水中洗滌，肥皂中之鈣鹽多附着於纖素之間，久之可失去其原色和柔韌性。雖然近數年來有多種之無肥皂性之肥皂（Soapless Soap）發明，但價目駭人聽聞，更不合於節約時之需。所以肥皂一物，確令主婦們束手無策難以解決。下面由筆者介紹諸主婦一種肥皂代用品，既經濟而合實用。

即用普通任何植物之灰燼如豆灰或香灰等，浸於水中，約一晝夜，灰渣則沉澱；可濾出，用此清水洗滌任何衣物均爲良好之去污劑，洗去任何污垢油漬而無肥皂之缺點。此係因爲植物之灰內含有多量之碳酸鉀（K_2CO_3），其中尤以葵梗灰含之最多，用柴梗及香灰均略次之。碳酸鉀爲一種含有去污性之化學用品，故洗滌任何衣物均不錯。

但假如主婦們感覺到植物灰水的去污性倘不太大的話，那麼筆者再介紹你們一種簡便方法：

就是將植物灰水內略加少許之石灰水（即氫氧化鈣 Calcium hydroxide），其反應可用下列方程式表示之：

$$K_2CO_3 + Ca(OH)_2 = 2KOH + CaCO_3$$

碳酸鉀＋氫氧化鈣＝2氫氧化鉀＋碳酸鈣

碳酸鈣爲一種乳白色之沉澱，係爲弱酸，而氫氧化鉀是一種強鹼，或稱苛性鹼，二者起中和作用，但因含有氫氧化鉀是較多，故成鹼性反應。氫氧化鉀其性質和氫氧化鈉（氫氧化鈉爲肥皂之主要成份）極相似，去污性更強。但要注意氫氧化鉀含有腐蝕性，如太濃在洗滌時皮膚極易潰爛；但其不像氫氧化鈉所含有之滑膩性而易感到，故

好聽中途領回和走營生涉諸自立謀生之外，其餘便完全是聽候擇配了；院女入院，經過六個月訓練之後，如果年齡滿十七歲，自己也想結婚，就可以請求擇配，以得自己未來的終生伴侶來紅線自牽。

這樣的結合是簡單的；一俟以後，如果有對方相看中意，便可以請求會見，雙方既經會見彼此同意，便可以到總院領取保單，再經調查覺其七等以上舖保三家並附四寸像片一張，呈請社會局核准後，就可以到院中把新婦迎回。如此的結合，是多麼有趣哩！



一對新夫婦

還有更有趣的一件事：那就是院中前幾個月曾經傳一時的「領女」趣聞了。那是第二習藝部向未曾有的事。

釋滿是領錯的：院女施金鐶，是前三年因在「領家」處被虐，由警察局送來收容的，因為已滿十七歲，於是便在今年春暖花開的時候聽候擇配，意外的，還沒等君子來求淑女，卻有白髮老翁趕足來領養女了。領女的是唐山人羅紹忱，他是一個五十多歲家道小康的老人，家裏只夫婦兩口，故鄉卻薄有田園，無疑的，她進門以後，老夫婦一定愛若自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她能得到這樣好的結局，自己也不能不暗暗稱幸了。

·起居和保健·

這裏一天的時間，是這樣分配的；早晨七時半起床，九時半用早飯後，便分別的去讀書和工作，五時半讀書和工作完畢，六點鐘用晚飯，晚飯之後是遊藝時間一直到十時熄燈就寢。

她們吃飯是很規律的，吃飯的鈴一響，全就都集齊用飯廳了。它們吃的飯很苦，每餐都是窩頭青菜湯，以前每星期和年節還能吃頓白麵，從本年二月大量配給調整之後，這裏便不幸被入「停配」之例。

這裏工廠的設備是相當完善的；一進門便看到很多架縫紉機，以前，她們的製造物很多，像童衣，桌枕，桌布和書包，都能做得很精緻，不過，目此製品的原料，都是由總院來供給，現在由於物資的缺乏，她們只是做些「代工」了。

她們現在所做的「代工」，大部份是替京市幾家大袜廠縫袜跟，有時，也偶爾做一些毛織品。她們縫袜子的代價每打是十餘元，所得的工資，院方每月由院方總結起來，給她們半數做酬金。

現在，院中院女收容的總數是一百四十六人，她們都是十三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婦女，以這樣的少壯年齡，每月製品的數字也相當可觀呢！

院方對于她們的保健方面也很注意；這裏是有着浴室和理髮室設備的。理髮師也是由院女裏面來選任，為酬答她們的勤勞，每月也酌給少許的獎金。

至于醫藥方面，院方也延請了負責的院醫，普通的病症都由院醫來治療，假使患了重病，便由院方分別情形送醫院或回家去診治。

·目前的生活·

這裏雖是一般無依婦女的天堂，然而現在卻像是走[illegible]，經費的不足是陷她們於苦境了，吃的食糧是我們想象裏所沒有的壞而粗劣，穿的衣服雖然院方每年發給單棉兩套，可是因為沒有肥皂，久不拆洗，自然也是污濁不堪。這裏有很多十四五歲的少女，都是瘦小得看去像幼童一樣，這不都要歸罪於營養不足和衣着不潔嗎？

（下接四九頁）

留心：所加入之石灰水其量不可過多，要依自己消要之厚薄而定。

最後還要小心一點，即是衣物在此種氣化鉀和硬脂酸鈉溶液中洗滌時，常易縮小，應在洗後趁其未晒乾而用力拉長之。

家庭看護

一問一答

如何試驗嬰兒熱度？

問：怎樣來認為給生病的嬰兒試驗熱度的溫度表？

答：普通給嬰兒試驗熱度的溫度表，最常應用的有兩種：一種是攝氏表，一種是華氏表，表的構造是相同的，只是度數不相同，當我們用溫度表給嬰兒試驗完熱度以後，把溫度表擦乾淨，我們可以看見表的水銀柱昇高到與嬰兒熱度相同的度數，往往有的人不會看溫度表，因為她們看不見水銀升高的度數，但是慢慢的練習看看，次數多了就可以認識出來，而可以認識得準確的，一般的嬰兒素日平常的身體溫度，在攝氏表上是估于37度，上下不可超過37度5，若高過了37度5便屬于發燒有熱，但在華氏溫度表上是估于98度的上下，若是高過了99度2以後也就證示嬰兒的身體有了毛病。

怎樣保藏溫度表？

問：怎樣來收藏和保護試驗體溫度表？

答：當每日我們用完了溫度表以後，將溫度表擦乾淨，可能時最好消毒一下，即火酒精或石炭酸輕輕擦洗，以後再將溫度表上昇高的水銀柱輕輕甩下到泡球內，放在一個堅固的表筒內，這種表筒多半在我們購買溫度表時，即附帶有此種裝製，表筒有化學質的有銅或鐵質的，將表放入表筒以後，擰好表筒的蓋，放在可靠的地方不可離火爐過近，然後以備下次的應用。



新夢

朱緹

一

媽媽在鐵窗格子里整整住了十天。這十天，焦灼與不安使媽媽吃不下去飯，媽媽底臉上顯然地是瘦削得多了。而且，媽媽底頭髮凌亂得也有點怕人。就在第十天這個日子，媽媽是記得很清楚的，這天的早晨媽媽又[illegible]保出來了。

—你喜歡作活嗎？

官問媽媽。

—我頂樂意作活呀！

媽媽爽快地這樣回答了。

—你能够不想家嗎？

—在這里，我也沒有家。我祇有一個孩子，可是，你們必須把我底孩子還給我，我帶着他去到哪里都可以。

—當然，孩子是仍然要交給你的。

—你說你喜歡作活，等讓你作吃一點累的活的時候，你不會後悔嗎？

官又這樣追問着。

—我不會後悔。

媽媽鎮靜而又堅決的說。

結果，由那位官很清楚的告訴了一遍，媽媽才知道從今天起就要和其他好多人一同被送到另一塊新的土地去拓荒了。

媽媽心里想：現在要的祇是工作啊！

不久，媽媽又重新看見了孩子，孩子像隻失散的羔羊又重找到了[illegible]安的窩回歸的喜悅偎進了媽媽的懷抱。媽媽吻着孩子的前額就由[illegible]了。媽媽和孩子都彷彿經過了一場噩夢似的，到現在噩夢撥過去，晴朗的日子又展開了。

經過了檢點，經歷這許多繁雜而又重疊的手續，就在這天的午後，一列不整齊的隊伍由這兒出發了。

列車載着他們這些人園過了一片青起來的草原，媽媽從這里又看到了天，看到了太陽，看到久違了的大地。這暖和的風，溫容的流水，蓬勃的春天的景象，媽媽益這些誘惑的同時，又像自然在招喚着媽媽似的。媽媽再次堅決地想：

—要在大地上活着，就要在大地上工作啊！

二

這些人被領到了一塊新的土地，在興安嶺森林地域里的平原。這里，長滿了沒膝的草荼和榛莽，遠遠望去，如同一片綠色的海，沒有邊際地伸張到遙遠的遙遠的天邊。媽媽到這里之後，和其他同來的人們，每日如同遊泳在綠色的海里一樣。開始了拓荒這辛苦與繁重的工作。

一排排地，倒下去了。

一堆堆地，燃燒着了。

有時候伐倒了合抱的幾千年的大樹，也有時候野火燒遍了附近的嶺崗……。其間，驀然出現過長的斑爛的毒蛇，和猙獰的野獸，可是，都被人們把它們驅除了。

剩下了的，是黑色的土層。

黑色的土層上漂散着土的香氣，大家扶起犂，掀翻起堅硬的土層，遼闊的原野上就織成了齊整的壟畝了。一條又一條地，從這兒到那兒，昨日的荒原都變成了可耕的耕田。

播種，撒糞，迎着不斷的季節風，幼芽抽出來了。

換過了一個時季，累人的除草工作也一次又一次地完了之後，禾苗就更粗壯而又健實地生長起來。代替一片草葉和榛莽的是禾稼的海，風吹過的時候，漾漾起波紋，到很遠很遠。

媽媽始終覺不出疲倦來，工作所付給媽媽的信念使他更精健了許多。其實，愈是勞苦無盡的人的信心愈是堅毅無比的，快於實行的可以這樣說是號稱爲知識階級層的思想吧！

和從前比，媽媽完全判若了兩個人，媽媽好像忘了家，忘了自己的丈夫，忘了一切。媽媽祇憶記着自己的孩子，怎樣使他長大，使他成爲一個更有用的人，作農夫也好，作什麼也好。

媽媽毫不吝惜地把汗灑到壟畝上，迎着夏天的烈日，媽媽像工作和往常一樣。不休息，除掉了睡眠時間之外，媽媽永遠把自己丟在新土上，媽媽如果有家，則新土就該是媽媽永遠的家，媽媽如果有愛，則新土地就該包容了所有的媽媽的愛了吧！

媽媽！已是離不開這新土壤了啊！

三

秋天，帶來了成熟的節季。

穀子底黃金色的穗實垂到了地面，高粱蒙羞地臉起了紅米，大豆的豆莢把肥壯裂開了露出豆粒的裂縫……媽媽眼看着這些成熟了的秋實，預卜着這豐收的喜悅，使媽媽的臉上印有了滿盈人得到一椿成果時的勝利的微笑了。

媽媽是要看自己的收穫啊！

就是這秋收前的某一天，一隊到礦區去的礦工在這裡經過了。長的行程使他們這些健壯的男人也感到不支，結果就宿泊在這裏，預備休息一宵之後，再走向礦區去的路。

傍晚，媽媽吃着晚飯的時候，偶而，奇蹟似地，從那些礦工群里發現了一張熟稔的面孔，發現了一個人。一個許久爲媽媽[illegible]

馬想過，尋找過，而又始終沒有見着的人—自己的丈夫。

飯後，媽媽懷着猶豫而又殷望的心情，徘徊在土房子前的一排矮籬的時候，悄悄地，一個人的語音在媽媽的身邊響起來了。

媽媽激情地轉過身來，看見了一張黑黑的長滿了鬍鬚的臉，媽媽痛苦的張不開口。

…………

這樣互相張望着，用眼睛訴說着寂寞的時光，和過滿的離別。這情緒是甘美的，也是痛苦的。好久，好久，媽媽想：擁抱一次也是好的吧！可是，媽媽不願意以一個女人的愛情去探尋男人的心，使他也痛苦。而況且，這暫刻的會晤，爲什麼要再惹起過多的記憶來引逗流不淨的淚水呢？所以媽媽就這樣用絕大的力量試驗着去克服苦痛，由苦痛里把自己拯救出來，漸漸地媽媽底心曲由激動而轉向了平靜。

—你，你知道我到處找過你麼？

媽媽用語言來粉飾着在跛動的情緒。

—我並不知道呀！

那個人茫然地回答着。

—可是，我爲你受盡了多少害，受盡了多少折磨，我祇想能夠找到你……

—現在，我們不是果然見着面了嗎？

—不，見面也和不見面一樣，你和我都已不祇是兩個人的你和我……

從土房的門口，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人向這邊眺望着。

—是我對不起你，連累了我，也連累了你。

一滴淚，從男人的眼角流下來了。

—誰連累誰都不必再說了。今天，我見着你到底是一件高興的事。我們明天分開了，說不定那年那月才能再遇到一起。

—我眞慚愧，我作錯了一件事，它使我受了法律的制裁。這回是派我們到礦區去探礦去，我僥倖有和你見一面的機會，我可沒有機會能和你常在一起了。

—你的話，我都明白。我也和你一樣。

—你也和我一樣？

—是的。

隨着，媽媽就慢步地走向田地那邊去了。

沿着豆地的田側，那個人跟在媽媽的身後走着。走到了這塊豆地的盡頭，媽媽就坐在那兒，那個人也隨着坐在那兒。

—我們的孩子呢？

—他，他在睡着，你還是不必見了吧！

—也好，不應該讓他知道他有一個這樣的爸爸。

…………

黃昏，涼風吹動成熟了的豆莢，響成一片沙沙。伴着媽媽的紛亂的心境，這眞是一個無法子排遣的黃昏啊！

—你打算怎麼辦呢？

一隻手，握住了媽媽底手，媽媽沒有猶豫地一任他握着。

—我在這里工作，照料我們的孩子。

—你太辛苦了。

媽媽搖了搖頭。媽媽不敢說出使一個男人傷心的話。當然，媽媽是願意常在他的身邊的，那是每一女人的心願。不同的境遇却不能不使兩個人分向兩處了。

短短的，黃昏過去，夜就來了。

媽媽底被握着的手更被握緊了似的。

—你在恨我麼。

—不，我並不恨你。

…………

…………

遠遠地，從土房子那是傳來了傍晚點名時的大聲的呼叫。於是，媽媽和那個人緊慌地站起身來奔向了來時的路，在圍豆地不遠的矮牆的牆外，媽媽和那個人張望了一下，悲傷而又絕望地分開了手。

由是，媽媽就再也沒有看見那個人。

這夜，數着繁密的秋天的星子，媽媽失眠了。媽媽底胸懷里泛濫起辛酸的記憶，有淚水從媽媽的眼睛里淌出來了。媽媽終久難於忘却這個人啊！爲他，媽媽願意忍受痛苦，願意忍受一切。如今呢？如今媽媽的生活可還是爲了什麼呢？媽媽總是詰問着自己，媽媽底眼淚就越來越多了。媽媽想自己，想孩子，想一切。媽媽無論如何是睡不下去了。媽媽祇有張開着眼睛，焦急而殷切的待望着明天的黎明……

四

第二天的早晨，天才放亮，一羣礦工整隊出發了。

媽媽起了一個絕頂的早，領着孩子冒着秋天早晨濃濃而多冰冷的露水，攀到這個山巔上來站着。天放亮的時候的風，吹得媽媽和孩子都打起了寒顫。

—冷麼？

媽媽問。

—不冷。

孩子嘴里說不冷，牙床却響出有節奏的音響。

不久，一羣人走出了住宿的小屋子，緩緩地拖動着穩結的脚步，開始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遠方，山的後方。

媽媽張大了眼睛眺望着向山的後方去的路。

—看什麼呢？媽媽。

孩子，終於疑惑地詢問着了。

—不看什麼。孩子。

媽媽撫摩着孩子的頭頂，一種要哭的情緒使媽媽說不出別的話來。

站立在從地面升起來的薄靄里，媽媽仍然不願離開這里。一羣人的影子雖然早已經看不見了，媽媽底眼睛却永遠張向那個方向。

靄散了的時候，太陽從靄里升起來了。

媽媽如同獲得了大的覺悟，大的清醒。

—沒有了他，自己也該倔壯的活下去啊！

媽媽的眼前漸次地明亮了起來，媽媽最初覺到自己的生命畢竟還是自己的。絕不是屬於誰的，或是屬於誰的。與一個男人的合力縱然會更幸福，失掉了一個男人的合力也不能因之沮喪自己的活動。

媽媽望着嶺下的一片成熟了的莊田，來，如一片汪洋的大海，在詩意裏它們的生命的充實似的在陽光下閃動，波盪。

媽媽輕輕地獨語着。

—這秋天的收穫，算勞苦的結實啊！

媽媽底眼前就顯得洞亮起了了

三幕劇

軟塵

廖訶

第三幕　第一場

（續上期）

前文撮要

余仲西與方露茜在二十年前生下了梅蕙青，但因沒有結婚，託一個鄉下的女天主教徒把孩子撫養大了。他們現在是社會上極有聲望的人物，也許為了良心，也許為了其他原因，他們要負起做父母的責任，把梅蕙青接到方家試任，方的丈夫胡振華非要為那女孩找出一個親屬不可，他們想阻止他，可是阻止不了。

第三幕　第一場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西頭胡公館的花園一角。濃密的灌木叢修剪得十分整齊，舞台中央有幾把單人椅和雙人椅，靠左邊的大樹下還有一張石桌。梅蕙青和戚洛絲坐在石桌左邊看書。梅蕙青穿了夏季西服，打扮得完全洋派，隨處流露着。戚洛絲也穿洋服，但只有八成新，比梅蕙青的顯然不如。余紹魯爬在草地上，肚子貼地，兩脚反擧在屁股上，雙手捧一本雜誌翻閱着。右邊是一排樹和緣紅牆而爬的野生玫瑰花，右邊靠裏角開着一扇小門，這是通外面的後門，舞台上的這些人都在舞台左邊進出。花壇裡繁開着康乃馨。舞台正面的後部是一個池塘，池塘邊有假山和疏柳數枝點綴其間。

紹魯：（把雜誌拋在草地上，兩肘支地，雙掌托着腦袋鄭重其事地。）豈有此理，那是一種侮辱！

戚：侮辱？是什麼事？

紹魯：他們不讓我開飛機！

梅：誰不讓你開飛機？你進航空學校不就是為了學開飛機嗎？

紹魯：不，他們說我個兒太矮，叫我學航空無線電！

戚：航空無線電？什麼叫航空無線電？

紹魯：航空無線電就是飛機上的無線電技術。他們不叫我做飛行家，叫我做飛機上的無線電技術員，這是對我的一種侮辱！

梅：那有什麼兩樣？不都在飛機上工作麼？

紹魯：（憤怒他。）太不同啦！飛行家都能出名，你知道林德白嗎？他就是出名的飛行家！像林德白那樣的飛行家世界上有的是，但是你們聽見過飛機上無線電技術員成了名的麼？沒有，沒有！

戚：（若有所悟。）嗄是，無線電報生沒有一個出名的。

紹魯：（堅決地。）可是我要出名，我不能成功有名的飛行家，我要成功一個發明家！我哥哥說，我可以發明一種航空用的交通信號。我哥哥說，我也可以做一部講宇宙整星系統的書。我哥哥說，做醫和發明也像飛行家一樣，可以出名！我哥哥現在正做一部經濟學方面的書呢。

戚：（關心地。）那部書叫什麼名字怎麼我沒聽他提過？

紹魯：我哥哥說過，不叫我告訴你！

梅：你倒是你哥哥的忠實信徒！哥哥哥哥的叫得那麼親熱。

戚：（無意中流露出真心。）你不喜歡他哥哥嗎？

梅：我不討厭他，但是，說實在的，我看見大家都喜歡他，我極力想躲開他！

戚：（留心地注意着她。）你極力躲開他？他對你曾有什麼花樣啦？他，他追求你啦？

紹魯：什麼？

梅：沒有

戚：假定他追求你覺得怎樣？

梅：我想他不會做那種事。

戚：（注意着梅。）我說的是假定，假定那樣，你將怎麼辦？

梅：假定那樣，我就拒絕他！

戚：（一顆心塌實了。）為什麼呢？他有什麼缺點嗎？

梅：不是的，那是因為為——因為我——唔，那是不能告訴你的！

紹魯：她不嫁人，我出了名，她替我照顧一切事情，不讓那些不相干的新聞記者隨便見我！

梅：是嗎？

（方露茜，胡振華，戚宗德從左邊上。）

胡：（隨便問一問，其實是很關心的。）下午的信來了麼？

方：我忘記去看了。（走到舞台中央。）

紹魯：（從草地上站起來，拍揮身上的塵土。）我去看！

梅：讓我去！（向左邊跑過去，搶在余紹魯前面。下。）

紹魯：（望着她背影。）跑得眞快！

戚：（站在舞台中央，渴望着梅蕙青從左邊走出舞台。）

她今天多漂亮，這又是件新衣裳？

方：（彷彿不好意思。）是昨天做成的，我好像把她當了洋娃娃打扮她。

戲：多美！（用羨慕而又嫉妬的目光瞟視方胡兩人，然後對胡。）舅舅，您幾時給我製一身新洋服？

胡：（在左邊的椅子坐下。）我告訴你，孩子，美麗的羽毛不一定叫一隻鳥美麗，品格比美麗還重要！

（梅蕙青從左邊上。）

梅：（對胡。）下午的信來過一班了，有一封信是打南京寄來的。（給胡信。）

紹謩：（對戲）洛絲，咱們走，咱們那盤球還沒打完呢。

戲：我不去了，曬的太厲害。

紹謩：那怕什麼，我把草帽借給你，（拿起高爾夫球棒催促戲洛絲。）走，快走，別拿架子啦！

（戲洛絲拿起高爾夫球捧，隨余紹謩下。）

胡：（走到梅蕙青面前。）我得對你道歉。

梅：（奇怪地）什麼呀？

胡：你大概不會忘：你第一天到我這裏，我就告訴你，我要在三個月內替你找到一個親屬或找到親屬的墳地，可是三個月過去了，我底工作並沒有得到一丁點兒的結果。我想，你一定很失望的除非我今天晚上十二點以前替你找出家屬，否則——

（方露茜和戚宗德熱心地討論着花園裡的花卉。）

否則，我只有請你原諒，請你展期。

方：（轉過身來。）你還不打算取消你那笨主意？你這人固擲！

（方從右邊向左，走攏梅蕙青身邊。）

胡：你叫我自己打自己底嘴巴？不能，一定不能！我胡振華做事向來如此，（走到舞台中央）三個月沒結果，再來三個月！

戚：（走到左邊，面對梅蕙青。）找不到親屬其實也無所謂，是不是？

梅：也許。

方：你現在跟我們住在一塊好像住在自已家一樣了，對不對？

梅：（懷疑地）像在自已家裏一樣？不，我沒有那麼感覺過。

方：（彷彿受了傷。）你沒有那麼感覺過？

梅：（自知失言，力圖挽救。）自然，有許多地方比在家裡勝過千倍！——

（戚宗德在舞台中央的椅子上坐下。）

家裡那兒能有這樣好的衣服，這好的花園，這樣好的桌椅……一切生活上的舒服的東西在家裡簡直都沒有！

方：我以爲你可以一心住下去，——跟新的環境投合了——慢慢就把過去的生活忘了！（坐在桌子左邊。）

（胡振華走到舞台右中部份，坐在花園的長椅上，看着信。）

梅：（坐在桌子後面。）把過去的生活忘了！那怎麼成！今天早晨我就想到種下的向日葵呢，這些日子大概葵子早長得很大了，我們種下的向日葵每年結這樣碩大的頭呢。（做手勢）啊，（抱歉地。）千萬別以爲我住在這裏不快活。我住在這裡實在高興極了，不過——

戚：（在右為椅子旁站着。）你不樂意在這兒住下去嗎？

梅：有時我曾經這樣想過，不過那只是時間極短的一個思想。這裏的生活的確使我留戀。可是一切事情對我總有點不大合適似的，自然，你們生活慣了也不覺得什麼啦。

方：什麼事情對你不大合適呢？

梅：啊，一切事情在我看來覺得玄虛：吃的，穿的，（弄着自己底新衣裳。）用的，玩的，好像魔術家變戲法，一變就變出來了，你想什麼就變出什麼來！（痴呆地望着方露茜）不過，我知道，這種好生活不會長久的！

方：怎麼呢？

梅：那很明白，我根本就不是你們中間的一份子，我是鄉人的女孩子。你們大家引爲十分有趣的事情，在我看來一點也沒有意思。在你們覺得討厭的事情往往打動我底心。我知道，你們喜歡我，只是把我當作一個好玩的村姑，來調劑你們單調的生活吧了！

方：（內心十分痛苦）那叫什麼話，嘘！

梅：（興奮地）我底觀察決不會錯，你們不也喜歡哈叭狗，熱帶魚麼？你們不惜化多少金錢去豢養珍奇的動物，我也不過是一種在你們覺得好玩的動物罷了。

方：（痛苦。）得啦，別胡說了！

梅：（更興奮）哼，我知道，這兒的人看着我好玩兒，正像我看他們覺得好玩兒一樣。他們對一點芝蔴大的事，時常大驚小怪；並且對毫無意義的東西，弄得滿城風雨，在我看來眞覺得又無聊，又好玩！

戚：（假裝奇怪的樣子。）唔，是麼？那末，說幾樁事實給我聽聽。

梅：比方說，這裡的人們，男的關心的是怎樣去賺錢，怎樣去奉承女人，說幾句俏皮話，抽好香烟；女的關心的是這件衣服怎麼合體，那件大衣樣子時髦，看看電影，聽聽京戲，戲子和電影明星是她們談話的重要資料，要不然就是跳舞，打牌，好像除了這些天下再也沒有什麼事情了。（微笑。）

戚：（諷刺地。）這事情就是你說的芝蔴大的事情嗎？那末，請你告訴我們一點天下的大事情吧，在你們鄉下有些什麼大事呢？

梅：（情不自禁地滔滔說起來，似乎把從盤乃德那兒學的一點知識要源源本本背出來似的。）在我們底鄉下嗎？飢餓，疾病，瘟疫，歉收，災荒，捐稅，這一切一切都是人們底大問題，爹娘兒女爲這些事情苦惱着，奮鬥着，他再也沒有心思飼養珍奇的小動物或爲一個戲子

，電影明星當無暇時間去考究的！

方：（輕輕嘆一口氣。）唉，孩子，你年紀還輕，慢慢年紀大一點就會明白，人生不是像你們鄉下那麼簡單的。

梅：大娘常說，這是亂世，人生就是受罪，不過，不過（又戲然把藍乃總的談吐模倣過來了。）我想人生好像，好像（一時記不起來，猶豫）……眞難說！

胡：（早已看完了信，在一旁聽着她們談話。）好像什麼？說吧！

梅：好像什麼，我以爲人好像爬山，好像在樑邊的幽林茂草的山徑上行走，隨時有一脚踏空掉進山溪暗沼裏去的危險。一個人在這樣的路上掙扎，很費勁，也很危險，但許多人結伴，他倒了我拉他，我掉進山澗裏他救我，踏倒叢藤，拉斷荊棘，就那末一鼓氣跑到了山頂！（在前面的椅上坐下。）我們短不了刮破鞋子，撕破衣服，跌破足骨，揭破皮膚，但是我們大家都爬到了目的地！

（戚宗德微笑着，多少有點譏嘲和藐視。）

胡：好一篇生活藝術論！

梅：（看看戚宗德，）我知道我底話幼稚，你們在肚子裏笑我！

方：孩子，你年紀還小，還不懂得什麼是人生！

（余紹繼上，左手手腕以上被繃布包紮着，在脖子上用繃帶把繃帶吊着，擱在胸前，）

胡：好，我們底騎士來啦！

紹繼：（瀟洒地，頻頻吊着一雙胳膊，到也別緻吧？（瞟着梅。）

方：（看出他在偸覷梅蕙青的動靜）到也別緻？

戚：年輕人總是好勝心太重，如果不好勝，決不會摔得那麼厲害。

胡：年輕人沒有好勝心就不會有成功，我底女作家！

戚：但是——

梅：但是太冒險也叫人害怕啊！

紹繼：（表示高興）是麼？不過，我可不那麼想，我覺得人生的意義就在冒險！

方：（站起，走向左邊）可是，你看，現在吊着一隻胳膊多難受！

紹繼：那有什麼關係！人只要獲得別人的讚美和熱情是什麼險都可以冒的。兩個來月，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如果沒有你們每天輪流去看我，那纔難受哩。但是，只要能獲得別人的同情，別人的安慰，肉體受多大的痛苦也沒有絲毫關係啊。

梅：（注視他吊着的手）那麼，你不覺得痛苦嗎？

紹繼：（流露出騎士的風度來）不，一點也不覺得痛苦。

方：（對戚）我們池塘裏的蓮蓬今年長得特別大，我們去剝幾顆吧。

戚：（客氣）不，我不想吃生蓮子（看了一下梅與紹繼）你要去，我就陪你去吧，（站起，向左邊方露茜走去）

方：振羣，你帶着小洋刀沒有？陪我們去剝蓮蓬吧。

胡：我不能去，（掏出刀）你把洋刀拿去吧。

方：不，我要你去，你去剝吧！（對他使着眼色）（胡振羣從底眼色看到了一對青年的情形，明白了。）

（方戚兩人自左門下，後面躡手躡脚地隨着胡振羣。）

梅（關切地）說實在的，你底胳臂不覺得痛嗎？

紹繼：眞的一點不痛！看見了你，就沒有了痛苦。

梅：（起來坐在右邊）這話怎麼講？

紹繼：我看見你，不但沒有了痛苦。而且感到滿身是精力！

梅：唔？

紹梅：譬如這次不是你在場，我決不會摔跤。我騎馬騎了有四五年啦！

梅：你也講得太猛啦，我看了眞有點害怕！當你從馬背翻下來的一刻，我嚇得閉上了眼睛。

紹繼：（注視她）你替我擔心麼？

梅：怎麼不呢，我急得要哭出來！

紹繼：（挨近她）你對我太好啦！我不知怎樣感謝你才好。

梅：（嘆息地 你們都對我很好，不過，我們不能再在一塊兒多少日子了！

紹繼：（再挨近一點，驚奇地）什麼？

梅：我只能在這裡住一兩個月了。（又拿起毛線活來）我要回老家去啦！

紹繼：回老家？鄉兒去你底老家？

梅：（遲疑地）松江城鄉的老家。

紹繼：什麼？

梅：我打小在那兒長大的，現在我要回去了。

紹繼：（挺直了腰）可是，我們不讓你回去！

梅：不成，我不是你們這地方的人，我是你們所稱的鄉下佬！

紹繼：（猛可裏抓住她底右手）我不管你是鄉下佬不是鄉下佬我只知道不讓你走！

梅：（站起來，掙脫右手）啊！不能！

紹繼：（痛苦地）你一定要走？是誰得罪你啦？

梅：你們都對我太好了！我要回我底老家，我自已覺得在這兒再也住不下去了。

紹繼：究竟是什麼原故呢？

梅：我告訴你實話吧，我要出嫁了！

紹繼：（意外地驚嚇）要出嫁了？你？

梅：（得意地）對啦，嫁給一個工人。這是方媽早知道的，她只是不叫我告訴大家，要不是她攔住我，我早就對你說啦！

紹繼：（呆若木鷄，一個字一個字地）一個工人，絕對不行！

梅：（快嘴）怎麼不行？我可是打小跟他一塊長大的。

紹鐵：（忽然瘋狂地抓住她右手）不能！說什麼也不讓你走，你跟我們一塊住下去！

梅：（鬆脫手）那是沒有辦法的，我非走不可！

紹鐵：（粗暴地）那末——你是愛他的啦？

梅：（乾脆）當然。

紹鐵：你打定主意去跟他過窮日子？

梅：（不痛快）是的，我不怕窮！

紹鐵：（背轉身去，慢慢踱向右方）那末——沒有什麼可說的啦——（垂頭喪氣）我底夢算是完啦！

（觀洛絲從左門上，站在中間的椅子背後。）

觀：啊，我不知道你們兩位在這兒。我把手帕丟了。

梅：是麼？（四下找尋）可是我怎麼沒看見呢？

觀：可是我丟了！

梅：方舊現在那兒去啦？

觀：不知道。

梅：咱倆去找她怎樣？

觀：我不想去。

梅：那末，我一個人去啦。（由左下）

（余紹鐵黯然坐在中間的椅上，觀望着他。）

觀：你底精神很不好。

紹鐵：唔？

觀：你剛才一定對她有什麼把戲啦。

紹鐵：（粗魯地）她要走啦！

觀：（坐在他旁邊的板凳上）要走啦？我想一定捨不得走的。

紹鐵：她要結婚了。

觀：（高興）要結婚了？跟誰？

紹鐵：一個工人。

觀：是麼？（感到興趣了）我倒不知她有這一手呢——（尖刻地）我看，你做爲這事很傷心啊！

紹鐵：你要怎麼說，就怎麼說。

觀：（不勝慨嘆）其實，我們都受過了！你知道那滋味是不很好受的！

紹鐵：你底意思是說，你也被人拒之千里以外了？我可沒有想到這一層。

觀：我也沒提這一層，不過，女人往往會——

紹鐵：會受人拒絕？如果拒絕女人追求，那個男子一定是一頭笨鵝！

觀：（憤恨地）最可恨的男子是假裝笨鵝！

紹鐵：（站起，向左門走去，溫和地）我希望別的笨鵝有一天會享到這段艷福吧。

觀：哼！

（余紹磬由左上）

紹磬：喂，你們兩個喝茶麼？

紹鐵：（向左門走出去）我想去喝酒呢！（下）

（紹磬站在靠右的鋼旁。觀起身走到舞台前。）

紹磬：喂，你們是怎麼會事兒？你們在搞什麼鬼？

觀：你管的着嗎！

紹磬：我不管，（玩皮地）我知道你們搞的是什麼鬼！（做鬼臉）你們在鬧三角——

觀：（憤怒地阻止他）別胡說！（向左門走出去）

紹磬：哼！別想瞞我！

觀：（在門口回頭）呸！（下）

（余紹磬哼着四郎探母，踱起台步來。忽而口哨又吹「旋艷史」，跳起舞來。最後奔到椅子上突然坐下，仰頭望望天，默想着什麼。）

（藍乃儂從右邊小門上。他底服裝和第一幕一樣，只是多了一件廉價的拉鍊上衣。他走向左邊。）

紹磬：（忽然看見了他）噫！你跑這兒來幹麼？

藍：（回到舞台中央）我來——

紹磬：這是私人花園，不許外邊人進來的！請你出去吧！

藍：不，我是打松江來的，我要跟梅蕙青說句話。

紹磬：你到前門去留下話吧。

藍：不，我要當面跟她談談。

紹磬：（上下打量他）有什麼事情？

藍：我想請你告訴她，松江有人來看她，在這兒等她。

紹磬：她在那邊屋子裏（用手指點着），你自己去說吧！

藍：（猶豫稍谷）我不想——我不願別人聽見。勞駕你，把她請這兒來，我單獨跟她說。

紹磬：（厲害地）喂！（從椅子上跳起來，奔到藍左邊）告訴你，我是她兄弟！

藍：（吃了一驚）是她兄弟？

紹磬：對啦，我比她兄弟還關心她，你先對我說明白了，你有什麼事要見她，只要我通過了，我就把她叫來。

藍：當然沒有通不過的，不過我不能告訴你？

紹磬：（想了想）好吧，我去叫她，不過你得記住——（目光烱烱地逼視着藍乃儂）如果有人對蕙青有非分的舉動，叫他小心我底拳頭吧！

藍：（微笑）我明白啦，小爺！

（余紹磬由左門下，藍乃儂目送他出去，不聲響地在舞台右邊來回踱着。梅蕙青自左上。他們兩人一時相對無語，彷彿叫彼此的外表所驚住了。梅蕙青冷淡地看着藍乃儂，似乎一時不相信自己底愛人竟是如此裝束的一個人物。藍乃儂呢，看見自己記憶中的女孩子變成了一個所謂「名媛」，驚得有點目瞪口呆。）

梅：（看見藍乃儂，鎮定後叫喊起來）乃儂，原來是你！

藍：（向她走去）啊，我來啦，（注視她）你沒想到吧！來，讓我看你（上下打量她），變得怎樣啦？（痛苦地）你變得太厲害啦，他們把你全部改造了。

梅：（安靜地注視着藍乃德面部）不錯，他們把我全部改變了。

藍：（低聲）那末，你忘掉啦。

梅：（還是十分安靜地）不，我沒有忘掉。不過，我看現在的情形完全兩樣啦。

藍：（沮喪地）我早明白了，我知道你完全和從前不同了！

梅：（慢慢走到樹邊的椅上坐下）不同了，我再也不會跟從前一樣了。

藍：（跟在她後面，懇求地）蕙青！

梅：（指示他坐下，簡單而坦白地）我第一次留意你底手（把他底左手拿起來，注視着），她是十分粗糙的，指甲是破裂的，還長着些老繭。（反覆審查着）手紋那麼粗硬。你底頭髮是一家四等理髮店理的，你底服裝看來那麼寒蠢！身上還有一股惡劣的氣味！

藍：（低着頭，眼裏冒出憤怒的光芒，冷笑一聲）哼，你到現在纔知道？

梅：對啦，我從前是小孩子，沒見過世面，現在可知道啦！

藍：現在覺悟還不遲，（冷嘲地）那末，高貴的小姐，打擾了，再見吧！（轉身要走）

梅：（突然變更語調，命令中帶着撫愛）別走！（把她底手放在他手掌裏）是的，我今天纔明白了你底手和我底手，太不一樣了！我直到今天才想明白了他們不同的用處，不同的價值。你底手是力，是生產，是創造的象徵；我底手是摧毀，是消費，是退化的象徵！我不希望這樣白嫩的纖手！請你再把她改造一下！

藍：（幾乎不敢相信自己底耳朵）蕙青！

梅：（傲然）如果天下有最漂亮的男子，那就是手上有老繭的生產者！

藍：（高興得叫起來）蕙青，你還是你！你根本沒有變！（緊握她底手）

梅：（笑着）呸，我是大變特變啦！

藍：（握住她手，用堅定的目光注視着她底面孔，嚴肅地）那末，你決定跟我始終一起啦？（梅蕙青點頭微笑）可是，你在這兒呆久了，再恢復原先的生活，辦得到嗎？我可用不起底下人——這一間講究的住房，時髦的衣服，美好的飯食也不能如意辦到哩。

梅：（坦白地）也許起初很困難。不過我決定恢復過去的生活，只有那種生活是我眞正的生活。

藍：能那樣就好了（興高彩烈）人不是專門做衣架飯囊纔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只要有一雙手，那兒都可以生活下去的。（安慰地）並且我已經完成了一個計劃啦。（兩人都坐下，熱心地討論計劃似的）我要發明的滅火車可以找到資本家合作了。（忽然拍一下大腿）唔，現在先不談這個吧！

梅：先告訴我，我喜歡聽哩！

藍：唔，我想那是會成功的，就是不成功，我也有我底一份打算，

梅：對啦，我們一定可以成功。

藍：有你幫助我，那是一定的。

梅：唔，（若有所悟）我忘了：大娘近來怎樣？

藍：（站起）我把她帶來啦！

梅：帶來啦？

藍：她不願我單獨來看你，她要我把她帶來。

梅：那怎麼不見大娘呢？

藍：你先聽着，快到這兒的時候，在街上碰到一個老太太她倆二十多年沒見，那位老太太把她強邀到家去了，一忽兒大概就會來了。

（胡振華自左上。）

胡：（走過來）喂！

（藍和梅一齊站起來。）

梅：這是胡先生，乃德！（對胡）這位藍乃德，他剛從嘉江來。

胡：唔！（疑惑地打量着藍乃德）請您原諒，您從哪兒進來的？我想，您决不是從前門進來的。

藍：我從那扇小門裏進來的，胡先生。（指後門）

胡：您知道，人家的後門是不許生人進出的？

藍：請您原諒吧！

胡：您從後門進來有什麼必要的理由？

梅：（走到胡面前）姨父，我告訴您，我在這兒住滿六個月，乃德就跟我結婚了。

胡：（吃驚）什麼？怎麼我向來沒有聽見你們提過這件事情呢？

梅：方嫣知道的。但是她囑咐我不要告訴別人。因爲這件事情她不贊成，她希望我以後會慢慢把他遺忘。

胡：（對藍）唔，莫怪您從後門溜進來了。

藍：（理直氣壯地）這事並不像您所想像的不名譽，先生。我以爲蕙青會起很大的變化，奢華與富貴很容易使人改變，何況女人又是最容易被虛榮引誘的。所以我要先來單獨訪問她一次，看看她變得怎麼樣了。

胡：（沉思地）這倒也是個理由。我想跟您詳細談一下。（走向藍乃德）您得明白，梅小姐在我這兒住一天，我得保護她一天，

藍：（坦蕩地）隨您問吧，先生！

胡：那末，請來吧。

（胡前藍後由左門下。藍乃德和梅蕙青臨下時彼此會心地一笑。）

藍：（對梅）只要我們堅持到底，不會有錯！

胡：（對藍）您回來時可以在大樹旁找到蕙青。

（胡隱下）

（梅蕙青向門邊走了幾步，轉身向右門呆望着，忽然迅速地奔到大樹背後躲了起來。葛大娘自左門上，四下探望。）

梅：（等葛大娘找了一會兒，突然從大樹背後奔出來，嚇了葛大娘一跳。）大娘！您可來啦！我以爲您把我撥這兒不會再來啦！

葛：（撫着梅底頭髮，聲音激動）那末，你，你也想你底葛大娘啦？

梅：（拉着葛的手，利落地）沒有一時一刻不想您的。這兒的人對我都好極了，可是，可是沒一個人像您一樣的！

（梅蕙青侍候葛大娘在小桌的右邊椅子坐下，她自己緊靠大娘站着。）

葛：別……別那麼說……

梅：（熱烈地）您這些日子過得好麼？咱們的小雞長得多大啦？今年的稻收成好麼？隔壁的阿秀出嫁沒有？

葛：（興奮地）啊，你可沒有忘掉我，忘掉松江城！（注視着她）你，你還沒有改變？

梅：（悻悻地）你們誰都問我這個問題！（任情地）我變了！我大變了，你們把我送這兒來不是希望我大變嗎？

葛：（嚴肅）唉，我知道，我知道。

梅：我告訴您，大娘！我可開了眼啦！我們在松江過的什麼日子啊！吃的，穿的，住的，沒一樣不帶着土氣！

葛：我想你一定會感到這種不滿的。

梅：（親切地倚葛大娘旁邊，語調十分懇切）不滿？但是，大娘，我告訴您吧，我正渴想着那種生活呢，我恨不得馬上跟你們回去！

葛：啊！蕙姑！你想馬上跟我們回去？

（胡振華夫婦托茶盤茶杯等自左門上，後邊跟着余仲西。梅蕙青迎上去。）

胡：葛大娘來看她底蕙姑啦，她怕我們沒有給她好吃好住的。

方：葛大娘，你渴啦吧，喝茶吧。

（葛恭敬地站起來，接茶。梅替她把椅子搬到桌子前，方露西也把椅移近桌子。）

胡：請坐，葛大娘，請坐！（低聲對梅）停會兒我有句話跟你說呢，蕙青。

梅：（微笑着）一定又什麼新鮮的玩意兒！

胡：（微笑得十分神秘）唔，一會兒就知道，你等着吧！

（轉過頭去對余仲西）仲老，我這兒有一封信給你看一下

（胡和余走向舞台右邊。方坐在鐵銹的桌子左邊，梅坐中間，葛坐右邊，喝着茶。方與梅說着話，但她底注意力始終集中在胡余兩人的談話上。）

胡：（在大樹右邊的椅上坐下）仲老，我一個朋友在南京陵園管理委員會做委員，我托他替我底調查一下，民國十四年玄武湖一帶瘟疫的狀況，調查一下那時疫病的犧牲——

余：（坐在大樹左邊的椅子上）可是，那時戶口登記還沒實……行……

胡：（擺手）你且聽我說下去，我想那樣的一個儒家，在鄉下人中間過日子，對一般鄉下人的印象一定是特別深刻，只要一打聽就會打聽出來的。可是（把信遞給他），真奇怪，你看這封信，他說民國十四年在玄武湖根本就沒有發生過瘟疫，而且始終是一些本地的鄉下人住在那裡，從來沒有一個儒家去做過隱士！

余：那時的戶口登記根本就靠不住的！

胡：是呀，我所以請你看這封信！他不是從警察局的戶口冊去調查來的。這是陵園管理處的一個老工友說的，他在玄武湖住了三代以上了！他今年是六十四歲，他說，從他小孩時代一直到目前，玄武湖並沒有住過一家姓梅的人家！

余：（驚愕地）也許，也許——

胡：也許——我想——我有一個奇怪的推測，仲老，你們不說過他們是沒有正式結婚嗎？

余：（故意裝得泰然）不錯！

胡：那末，（突然停頓，看着梅）啊，蕙青我底煙捲盒忘了，請你替我拿去，勞駕！

梅：（跳起來）您忘在哪兒啦？

胡：（抓抓頭皮）啊，我可想不起來了，反正在我書房裏，你去找一下吧！

（梅自左下。胡掏出煙捲盒，點上一根紙煙抽起來。）

那末，我大概可以猜對了，他們不但沒有結婚，並且還沒有同居下去——

余：你怎麼會想到那上去的！

方：（聽得再也沉默不住了）我勸你別再瞎胡思亂想吧。

胡：是的，我不能胡思亂想，不過這裡沒有外人，說說這類私話也不要緊啊。仲老，我不怕你笑話，我還有可笑的推測哩，你們一定會笑我的。

余：你倒是一個空想家，哈哈哈！

胡：仲老，說實在的，梅蕙青父母死的時候你在南京麼？你看着他們一個一個死的嗎？

余：（獨豫地跟方交換着目光）當然不會看着他們死去，他們不是鄉下人，他們死的地方是南京中央醫院隔離病房。而且，他們得病的時候，我正有事到蚌埠去了。

胡：啊！原來如此！

余：你這是什麼意思？振老？

胡：（溫和的）仲老，我不過那末隨便瞎想，隨便提問。仲老，對你，我沒有一點懷疑的地方，（親切地拍拍他底肩膀）不過，仲老，我看你太容易相信別人底奇談啦！

余：奇談？

胡：對啦，對這件事情，有好些過節你沒有研究，連想都沒有想過。但我可想到了。唔（走向葛大娘）——對啦，葛大娘在這兒，可也正碰得巧！她也許會給我一點線索的。讓我跟她打聽打聽吧。

方：（緊張地）那不過是白費時間！她知道什麼？都是聽我們告訴她的！

胡：（走到葛大娘面前）也許是吧，葛大娘，我跟您有句話說，您知道我曾經要設法替蕙青找出一兩個親屬來嗎？

葛：（小心謹愼）我聽見說過這樣的話。

胡：那孩子是交給你保養的，而且，據我知道，那時她還不足一歲呢。（停頓）

葛：（想了一想）不足一歲。

胡：誰把她托給您的？——是一個奶媽？

葛：不，是，——（看了方一眼）是方小姐——您現在的太太。

胡：您待她始終像你親生的一樣？

葛：我待她，天地良心！

胡：我可猜準了。還有，我想您一定沒有看見過她底父母——她底被役病害死的不幸的父母！

葛：（猶豫地）我向來沒有見過他們。

方：那是，她怎麼會見過呢？

胡：我知道，你曾在方家做事，蕙青底娘，我想你是曾經看見過的，葛大娘，您看，我這兒有一個極大的疑問——（葛大娘驚慌地看着他。）我想，我懷疑，他們生了這個孩子，大家分手了！你懂得我底猜想怎樣？

葛：（不自然地看着方）您太太——不，我不知道，請您問太太吧，她知道得比我詳細。

胡：（奇異地注視着葛，彷彿被她不自然的態度和撲朔離迷的回答所驚住了。）別管知道不知道，我問您，就您知道的說吧。

葛：我不知道。

胡：您猜一下，他們是不是把那孩子交給你就不管了？

葛：我不會猜，我不知道。

胡：您眞是太小心啦。

（余站起，胡走向舞台右邊。）

方：（站起，向胡走去。）你有完沒有？仲西等着你去看大光明底「亂世佳人」呢。

胡：這兒有比「亂世佳人」更要緊的問題哪，對了，請再等一會兒吧。（彷彿沉思着什麼）他們生了那個孩子，又分手了，不，據說死了，而且兩個人都死了！

（方走在葛大娘背後。）

死得那麼巧，又那麼奇怪！（頓了一會兒，然後目光堅定地看住了葛大娘）您以爲他們眞的都死了嗎？

方：（神經質地狂笑起來）你這是說到哪兒去啦！哈，哈，哈！你今天有點——

胡：（對她擺手，禁止她說話，更嚴重地對葛）您以爲他們都死了？眞的死了嗎？眞的死了嗎？

葛：（態度強硬起來）您問我這話幹麼？他們眞死假死，我管得着嗎？

胡：當然，您非管不可，那孩子是交給您養大的，我現在要向您追究她底父母，您不能不告訴我眞情實況！（語氣緩和下去，用感動她的語調）葛大娘，您想，您是一個天主教徒，是聖母瑪利亞底信徒，您不能昧着良心，欺騙聖母，欺騙別人，欺騙您自己！

葛：（眞正着了急）聖母知道，聖母明白！我哪裡昧了良心？您別血口噴人！

胡：不，葛大娘，我說的全是眞話。除非您對別人已發過誓，昧了良心替別人保守秘密——

葛：我向來不發誓，我爲什麼要發誓替別人保守秘密？

胡：那麼您告訴我實話！

葛：（似乎被逼得無話可說了。）胡先生，我請您別逼我說了，糞坑是愈攪愈臭的。

方
余：（不約而同地）啊！

胡：（同時，勝利地）啊，這裏面有緣故，我找到了，她一定知道！

方：（走向胡）這眞是胡鬧，你看你，把葛大娘嚇糊塗了！

胡：葛大娘決不會胡塗！（對葛）從您接下蕙青以後一次也沒有見過他們麼？

方：（緊張地）她怎麼會看見他們呢？（走在右邊）那不是活見鬼了麼？（把手放在胡肩上。）

胡：（不耐煩地把她底手推下去）讓她說，沒你們底事。葛大娘，您看見過他們嗎？

葛：（頑強地）我決不再回答您一句話！

胡：（更逼進一步）您不肯回答我？是的，您根本就不能回答我：因爲您不能對我撒謊，也不敢對我說實話！我知道您一定見過他們。葛大娘，說實話吧，他們現在在那裡？

葛：任憑您問我什麼我也不回答，胡先生！

胡：不要緊，你不肯告訴我他們現在的住址，你就告訴我一件事情吧：他們爲什麼要對人說已經死了？他們底目的是什麼？

葛：我不能跟您說下去了，胡先生！

胡：（沉思地）那是說，連這一點您也不能告訴我！（突然對邁廳已久的余仲西）仲老，你都聽見了？

余：（木然）唔？我實在不知道她說的是些什麼。

胡：（猛然又回頭對他太太）你呢？露茜？你也不知道她

說了些什麼啊？

方：（失措地）我，我——我想（望着葛大娘），我想，

（鎮靜下來）你的玩笑開够了，振華！

胡：（嘲笑）玩笑開够了？太太，這不是開玩笑，你爲什麼那麼看着葛大娘？（提高聲音）你說，你爲什麼那麼不自在？

方：我——我——

胡：你，你，你爲什麼要處處打岔？想替葛大娘回答我底問話？你爲什麼想把我底話牽引到別的事情上去？你爲什麼一時在我提到蕙青的父母時，總想法躲避？你說實話，你們有什麼背我底秘密？

方：（驚惶失措）什麼秘密也沒有，什麼也沒有背你！你完全是胡思亂想——

胡：（憤怒）我不是白痴，我不是傻子！你們一定有什麼背我的鬼胎，你們三個人存心在欺騙我！（一頓）怎麼？你們以爲我知道了她底父母會對蕙青有怎麼損害麼？

方：（幾乎是懇請）啊，不會的，不會的——

胡：（命令地）那麼，你自己告訴我吧！明明白白地說淸楚了！

（方露茜驚惶地望着胡。她動了動嘴唇，但什麼話也聽不見）

胡：（更强硬地）你明明白白地對我說吧！我再也受不了啦！

（舞台上的空氣一時緊張得凝結住了，大家彼此對望着。方走向左邊，還在望着胡振華，目光裏流露着懇求寬恕的情緒。）

（梅蕙青悄然自左門上，誰也沒有注意到。）

胡：（走到葛大娘身邊，威嚇地）你說！蕙青底父母現在在哪裡？

（凝結住了。）

葛：（堅執地）你別嚇我！我誰也不怕！我要不說話，誰也不能嚇我：我不說，我不說！

胡：（彷彿自語）你不說，你不說不就是一種說明麼？你看不出這事使我多麼痛苦麼？（突然態度强硬）你最後一次看見他們是在什麼時候？

（葛大娘勉强地坐着，不可屈服地望着方，搖搖頭）

胡：（停了一會）最近你看見過他們麼？

（葛大娘依然那樣沉默着。）

胡：（忽然放低了聲音，好像問題已經由他自己解决了）那末，——你——現在看見沒有？

（葛大娘依然這樣沉默着）

胡：（目光急速地掃瞰了方露茜余仲西一下，然後彷彿確信不疑地大聲叫起來。）啊！你們！

（胡振華突然跳起來，奔到余仲西身邊，彷彿要撲打過去。方露茜急忙奔到他們中間，把胡底右臂抓住了。）

方：不，不，別信那個，那——那是瞎說！振華，你別那麼瞧着我，我——

胡：（怒不可遏地把她底手甩開，表示出十分憎厭的樣子。）你——

方：（從胡身邊被甩出來，踉蹌地跌倒在附近的椅子上。）唔，你別那麼說！你別那麼說！

梅：（走到方面前，聲音裏表示出無限的痛苦。）這是怎麼回事啊，方姨？

胡：（性急地）把她帶出去！叫她走開！

（葛站起來，慌忙地把梅拉過來，向左門走去。）

梅：（在她們下場時聽見梅的問話。）他爲什麼那麼發脾氣？出了什麼事情？

（葛大娘蘇變地拉着她，兩人同下。）

方：（走到胡振華面前，哀求地）這些事情都在我認識你以前做的！（想去拉他底右手）我始終瞞着你，我是爲了愛你——

胡：（橫暴地把她底手擋開）愛我！

方：是的，爲了愛你，我把我底孩子托別人養育着，現在弄得兩只脚踏着兩隻船，兩頭不着實！

胡：又是花言巧語！又是花言巧語！

余：她說的全是實話，請你想想她認識你以後的一切優點

胡：（對余）你！你人面獸心，你衣冠禽獸！你編造了那麼一堆謊話！

余：（似乎要用十二分的忍耐去說服胡振華。）我看，你最好冷靜一點，你得仔細想想，我們不但爲了這孩子，也是爲了你，讓我們告你知道了你會快活麼？

胡：（走到舞台中央，痛苦地對方）你說吧，你一生說過幾句實話？你一生有過多少愛人？你生過多少孩子！

方：（彷彿受了電擊）啊！

余：（高聲擬用抗議）振老！你放冷靜點！她是你太太！

胡：（憤怒破壞了他底理性）我底太太！眞是，黃蜂尾上針，最毒婦人心！紅蛇頭，閑雞變！生了孩子，爲了愛丈夫，騙愛，騙愛，多少無恥——

方：（哭泣起來）振華，我求你饒了我吧！你太狠心了，你對我太横暴了！我的的確確都是爲你着想，

胡：（咬緊牙根）爲我着想！我叫你把你孩子拋掉了嗎？你如果眞爲我着想，眞的相信我，爲什麼不在結婚以後就告訴我？

方：（碎心地）我不知道！我害怕，我幾次想冒險告訴你，我幾次——

余：十多年的夫妻難道一點恩情也沒有麽？

胡：恩情？我想你一定還以爲你是我一個推心置腹的老朋友吧？

余：我敢說我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

胡：但是叫我怎麼相信你呢？你那麼挑騙了我！我還敢擔保你不再作弄我？我把你仲老仲老的當了自己底弟兄看待，讓你自由自在的在我家裏出進，在金錢上，在事業上，我可沒有少幫你的忙！你却報答我一頂綠頭巾！——

余：振老！你不知你自己在說些什麼話了。你神經失常了——你瘋了！

方：啊，仲西！

胡：（憤怒已經到了極點）瘋了！是的，我恨不得瘋了！我什麼也不要了——一個虛僞的妻子，一個虛僞的好朋友——我脚底下的地面也似乎在浮動了，我希望一切毀滅！

方：啊，你眞叫我傷心！想不到你這樣殘忍！

胡：誰想得到？（挖苦地，聲調也十分悲苦）你們做好了圈套叫我鑽，等我鑽進了你們底圈套，你們把我當猴兒耍着玩，我却老老實實的相信你們，由你們擺佈，你們在背後一定笑脫了牙！

方：（啜泣得更利害）你可把我寃死了！

余：隨他怎麼說吧，（對胡）你知道你一定會後悔的！

胡：一定會後悔的！我告訴你們，你們再設圈套，我可不會再上當了！我可再不投上你們底網上了！（隨暴地對方擺西）你裝得一本正經，裝得那末賢惠大方，裝得那麼美麗得體——我現在完全認識你了，你沒有一點實在的。（向左門走去，痛恨地）虛僞！虛僞！虛僞的女人！

（胡下，方倒在椅上強烈地哭泣着。余呆望着她。）

（幕落）

第三幕　第二場

佈景和第二幕相同。

（幕啟時，阿媽引余仲西上場。）

余：請你對太太說，我來了。

阿媽：嗳。（下）

（余不安地在屋內來回走着，無目的地拿起一本書來又無目的地放下。看看這兒又看看那兒。過了一刻方露面上。她底臉色十分蒼白，精神頹喪，彷彿失眠得很厲害。余仲西走過去。）

方：（靜靜地）你來啦。

余：（同樣的聲調）是他叫我來的。

（這個場面應該充分表現靜止，情緒的靜止，彷彿暴風雨過後自然的靜止狀態一樣，經過昨天的一場狂風暴雨所有的情感都渙完了，成了枯竭衰萎的情況。）

方：我一夜沒睡着。

余：振老呢？

方：不知道，從昨天花園出來就沒看見他。

余：從昨天起就沒看見他？

方：昨夜他沒在家裡睡。

余：（驚奇地）他上哪兒去啦？

方：不知道。（痛苦）反正他不能原諒我了。

余：我想他會原諒你的。

方：（頹然走到舞台左邊的椅上坐下）我昨夜可想透了，我想跟他離了吧！

余：（吃驚地）跟他離了？

方：是的，我欺騙了他，那是我應該受的懲罰！

余：然而，那——那不是你底錯，是我害了你。

方：我昨夜仔細想了一夜，我們大家都錯了，我們那時不應那麼軟弱，聽家長的擺佈我覺得我們是太卑下，太懦弱了！好像隨風飛揚的灰塵。

余：特別是我，我那時忙着要出洋，把我們底事情——不，把我們一生的幸福就輕輕葬送了，我們那時只要稍爲勇敢一點，就不至於會有今日的不幸。我們爲什麼還樣軟弱呢？

方：（喟嘆）過去的讓牠過去吧，我們現在要好好的作個計較。

余：他叫我來一定是——

方：一定是解決我們底問題。

余：（走攏她）你想他會怎麼解決？

方：我不知道（站起來，向右走着）只有一件事是明明白白的，我跟他是完了，我失掉了他，失掉了孩子，失掉了一切！（又黯然在就近的椅子上坐下。）

余：（喃喃地）不，不——

方：本來，戀愛是要代價的，自由是要代價的，過去，我沒有知道戀愛是什麼，我跟你只是本能的需要，我跟他也只是本能的需要，我把這種本能的需要看成了戀愛！

余：靄茜！

方：（平靜地）是的，我完全誤解了戀愛，戀愛在我們這批人身上是不存在的，我們底戀愛是肉體的享樂！是虛僞，對了，他說得很對，我們是「虛僞」，我們整個的存在就是虛僞。

余：（走到她面前）靄茜，你受的刺激太深了。

方：（還是十分安靜）也許，可是我從昨天起纔眞正懂得了人生，懂得了戀愛，也眞正認識了你，認識了他。

余：唔？

方：我們沒有什麼戀愛，只是彼此利用，彼此顧全「虛僞」的面子。你曾經愛過我，你愛我的是我底青春，我底肉體，碰到一丁點兒的困難就打退堂鼓，他愛我的也是我底肉體，我底美麗，我底資格，我底社交，因爲這是他擺譜兒的基本條件，他把我當做了他的貓兒或狗兒，你看，他昨天恨不得把我宰了。

余：（來回走着）不過，我想他一定會後悔的。

方：我是想透了，我們女人根本就是男子的玩物。過去，我受着良心的懲罰，我爲了減去痛苦，我想盡力去愛他

，盡力去暗中資助惠青，盡我母親的責任。現在我良心上的痛苦全部解除了，我認識了他，認識了這個社會，我想出走——

余：不過——

方：不過，孫悟空的神通雖然廣大，也跳不出如來佛底手心，出走了，還不是從這個男子底手裏跳到另一個男子底手裏。（彷彿自嘲）而且像我們這樣的女人，除了依賴有錢有勢的男人以外，怎麼活下去？

余：我——我不知說什麼話是好！你底話實在似是而非！原老愛你，正像我愛宗德一樣，我就怕這事被她知道了。

方：（冷嘲）你瞞着她好，沒有人會告訴她的。

余：（痛苦地，充分表示了他底懦弱和卑怯）我——我想離開上海了，這地方我住厭了。

方：（冷冷地）這次是上日本去吧？

余：露茜，難道我還不夠痛苦麼？你別嘲弄我啦，我想到北京去換換空氣，北京塔才大學工學院長是我底一個老同學，上星期我已經打電報去了，也許一半天就會有回電來。

方：（哂嘲地）你走了，到北京去換換空氣你做得很好！

（胡振華自右門上。他一直走到舞台邊。他底臉死板得像塊石頭，他底態度冷冰冰的。他也和別人一樣，在情緒枯竭以後彷彿已成槁木死灰，沒有任何情緒緊張的表現。）

胡：啊，你們在這兒！（向左走了幾步）我請你來討論一下惠青底問題——

方：（站起）振華！

胡：咱們沒什麼可說的了。咱們是完了，但她剛在開頭——

方：不，我們也沒有完，我們——不，你說得太嚴重了。我得跟你詳細談一下。

余：我想，你應該原諒她。

胡：（對方露茜）有詳談的必要麼？

余：我想，你有原諒她的必要。

胡：唔？

方：我只要求你跟我說五分鐘話！

余：我想，你不能拒絕她這個要求，我到花園裏去等五分鐘吧。

（余仲西自通花園的門下。）

方：（走到胡面前）振華，我看你對我太狠了，你不好好聽我訴說詳細情形，你決不能瞭解我，你不能原諒我，自然不會原諒我，所以你一定得好好地聽我說下去。

胡：聽你再編一段美麗的謊話？

方：聽不聽隨你吧，反正這是我對你最後一次的請求了。

胡：（冷冰冰的）我聽，你說吧！

方：（遲疑）我們那時實在太年青，我只有十七歲，什麼也不知道，不懂得。我們兩人彼此誰也離不開，但是他底父母和我底娘都反對——

胡：你父親那時還在麼？

方：（她這時的態度完全是靜謐而單純的，她並不為自己憫救，所以沒有動一點感情，只是抱着聽其自然的態度對胡振華敍說着一段故事，帶着一點期待寬恕的希望。）是的，他在兩年前過世了——我娘不答允，我沒有辦法，就在那時余仲西也被家裏送去留美了。

胡：可是？

方：就在他離國前三天，我托言到同學家去玩兒，我們……

胡：啊！

方：我們那時大概是瘋了，大家被離別的痛苦過瘋了。我始終沒想到我們曾做了什麼壞事！

胡：然而，你們底秘密保守得真好！

方：後來，多虧葛大娘幫助我，瞞過了我底娘，把孩子生下來托葛大娘養大了。

胡：真難為你！你一生在謊話和陰謀中長大的！你底親娘，你底朋友，你底丈夫——沒有一人會把你當一個純潔的姑娘看待——你都欺騙他們。你底本領真不小！

方：（悲淒地）你太孤情，太殘忍，太冷酷了！但是我知道這一切就是愛的懲罰，是我應受的懲罰！多少年來我受着良心的責罰，我總覺得有件對不起你的事情，總想告訴你，又總怕你知道。現在，我良心上的這種責罰解除了，我願意忍受你所給予我的最後的懲罰！

胡：（走到通花園的門前叫喊着。）仲老！請你進來吧！

（余仲西上）

胡：我把葛大娘也請來了，她帶惠青一塊來了。

（敲門聲。余仲西走在左邊椅子的背後。）

胡：請進！（門打開了，葛大娘帶着梅惠青上。）葛大娘，來得早！請在這兒坐！（指示她應坐的椅子。然後對梅）你過來，惠青！（她走離去。）你害怕麼？昨天你什麼時候回到花園去的？你聽見——

梅：（鎮靜地）我沒有害怕，一切我都明白了。

胡：你都知道了？

梅：在現在才知道我有一個真正的父親和真正的母親了。

胡：你能認他們是真正的爹娘嗎？（指方）你能叫她親娘嗎？你冷了能叫她替你穿衣，餓了能叫她替你做飯嗎？你病了你底親娘能替你請大夫，煎湯藥嗎？

方：多殘酷！多狠毒！我這些年來，那一天不——

胡：（還是說下去。）你親娘體不見你，你得找你底葛大娘！她從你一生下來就照顧你——這你操作，跟你玩兒，她真疼你，真愛你，她纔是你底親娘——

梅：（痛苦地）不，不，別人有一個親娘，我却有兩個親娘！（向方露茜走過去。）

葛：（對胡）您不必傷倒這個傻嘛，孩子還小——

胡：（好像沒聽見）惠青，我叫你來就是為了商量你底事

請。

余：（似乎是善不穿鞋）我也得參加一點意見。

胡：悉聽尊便！（對梅）關於世乃德，我一切都問明白，打聽明白了。

梅：（急速轉過身來）你沒打聽到對他不利的消息吧？就是有，我也不聽你那一套。

胡：（掏出筆記本，翻閱着。）哼！他是一頭野牛，不過，倒是個出色的老粗！（對葛）葛大娘，您對世乃德有什麼意見？

葛：（極努力站在公平的地位說話）他就是不信天主不信佛，有時還和別人打架，不過我承認他是一個好小子，一個出色的工人。他們都說他是個機器精——

梅：機器精，（高興地）簡直是你們所說的大才，一個天才！

葛：他倒是個有出息的小子，心地也很厚。

胡：（看着筆記本）將來，他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的嘍？

（戚宗德從通花園的門前出現。）

戚：（氣喘喘地）我可以進來嗎？你西，北京來了電報啦，（走向余）我一口氣奔了來，這是譜才大學學校長拍來的。

（把電報交給余）

怎麼，你們大家都這付模樣！（走了幾步）你們鬧什麼秘密會議？

葛：（走近梅意青，小聲對她說）我出去一會兒，有事叫我一聲吧。

（葛大娘自右出，其餘的人彼此不安地看着梅意青。）

戚：（走到梅面前）意青，連你也改了樣子！有什麼事情啦？

梅：（莫知所以地）我，我發現了——發現了一點事情。

戚：（極微地笑了笑）你早應該發現了——（兩智地，充分表示所謂個性和自由思想融合一體的知識婦女的特點來，在以後的場面中她演出了主要的任務，整個劇情應該在她中庸之道的體態上展開，結束。）

方：（驚異）早應該發現了？

戚：（點點頭，對余）我早知道你們底事情啦！

（全場一驚，目光集中在她身上。）

余：你知道——！

戚：（向余）我不是先知先覺，不過，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傻子，（指方露茜）你看看她底手，她底耳朵，她底眼梢，再看看意青底！（對余）你再想想掛在客廳裏你娘年輕時的那張照片！

余：（粗魯地）可是——可是你始終沒提過。

戚：（多少有點諷意，諷刺地）提了有什麼意思呢？而且事情都早已過去了，讓我們假定牠不是假的就是了！

胡：（似乎是開玩笑）假定牠不是假的！好一個冒險的妻子！

戚：（鄙視地打量了他一陣）我希望你做一個溫柔的丈夫！（看着方露茜，向她走去。）露茜，你受了委屈，你氣色那麼難看！（回頭看着胡，兩個女人在一邊，兩個男人在另一邊。）你已經撤掉她了？看你那股神氣！（對余）你——你呢？——你一句話也沒——

余：（站在舞台中央的桌旁）說話有什麼用？

戚：（對梅）意青，你也嚇呆了！到花園去走走吧，有事回頭叫你。

（梅由通花園的門出去。余走到門口去，當她出去的時候，輕輕地拍了她兩下肩頭。余向舞台右邊走去，胡在中央。）

戚：露茜不能自衛，我得做你底義務律師！（站在方露茜椅後，略靠左邊，面對着兩個男子。對胡）你太太做了在你，在一般人，在宗法社會看來不道德的事情，是不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胡：（諷刺地）不，我倒不是老頑固，我底女作家！你不必把我當老學究教訓！我受的是法國教育，我知道什麼是戀愛，什麼是自由！

戚：我看你更知道是假道德！是僞倫理！

胡：是的，我是僞了道德，但不是你想像的假道德，我底女作家！她做了那種事情為什麼不始終如一，為什麼不負起母親的責任來？

戚：（對余）他是說你們為什麼沒正式結婚？（對胡）這一半是你們男人的問題！

胡：祇少她應該自己餵養自己底孩子啊！

戚：啊，胡鐸理，中國底命運巨頭！你忘了我們這兒是中國，不是法國啊！就是在法國，一個未結婚的女子也不願餵養自己私生的孩子吧？

胡：我——我不是那意思，反正你是文學家，會掉文，我說不過你。不過我總覺得——

戚：你總覺得她走錯了一步，就應該從此不齒於人類：

胡：可是她讓自己親生的孩子在貧苦中長大呢？讓她在下等人家裏受育著！

戚：你想叫她怎樣呢？

胡：我想叫她怎樣？就是啞吧的畜牲也懂得保護自己底孩子啊，她自己過着舒服安逸的生活，她為自己底孩子奮鬥過嗎？犧牲過嗎？

方：（抬起頭，想說什麼，又低下頭去，只說出了句話）你隨便——

戚：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如果你和朋友到跳舞場去跳舞，跟某一個舞女過了一段荒唐的生活，你自己深深後悔，立志改過，那麼你會告訴你太太嗎？有告訴你太太的必要麼？

胡：自然，我想有絕對的必要，我做事向來是光明正大，

最作孽的，何況自己知道做錯了，決心要改過，爲什
麼不對自己底太太懺悔呢？

成：可是——

方：算了，請你別替我辯護了，（語意堅定，平靜）那沒用。我做錯了事，我樂意受這種責罰。現在，我十八年來良心上的苦刑全部解除了，我將安安靜靜接受任何應受的懲罰。

成：可是——

方：別「可是」了，我這十八年來的生活給我的教訓還沒有昨天一天給我的大。我也過够了這種生活，我想改變改變空氣。

胡：你再去找另一個愛人？

余：振老，請你謹愼點！

方：隨便你怎麼說吧，我可認識了胡振華的眞面目了。上流社會的代表人物！我們都是這時代的賤坯！

成：（走到胡面前）說句老實話，「家醜不可外揚」，當心鬧大了，對你底面子也不好看。對你底社會地位也未見得毫無影響。（對方）你也別太——

方：請你不必關心我了，我准備接受任何責罰！

成：那末，我們討論下去吧！

（方倚右邊門框旁的當兒。）

余：且慢！你們都忘了，過失都是我一個人的！我那時年紀比他大，應當懲罰我！

成：（鐵硬地）沒有你底事！應該受罰的是女人！

余：（彷彿是良心發現）也許，這就是這個社會底不成文法律。

成：（猛然抬頭望了他一眼，走過去，安靜地）只有你會這樣想，仲西。

余：（更加自責地）我，我就是對事軟弱，處處想向新的路上走，又處處沒有走完的勇氣，弄得——

（阿媽上，余仲西停止說話。）

胡：（對阿媽）請藍乃德先生上這兒來。

阿媽：嗳！（轉身下）

成：你設下什麼圈套啦？

胡：（一面走向通花園的門前，一面說。）是的，關於蕙青的將來。（站在門口，叫着）蕙青！

（胡振華叫完蕙青，就回轉身來，向舞台中央走去。舞台上沉靜了一會兒，梅蕙青上。）

梅：（站左邊，對胡）您叫我？

胡：（態度稍溫和）我把藍乃德請來了，有要緊話要跟你們兩個人說。

（阿媽打開右邊的門，藍乃德上。）

好，請進！我們請您來有件要緊的事情跟您商量。

（藍乃德對衆人鞠了一個躬，態度大方，慢慢走到舞台右手，站住。）

我已經詳細調查過了，您是個力圖上進的青年。

藍：（不在乎）您昨天已經對我說過了，先生！

（方讓茜坐在左手的桌旁，成宗樑在她旁邊站着。）

胡：您決定和梅小姐訂婚了？

藍：（態度軒昂）昨天我也對您說過了，先生！

胡：可是，您覺得確有維持她生活的能力麼？

藍：（獨白）要是除了豪富之家，其他人們就都不能生活，這世界也早就變了樣子了，先生！

胡：好，好！（對梅）蕙青，這事完全在乎你啦，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關頭，走哪一條路完全由你擇啦！

梅：我一生最重要的關頭？

胡：對啦！（鄭重其事）你看，你在這兒住了三個月，你覺得這兒的生活好？還是鄉下的生活好？

（方讓茜和藍乃德都注看着梅的臉部。）

梅：自然是這兒的生活好啊！不過——

胡：不過，我告訴你，只要你樂意住下去，我可以保你一生這樣快活下去，只要是金錢可以買得來的快活，一定保險你享受一生！

梅：我覺得這種生活，總是對我不很習慣！

胡：不忙，慢慢過下去，久了自然習慣啦。你要決定在這兒跟我們住下去，我就把你當自己底女兒一樣看待。將來——

方：啊，蕙青！

胡：不然，我也不勉強，你跟藍乃德先生結婚，我可以送你一筆現款，幫助你和藍乃德先生到天津去發展事業！

藍：（輕蔑地）不必，我們不需要您底現款，先生！

胡：（好像沒有聽見藍乃德的話，儘自說下去）不過，我們底關係算是斷了，以後你們在外面不能提到我們和你們之間的關係，也不許提到你底親爹親娘——

方：啊！我——

余：我說——

藍：您放心，先生！我們決不高攀！

胡：（對藍對梅）同時，你年紀太輕，你不知道生活是怎麼一回事，更不知道賣力氣過日子的生活是怎麼一回事。生活就是金錢，沒有金錢就沒有生活！

成：（自語地）這話雖然說得過火一點，卻是眞理，我在年輕時也輕視金錢，現在知道金錢對生活實在是再重要不過的！

藍：（輕蔑地）那是因爲你們——

胡：（更親切地拉着梅底右手）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沒金錢的生活是如何困難，如何痛苦！你想想，如果你丈夫病啦，或者失業啦，你將怎樣善呢？如果你有病啦或者生產啦，或者有了其他意外的事件，沒有錢你將怎麼辦呢？那樣的生活是一種拚死拚活的苦生活，愛情却擋不了飢，當不了寒，維持不了多久的！

梅:我們一定要維持到底!

胡:別忙,別忙,把我底話仔細想一下,仔細想通了再選擇你應走的路吧!

梅:(堅決地,走到藍乃德身邊)我早已想透了,我跟乃德一塊走!

方:(十分失望)啊!孩子!

藍:(被方底話弄得有點莫名其妙,對梅)怎麼?

梅:(靜靜地)乃德,我有一件你不知道的秘密!

藍:一件秘密?

梅:是我最近纔發現的,我不能告訴你,但是我不得不告訴你!

戚:(突然衝到梅蕙青面前)啊!是無意義的!但是,告訴他也好!(對藍)藍先生,跟你說實話,蕙青是一個私生子!

藍:(悄悄吃了一驚)啊,是眞的嗎?

梅:(對藍)這可有點兩樣了,是不是?

藍:(慢慢地,彷彿在沉思默慮着這件事情)對了,這就不同了。(從梅蕙青身邊走開了一二步。)這事可就大不相同了!

(全場的人都注視着他,以為他要起什麼重大的變化了。)

梅:(痛苦地)我早知道的,你知道了我底秘密你對我變心的!我沒有姓,沒有父母,沒有家,沒有!

方:孩子,你—我可以—

藍:(沉毅堅定)蕙青,我總覺得如果你嫁給我,免不了會受委屈,我想到這點,心裡老是感到難過,感到有點對不起你!(聲調更強,對其他的人藐視地看了一圈)現在,事情完全兩樣了。你不是沒有姓嗎?我給你一個姓。你不是沒有家嗎?我給你一個家吧!

梅:(高興地)啊,乃德!(挨近他)

藍:(旁若無人)你不是個私生子嗎?人家不都瞧不起嗎?讓他們看看吧,我要—我們要創造新的生活!

梅:(依在他旁邊)乃德,現在的確兩樣啦!我們更進一步了!我們離開這個地方吧!

(靜默片刻。他們都從緊張的情緒中鬆弛下來。戚宗德悄悄跟余仲西說着什麼。)

胡:(走了兩步。)那末就這樣解決了!(對余)你有什麼話說嗎?

余:(彷彿是[illegible],對藍)聽說你要到天津去開辦一個工廠?

藍:不錯,一個朋友邀我去的。

梅:大娘也跟我們一塊兒去呢。

方:(抬起頭)大娘!(聲音裏充滿了辛酸。)

余:只要你一句話,要我們幫忙的,我當盡量幫忙。

胡:這一點,我們義不容辭。

方:(對梅)你却決心離開我了?(嗚泣起來,多少有一點歇斯的里)你要在一些陌生人裡去過窮苦的生活了?[illegible]!

梅:不,方——方姨,不是苦生活——

方:(對藍)你要保護她?你會始終對她好嗎?

藍:(彷彿保護着梅蕙青似的)您放心吧,太太!

藍:藍先生,你們預備馬上走嗎?

藍:(對梅)你說……?

梅:(想了一想)馬上走吧,在這裏總覺得不——

方:(嫉妒而又痛苦)不舒服?

胡:(掏出支票簿,對梅)這兒是一張十萬元的支票,是方姨和我給你的陪嫁。

梅:(向後略退)不,我不能——

藍:我們不需要別人給錢,我覺得只有用自己勞力換來的錢纔是光榮的!

胡:(對藍)這不是給你的!(對梅,把支票揷在她衣袋裏)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你應得的本分!而且,這是公平交易,以後斷絕一切關係!

余:(臨時開了一張支票)這五萬元是我們兩人給你的賠嫁!

梅:(望着藍)我眞不知怎樣是好了。

胡:(冷嘲地)你也收下吧!(從余手裏把支票接過來塞在梅衣袋裏。)這是我們繳出的罰款!我們把金錢去贖罪,希望由此減去良心上的苛責!

藍:(堅決地)都收下吧,別讓他們良心不安,我出去喊車吧!(退出。)

戚:(對余)仲西,那麼我們也走吧!(對方)露西,別太傷心了,我們幾時走,再來告別!(握着她底手。)

方:(感動地)你太好了,你太好了!

戚:(拉着梅底手)再見吧,蕙青,我們大概可以在北方見面了,北平和天津離得很近!

梅:(驚訝)我們在北方見面?

余:(靜靜地望了望方露西,這時走到梅蕙青面前)最近我們全家要上北平去了!

梅:三叔,那末,我們還是在一塊啦!

余:(低聲)唉,世界是那麼狹小啊!

(余仔細看看蕙青,拍拍她肩膀,和戚兩人一塊向外走,走過胡振華面前,兩人默默地望了一眼,胡振華冰冷冷地毫無表情。)

戚:胡經理,再見吧,過些日子事情就好了,心眼兒不必太窄!你底地位,你底身望,都不容許你把這事向外宣揚!你是聰明人,別做糊塗事!

(胡振華還是毫無表情。戚與余同下。)

梅:(看看方,她正用右手托着腦袋,支在桌上沉思着,眼裡閃着淚光。又看看胡,走近他)姨父,您完全變了一個人!您底態度這樣兒兇,這樣難看,完全成了一個生人——一個仇敵!

胡：你還是小孩子，你不懂得這些事情！

梅：是的，我不懂，我實在不明白，你做出這樣難看的面孔給人看，你覺得痛快麼？

胡：（憤恨地）痛快，痛快！

梅：痛快？對你有什麼好處？

胡：再會吧！我們本來是仇敵！我們已沒有關係！

梅：不，我不能就這樣離開你們，我簡直看了你就害怕，你四周彷彿全是冰和火！

胡：你覺得——

梅：我覺得您通身是冰，可是您底心是一團烈火！

胡：不錯，我底心……

梅：（熱情地挨近他。）您底心要燒毀了，（拉着他右臂）呵，我求您別那樣望着我！您那樣看着我，我眞害怕，您向來是那麼可愛那麼溫和的！啊……您別……別那麼……吧！（她是方露茜的血肉，自然流露了一部分方底性情，不自禁地哭泣起來。方露茜也擦着眼淚。）

胡：（略受感動）別哭，別哭！你可以走了！

梅：（歇斯的里地）我怎麼走呢？您跟方姨底成這個樣子！

（藍乃德探頭進來。）

藍：車子雇好啦！（轉身在外等候着。）

胡：（對梅）得啦，跟你底——說再會吧！

梅：（走到方露茜面前，哀痛地跪在她膝旁。）啊，您別痛苦了，您這樣，叫我離開以後心裏多麼難受啊。

方：（把她拉在兩膝之間，抓着她雙臂。）孩子，我底孩子，我到現在纔能公開地叫你孩子，承認你是我底孩子，可是你就要走了，就要永遠離開我了！這也許就是對我底懲罰啊！

梅：娘，我第一次叫您娘，也是最後一次叫您娘，我們——我們——（兩人抱頭大哭起來。）

（幕漸落。全劇完。）

（上接三三頁）

一定的，不知內幕的人必然在替這一些能安居的不幸女人們稱幸，可是，誰能知道她們穿着污穢的衣服，吃着難嚥的粗糲的慘狀呢，本來一向就很少有人重視女人，何況她們又苦度在背暗的角落？她們這樣觸心慘目的生活情狀，自然更會被人們所漠視了。

··前途閃動着曙人··

現在，這裡的主任王懷璧女士，她是在一個月以前才接受這個職位的，雖然她主持這裡是如此短短的期間，可是，她對于整頓院務却竟有通盤的籌劃。

王主任是一個剛剛四十餘歲的中年婦女，她畢業在石驅大街女子師範大學，又曾在民國二十四年到日本留學去，二十年回國先後服務河北省立第二女師與第六女師的教務，以她這樣豐富的經驗和才幹，自然會對於院務毫無疑義的。

她對於整頓院業有着最大決心，她說做一天事便要負一天責任，在她日以繼夜的焦思苦慮之下，現在已擬好興革的計劃草案，總之，她要令所有的力量，替這些可憐的婦女們謀福利。

在歸途，心頭充滿了欣快的情緒；這些在苦痛中生活的女人們前途已有明亮曙光在閃動了。

·代郵·

吳慧如君：尊稿因五六月號稿擠，故未列出，八月號可刊載，請原諒。 ·編者·

編後記

△首先我們應該向讀者聲明，本刊三四月合併號所發出為改半月刊預告，現在因故延至八月實行，故自下期始每月出版二次，希讀者注意。

△酷暑中的生活計劃，執筆者均係女性，她們有的是作家，有的是公務員，有的是教員，有的是學生，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正像各人有各人的面貌一樣，本來是不必叫人示例的，但能看看別人的計劃，也不無能幫助自己的參考與省察吧。

△有人說本刊的文字太長，也有人說本刊不能把短而雜的蕪雜之文去掉實在是遺憾之至。我們對外界的批評除誠意接受外，不想作任何聲辯。見仁見智當然是各人的自由。我們唯有以專門和純粹去充實長文，以精悍和趣味凝練短文。我們知道，吃飯固重要，喝水也不能或缺。

△我們一再說，對外界的批評可以無條件容受，讀者有什麼指教，請不客氣地告訴我們。我們當然歡喜人稱頌，但更歡喜正直公平的批評，從下期起，我們要特闢一欄「讀者往來」發表任何讀者意見。

△婦女與家庭，家庭與科學知識是不可分離的，從最近起我們要盡力介紹一點女性的科學知識。

△三幕劇「散塵」刊完了，請求讀者批評。

△從下期起，文藝方面，我們想要弄得更充實更強壯些，希望大家來耕耘！

主婦當心！

每日開門

八件事

柴·米·油·鹽·醬·醋·茶七件事以外請常備「腦得康」！

感冒頭痛

誰都難免速服

腦得康

退熱止痛
效驗神奇

主治：
感冒·頭痛
疼痛·熱症

藥性和平·藥力宏大
四時必備·老幼咸宜

「腦得康」：藥力好，見效早，價錢少

「腦得康」：介紹給親友們絕不至失望

東亞公司化學廠
中國天津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 [illegible]
每冊定價捨元 [illegible] 五拾圓
發行 編輯 印刷 [illegible] 中華週報社 北京 [illegible]
發行所 華北 [illegible]

9465
34385